

不
忍

第
參
册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三月 每月十五日發行

中華民國
日本大正

二年四月 發行

代售所

上海江西路
北京琉璃廠東門

廣智書局

天津日租界旭街十七號

庸言報館

美國紐約

中國維新報

美國舊金山大埠

世界報

澳洲雪梨

東華報

美屬檀香山

新中國報

英屬加拿大、域多利南興

周子廷

第三期不忍雜誌目錄

◎政論

孤憤語

夏問 二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發凡
保存中國名蹟古器說

◎教說

以孔子為國教配享天壇議
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
孔子改制考
孟子微

◎瀛談

大同書
突厥遊記

◎文

廣藝舟雙楫序

◎詩

來日大難
送伍憲子行聯句
十月登日光山頂
觀華嚴齋詩

◎圖畫

耶路薩冷人哭所羅門城拓影
埃及開羅六千年前之王陵拓影
埃及王藍射士第二像拓影
埃及藍射士第二后像拓影
埃及六千年器物文字刻廟拓影
雅典城中厄及多利岡古蹟拓影
舍衛祇樹給孤獨園佛講堂拓影
德國路德像及遺宅拓影

湯河原步月觀弘法大師清瀧

遊湯河原不動齋

壬子除夕扶病繞行游存別墅松徑

上元日訪清友園梅花

藏又割也

遊香孟雄見其國王及妃

生民二章

聞俄據東三省

緬甸哀

謁華盛頓墓宅

宿英倫仙挖住公爵邸卽克林威爾故第感賦二章

◎附錄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續金集序

澹泊齋記

抵山西寄兄弟書

答王棨友三書

南海縣黃鼎司南沙三十鄉建石隄祭河神文留芳集

◎國聞

時事日誌

外國時事日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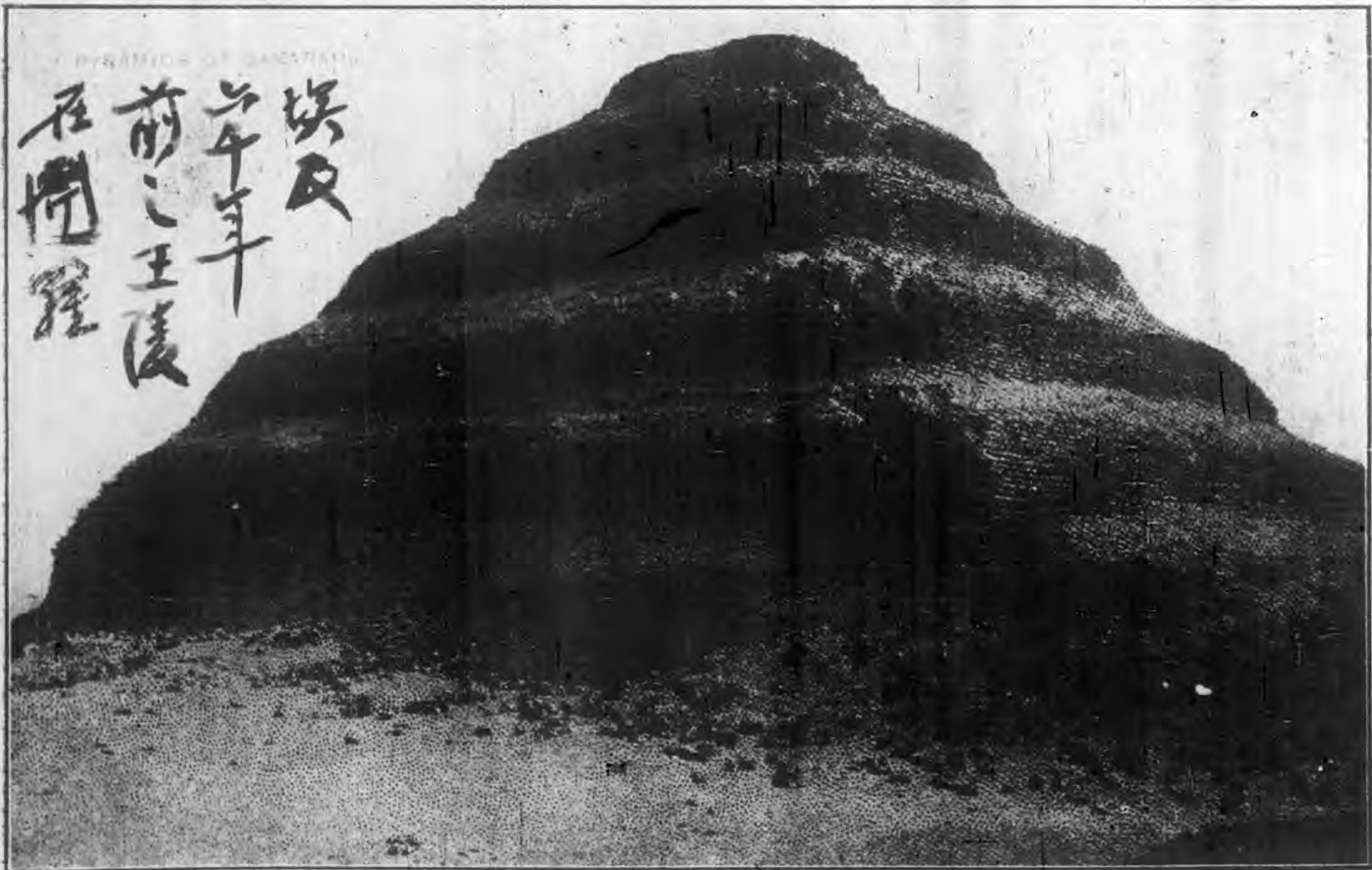
Jerusalem. Klagemauer. Muraille de la Lamentation des Juifs. The Jews wailing place.

耶路薩冷 猶太城 每日哭城 更親親 西戎 百賦 韻

耶路薩冷人哭所羅門城拓影

THE PYRAMIDS OF GIZA

埃及
前年
王之陵
在開羅



影拓陵王之前年千六羅開及埃



埃及及藍士第二像拓影



Luxor.

Statue of the wife of Rham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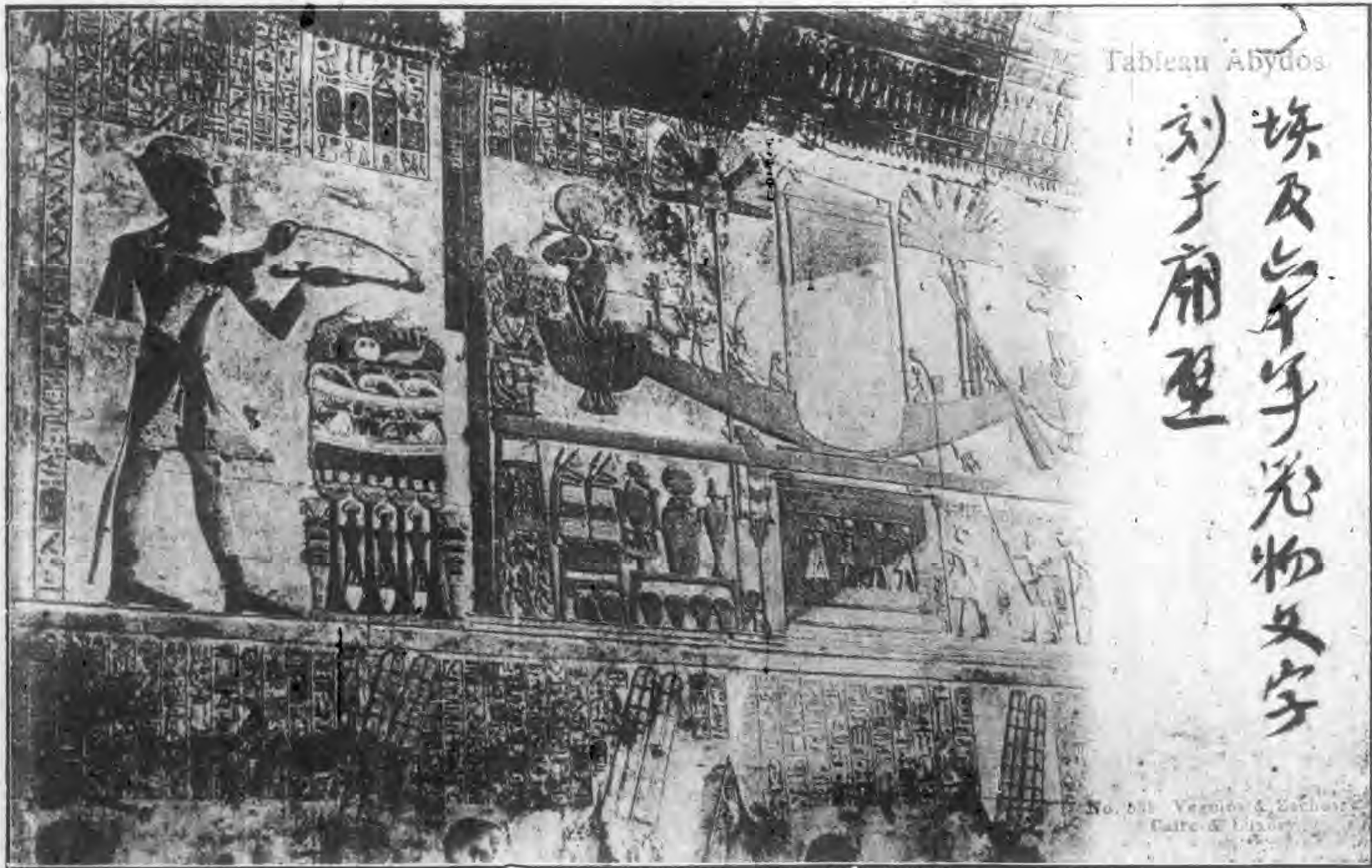
Statue de la femme de Rhamsès.

埃及藍射
士第二后像
在廟中

影拓像后二第士射藍及埃

Tableau Abydos

埃及古年字器物文字
刻于庙壁



No. 511 Vergès & Zacher
Cairo & Luxor

埃及六千年器物文字刻庙拓影

此乃此廟

雅典城中

厄炭坡

利士岡

二千年

之壞殿

更生堂古道古

瓦石滿地而

保守不廢



雅典城中厄炭多利岡古蹟拓影



Delhi - Interior of Gallery at Kutub Minar

印度 衛祇 樹給 獨園 佛講 堂于 一千九百零五年 夏 遊

影拓堂講佛園獨孤給樹祇衛舍

Verlag A. Lucas



Eisenach Lutherhaus

路德像及遺宅
及遺宅
路德像

影拓宅遺及像德路

政
論

康南海先生中庸注

中庸者子思述聖祖之德專明孔子之聖道非泛言德行也然二千年人誦之寡能識之故孔教闇而不明康南海先生乃創發明之此非爲中庸一篇之注庶幾孔教之本末精粗可得而窺南海先生各經注次第出現特以此爲孔教全體故先發之欲明孔教者當必先覩爲快也

佳紙三角次者二角

廣智書局白

孤憤語

善忘

人有善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可謂心疾者矣。人皆笑以爲必無是也。若夫蒙藏三千餘萬。方里之地。廣袤于中國三倍。隨滿洲嫁入于我者。其爲至重至富之妻也。莫甚焉。乃吾國人。徙政體而忘之。其爲善忘不尤劇耶。一人善忘可也。四萬萬人而患善忘。奈之何。不亡。

內鬪

羣鼠鬪于穴。啣啣。嚙負隅而抗。勢厲目而相奔。曾未知熏鼠者。環穴而趨。左操稗。右執燎。塞牖。墮戶。鬱攸。蒸煙。闔穴。同熏而咸死也。今以列強眈眈。其欲逐逐。而吾直省日自割據。江西抗兵。上海刺殺。舉國風起。雲蒸。神注目。營。惟內訂之是驚。而甘以蒙藏三倍中國之地。與人皆置之。不過問也。然則吾四萬萬人之智也。與穴中鬪鼠奚異也。旁觀者吃吃笑之。奈之何。不亡。

行乞

田宅廣博。連阡累陌。牛羊被野。可謂富矣。乃草蕪不耕。牧畜病死。不售。舉家饑餓。子弟各

殺牛羊自食。父母終歲行乞。得殘杯冷炙。則立盡。不能收恤其家。乃分令子弟各自行乞。而轉乞其蟠餘。是之治家也。不轉溝壑。必鬻身爲奴。而後已。今以吾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地利未闢。拓農工商礦之業。雖甲全球可也。乃共和經年。不事理財。日以借債爲事。既不得則令各省分借。而取其餘。嗚呼。以此治國。古今萬國未聞也。奈之何。不亡。

兒嬉

兒童之嬉也。善摹長者之所爲。善仿市井之所作。披長者之袍。執笏而舞。不慮其曳地之過長。笏之過重而易仆也。陳豆而戲。舉戟而嬉。持刀而陣。不虞久之易嬉。而怒奮刃相毆。流血倒地也。今吾國人觀人之共和也。亦共和焉。人之政黨也。亦政黨焉。人之國會也。責任內閣也。亦國會焉。責任內閣焉。人之選舉也。亦選舉焉。人之平等自由也。亦平等自由焉。人州自立也。亦割據自立焉。甚至人高冠緇後衽衣也。亦高冠而緇後衽衣焉。人鬻塊肉而刀叉食也。亦鬻塊肉而刀叉食焉。人免冠鞠躬握手也。亦免冠鞠躬握手焉。凡一切禮制官名。無一不襲人矣。惟人心風俗之盡壞。道德教化之盡喪焉。其不仆地互殺同流血。以歸于盡也。幾希。嗚呼。舉國皆兒嬉也。奈之何。不亡。

憂問二

中國之岌岌久矣。其亾其僂焉。不可終日。蒙藏既失。借債支離。未有甚于今者也。頃密傳消息。謂列強會議。將以五條待中國。酌其宜否。五條者何也。一曰公共監理其財政也。一曰列強公治之。一曰列國瓜分之。其二條尤奇。吾耳可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候旅居中國者。審察情形。決行其一。嗚呼。何居乎其聞此言也。總五事之大旨。以中國亂象日滋。暴民日橫。苟非更張而善治之。則外人奴隸牛馬而待之。云爾。其二條無論行否。尙有聽中國自治之意。然其目擊大亂水火塗炭。外人旅居有不能安。不能忍者。而後爲此言也。若其監理財政。則爲埃及而已。若其統治。則爲高麗之設統監而已。若其瓜分。則爲波蘭而已。雖處分有輕重禍患有緩急。要其歸則中國無可言而已。嗚呼。哀哉。吾堂堂萬里之中國。四萬萬人之中國。五千年之中國。何至聞此言耶。吾聞之心爲驚魄。爲蕩魂。悵悵而惘惘也。雖然。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者。列國之公情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敵國之公理也。

(九)

不能怪人者也。蓋觀六國銀行團經年之隱謀。早知之。不待今之暴露也。夫弱國之不自爲政久矣。突厥。波蘭。波斯。摩洛哥之變亂也。皆歐洲列國爲之定畫耳。今巴達坎同盟國之敗突也。其和議定于列強而不能自主。然則弱國之聽命于人久矣。吾國自擾之。何怪人之待吾國哉。惟美國素守孟祿主義。而威爾遜爲政。或能力行之。或者有仗義之心。扶衰救亂。或有救助。若突厥昔見敗于俄。而英德法奧意五國爲定其內治。助其憲法。未可知也。彼尙有聽吾自治。而不必爲統治瓜分之舉。則不絕如線。吾國猶有可望者。是列強猶或有保存扶整其秩序之心。而非必遽滅之也。雖然。吾四萬萬人思之。吾自爲國。何事待人保存而扶整者。且彼列強各守其國。何事干涉我者。既干涉我。欲監財政。則我唯其命而力不能拒之。欲公共統治。則我唯其命而力不能拒之。欲瓜分我。則我唯其命而力不能拒之。今彼之干涉而聽吾自治者。亦何能拒之。雖然。彼所干涉之議。乃不少助共和。何哉。夫吾國民舉國發憤。激厲義烈。而立此共和之國。日以璀璨莊嚴自命。而今外人所擬議。乃出于絕相反之一途者。何哉。其意謂中國之以共和而召大亂耶。其意謂中國

以共和爭亂。國勢杌隳。財政困絕。疆土分裂。秩序盡失。而外人因之不寧耶。不然何五事之大議無一少助。共和之立國者耶。若倫敦日本諸報謂土地太大而不能行共和。謂人民程度太下而不能行共和。謂道路太塞交通未便而不能行共和。謂掃棄舊教太甚人心不宜而不能行共和。謂驟無綱紀秩叙而不能行共和。質言之。享爰居以鐘鼓被猿猴以冠裳則東報之騰笑久矣。

夫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大同之極軌也。羣龍元首。天下乃治。邇治之上符也。故孔孟貴平世而稱堯舜。蓋平民之治。共和之法。實爲政體之極。他日萬國終無能外之。美法前驅。吾國繼軌。爲亞洲共和之先進。豈有比哉。何居外國人譏誚之力。攻之大。反之且。因此至欲監治之。瓜分之耶。其果可行耶。其不可行耶。非鄙人所能知也。其或傳聞傳會之誤耶。吾四萬萬同胞。可因外人之故而自警之深思之。

今試多譯歐土諸報而繹證之。英太晤士報論中國之題曰。共和末運。亦可驚矣。其言曰。中國共和于今經年矣。各省任意殺人。名雖共和。是謂破壞。無法政府號令不能行于各

省。袁總統之權。不過與各省都督等。亦不見展布也。地方權不受國權之指使。是爲統一。無期名雖共和。實則割據。卽憲法與國會。亦支離散漫而無系統。雖開議院法案。日公布而不能實行。議員多倦散而不能復會。然則正式國會雖開也。情形當無以異于今也。則立法行政兩不能行。而望國勢能立共和。能成猶南轅而北其轍也。吾英始欲以西藏獨立。卽承認中國。今乃深悔失言矣。後此卽以重利相易。英決不承認矣。列強雖欲保中國之獨立及土地之完全。確切調查一如南非洲之舊事。則中國秩序久不能復。則列強亦難坐視而不得不思所變計也。嗚呼。吾四萬萬同胞。試細讀此論而思之。其所變保中國之獨立及完全之土地之計。爲何計也。嗚呼。共和其果末運乎。其不然乎。然共和末運。猶可也。若所云云。如非洲者。恐爲中國之末運。則吾五千年之中國。永遠淪胥也。

英電報新聞之論中國曰。中國自今徂往。旣病痿。又養成癰矣。一切政不能舉行。然一面病痿。又一面發熱病狂。選舉不公。暴亂並作。舉國人皆知不可。而無敢自由發表政見者。只有蓄亂待發。故外交團于今無復信任共和之心矣。近袁總統無能力之狀益著。中

國將來之危患益可憂矣。外其報言如此。嗚呼。吾四萬萬同胞。試細讀之。積痿養癰。發熱病狂。其有不死者乎。若舉國人明知死症而畏憚名義。不敢自表其意見。是忍病待亡也。否則陰蓄亂機也。蓋共和爲平民之治。不欲政府強制而欲人民自由。故法國議院至今尙有君主黨。而不以爲礙也。但旣爲少數。則自失敗耳。所以止亂源也。中國則承數千年君主專制之俗。人民懷于心者。憚法而不敢宣之于口。今中國名爲共和。而專制之俗。無以易也。人民有不滿于政體者。旣不敢明。自表其意見。則必陰密而圖亂。而禍難遂積。壅大發。不可收拾矣。故外交團慮之爲中國憂而恐共和之難久也。

法之巴黎時報曰。中國之對蒙藏也。觀歐陸之有事。以延宕出之。今者英俄協議對待。決不承認中國之共和矣。俄人自中國還勝彼得堡者。曰。中國雖已亡清。而反成割據。失其統一前途之危險。不知所屆也。今聯邦之論。方大盛。爲我歐陸計者。宜煽其割據。令其自爲瓜分。則中國變爲弱小。後無能爲害矣。而吾歐陸可以高枕矣。此論俄報展轉載之。嗚呼。吾四萬萬同胞。細讀之。朱浮有言曰。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仇讐者所快。今吾

之以革命而割據。乃俄人所欲煽者。此俄待突厥之法也。昔者突厥固歐東第一大國也。近者列強許其分爲諸小國。于是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塞維布加利牙、門的內哥、六國出焉。而突削弱矣。今則諸小合攻突厥而將亡。此吾覆車也。嗟乎。吾中國焉可不鑒。乃今爲強鄰所快也。親者安得不痛。嗟夫。吾與同胞皆中國人也。苟可以保中國不亡。國民樂安。則任意爲之。苟不能保中國不亡。國民樂安。則慎爲之。鄙人至愚。不足以知此大體。惟事至大而勢至危。吾同胞深思之。而明辨之。中國今病日滋。旣彌留矣。割症重傷。不可再用。刀以爲試驗場矣。小有蹉跌。國命不保。長此爲奴。吾傍徨無術。吾憂驚無極。吾四萬萬之同胞。不可不深長思也。

按此事各報已略暴露。國有大危。正宜廣詢民志。以起其民生。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不怠之心。生于憂患。而後死于安樂。孟子曰。不有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多難所以興邦。是在吾國民早爲發憤。知憂知懼。或者可不憂不懼矣。

頃又見上海泰晤士報垂絕之民國論曰。察微知著之士。深觀中國而周考之。民國之二

年。祇。見。蝸。蟻。羹。沸。而。他。無。所。有。矣。左。袒。者。之。徒。懷。抱。熱。誠。雖。日。望。其。由。飄。搖。而。發。皇。蓋。固。今。則。傷。心。短。氣。之。事。日。日。接。於。前。如。常。頭。之。棒。決。背。之。冰。其。亦。可。恨。然。悟。爽。然。失。乎。政。黨。同。室。操。戈。意。氣。用。事。雖。有。英。傑。亦。見。反。詆。於。是。志。士。才。人。皆。灰。心。於。新。國。矣。此。猶。得。曰。偶。然。之。事。也。試。環。視。民。國。一。切。之。所。爲。處。處。皆。慘。厲。之。狀。其。終。至。失。敗。蓋。人。人。同。此。逆。斷。矣。今。與。中。華。人。相。接。不。復。聞。一。歡。喜。贊。歎。之。聲。卽。向。時。至。強。固。者。張。擁。護。之。幟。今。亦。轉。而。悲。歎。若。外。人。更。無。論。矣。全。國。之。華。字。報。日。日。所。大。書。特。書。者。無。非。慘。淡。之。詞。抗。爭。之。語。警。告。之。文。朋。友。相。語。輒。面。色。愁。沮。憂。心。悄。悄。大。有。茫。茫。來。日。稅。駕。何。所。之。概。當。民。國。肇。建。同。牆。之。閔。已。見。端。倪。今。則。日。著。矣。一。年。以。來。此。輩。政。黨。熱。誠。過。度。見。事。不。明。所。經。營。布。置。之。規。畫。其。將。盡。付。諸。東。流。乎。彼。爲。中。國。誠。摯。之。友。如。美。利。堅。人。者。明。知。大。借。款。有。益。於。中。國。今。無。復。希。望。乃。公。言。退。出。不。復。參。預。亦。固。其。宜。也。而。向。日。爲。嬰。雛。民。國。之。保。姆。者。其。腦。海。中。歡。欣。鼓。舞。之。念。則。已。爲。失。望。之。忱。據。而。代。之。矣。使。中。國。長。此。不。已。亦。必。至。迎。遷。入。於。絕。地。雖。然。事。在。人。爲。中。國。之。竟。至。入。於。絕。他。否。待。他。日。始。能。斷。定。惟。中。國。以。數。千。年。之。專。制。歷。

(五一)

史。遺。傳。浸。淫。孕。至。深。且。久。其。人。民。實。祇。合。於。一。種。政。體。果。欲。拯。茲。老。大。之。國。俾。免。分。崩。離。析。之。禍。非。以。強。健。之。舉。動。振。作。斯。民。之。氣。不。可。救。也。

按。凡。人。情。無。不。好。諛。媚。而。惡。直。規。者。故。諱。疾。者。忌。醫。國。則。尤。甚。故。亡。國。相。踵。也。若。不。畏。宣。言。而。知。改。則。何。亡。國。之。有。傳。曰。甘。言。疾。疢。也。苦。言。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他。人。之。言。亦。可。畏。也。太。晤。士。報。之。言。論。吾。國。如。繪。畫。腹。心。腎。腸。洞。見。垣。一。方。矣。抑。未。盡。而。未。當。歟。或。可。爲。他。山。之。助。藥。石。之。資。耶。則。亦。未。可。諱。而。棄。之。也。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發凡

中國危迫甚矣。非空文之憲法所能救也。鄙人本不欲費筆墨。以陪末議。惟戊己之間。曾草君主立憲之憲法。以英憲法最美而依據之。今雖易共和。而英實爲共和王國。美法二系。實由英出。不相遠也。門人固請少易而布之。知不可行。聊備一說。不足爲國會之採擇也。癸丑二月十五日康有爲記

憲法何爲而立也。爲敵人主專制其國而立也。爲去人主私有其國而立也。爲安國家而官明其職人得其所而立也。昔吾春秋前。天子諸侯大夫專制其天下。國家而私有之。暴虐其民。孔子乃作爲春秋。定天子諸侯大夫士民之名分。各盡其職。小大有分。無相侵虞。而中國數千年以治安焉。所謂撥亂世反之正。蓋出專制以立憲法。令天下人人皆在憲法之下。故曰。春秋以定名分。名分者。小之則今文謂之權限。大之卽希臘文所謂憲法（Constitution）譯爲利士條。順是也。希臘之義與中國之禮略同焉。但孔子禮之爲義。天地

鬼○神○無○不○賅○統○而○憲○法○則○僅○爲○政○治○名○分○之○大○法○少○不○同○也○自○漢○以○後○尊○孔○教○立○六○經○於○
學○官○朝○廷○議○禮○儒○生○羣○臣○上○書○皆○援○據○經○義○以○折○衷○時○制○立○嗣○則○引○春○秋○爲○人○後○之○義○立○
太○后○則○引○春○秋○母○以○子○貴○之○條○乃○至○以○春○秋○斷○獄○漢○人○凡○百○餘○事○蓋○以○春○秋○爲○憲○法○故○一○
切○政○治○人○事○根○據○之○楊○子○雲○所○謂○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猶○今○各○國○之○一○切○
大○政○皆○奉○憲○法○爲○主○臬○也○然○人○主○有○專○制○之○大○權○自○非○賢○者○必○不○樂○俯○從○聖○法○而○往○往○破○
壞○之○雖○儒○生○強○毅○持○經○義○以○與○人○主○爭○而○勢○必○不○勝○至○清○朝○羣○臣○奏○議○引○據○上○諭○爲○多○而○
引○經○義○爲○少○於○是○孔○子○之○憲○法○漸○墜○而○人○主○之○專○制○已○極○蓋○無○國○會○之○衆○力○以○持○其○後○故○
也○

今○國○會○憲○法○之○大○義○自○英○之○約○翰○二○世○始○也○其○大○憲○章○之○所○自○出○與○請○願○書○之○實○行○不○過○
其○諸○侯○大○夫○與○其○國○王○爭○權○利○耳○然○聚○其○衆○多○貴○族○之○力○合○爲○國○會○遂○能○與○國○王○抗○勢○而○
憲○法○得○以○維○持○焉○國○王○乃○引○平○民○以○敵○貴○族○既○乃○平○民○與○貴○族○合○而○敵○國○王○積○勢○歷○久○乃○
以○國○會○盡○奪○國○王○之○權○而○國○爲○公○有○矣○於○是○始○則○立○責○任○內○閣○以○代○君○主○而○國○會○監○督○之○

久則奪政府而內閣與國會合於是國會萬能矣英憲法無成文而民權極盛遂產二子一則遠移植於美一則近革命於法皆爲民主國焉蓋英以國民爲主權雖留君主之尊如天神如木偶如大世爵而實伴食不任政故曰君主無責任君主不爲惡以無政權故也故號大不列顛爲共和王國宜其產出美法二嗣皆爲共和國也然國會立憲之制天下已爲公矣選賢與能乃爲至理何事不廢其君而留此土木偶之天神糜費數百萬之巨祿存此伴食畫諾之大世爵何哉蓋歐人所爭者天下爲公當與國民共之不能私之於一人也若其未得則流血百萬而力爭之所爭者以國爲國民所公有而不得以國爲一人所私有也若既立憲法而有國會以守之矣國旣爲國民所公有而不爲一人所私有矣則君主之有無存廢不足輕重不足計較有無也故英立君主美法不立君主而同爲共和無以異也嘗竊論之天下國家祇有公有私有二大義而已孔子所別爲亂世平世小康大同者蓋卽公有私有之異也故於小康曰以正君臣而憲章文武也於大同曰天下爲公祖述堯

舜也。而於小康也。謂武深致。未盡善之詞。於大同也。於堯舜乃致。未逮之歎。崇公惡私之
罵也。然世之升平。太平雖異。總號爲平。而別異於亂大道之。龍先首選賢與能。雖異而
總之爲公。同以別異於小康。此先聖之大義。天下之公理也。今之言國體者。曰專制曰立
憲。曰共和。蓋從自希臘阿里士多爾。而孟德斯鳩。大明之。吾則大不。以爲然。夫不明析公
有私有之大辨。而徒言專制立憲共和之等差。則於事理未明辨也。夫固有私有之國體
而兼專制立憲共和三義者。亦有公有之國體而亦兼專制立憲共和之三大義者矣。若
土司之酋長。歐土封建之君。及俄突波。未立憲以前。君主惟意所欲。壓制其民。無所不至。
若法國封建時之壓制。乃至刈麥之刀。燒麵之鍋。必租於侯。而不能自由焉。營業職工。皆
有限禁物。價皆聽發。落民之物。產隨意沒。取聚會言論。皆有禁限。違舊教者。焚之。民刑皆
無定律。惟判官之所輕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子女。公子皆得擅刑訊罰。而置私囚焉。民
禁不得爲吏。禁不得適異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
而後得配夫焉。民苦壓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母寤死也。此私有國之專制也。

若吾中國雖爲人主私有之而有經義治法制其君人君若不行義奉法則以爲無道而不敢妄行若強行之則羣臣得以經義祖法力爭裂麻繳詔故苟非大無道之主奉法惟謹且中國自漢世已去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爲卿相雖有封爵祇同虛銜雖有章服祇等徽章刑訊到案則親王宰相與民同罪租稅至薄今乃至取民千分之一貴賤同之鄉民除納稅訴訟外與長吏無關除一二儀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等威其餘一切皆聽民之自由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近者蛋丐樂戶倡優且隸並與解除奴婢亦禁賣矣專制之朝龍鳳黃紅儀飾之等又皆免除矣法大革命後所得自由平等之權利凡二千餘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試問歐土專制國有此乎類此乎卽立憲共和國之自由尙有不如吾國之舊特非公有國則無民權耳非私有國之立憲而何

若夫周之共和及羅馬之共和也名雖非君主而周召共和行政仍爲周天子之私有國羅馬諸該撒與古士多並非帝王之號不過總裁云爾不過人名云爾而實世私有其羅

馬焉。今若德之君主威廉第二。墨之總統麥亞士。或爲立憲國君主。或爲共和國總統。而實則專制也。雖美之總統。全有行政權。謂爲專制亦宜。夫立憲共和。皆公有也。德墨非威廉。麥亞士所能私也。故不得不謂爲公有之專制國也。

若英比意與法。雖有君主民主之異。而君主總統。僅爲伴食畫諾。不有主權。不受責任。故不關有無輕重。其實權皆在其國會。與其責任內閣。故不得不總謂爲公有之立憲國也。若瑞士者。不立總統。以國民決大議。以國會行大政。以諸部長公議。羣龍元首。乃真共和矣。此真爲公有之共和國也。

夫以英比伴食畫諾之一人。與德俄專制獨裁之主。至反而統謂爲君主。以美墨專制之總統。與瑞士元首者。至反而總謂爲共和。至不倫矣。何居乎析國體政體者之乖亂謬惑。若斯也。夫阿里士多圖及孟德斯鳩之時。事變皆未備也。歐美後學。誤泥其名。辨義不明。分體不析。則今天下後進之國。或誤師之。或泥守之。皆足以亡亂其國。而屠殺其民。若以中國同於諸歐野蠻之世。而誤謂爲專制。不別美墨瑞士之絕異。而皆謂之共和。不問公

有私有之大別而於公有之中斷斷於有君主無君主之分而致中國今者之亂於未艾皆此學說正名之誤致之也今言國體政體必破棄歐美學說專制共和之謬名而明公有私有之殊別而後憲法乃有可言也

吾中國晚清之季德宗已詔行立憲不待國民流血力爭吾國已由私有改而爲公有矣暨革命後遂爲民主立憲然美法瑞士憲法多端卽君主立憲之憲法各國亦互有出入詳畧互異君權民權國權各有輕重或民主國憲法之民權尙不如君主國憲法者近以國事危亂學者多有昌言開明專制者茲事體大衆說紛紛夫以憲法之至繁極重而鄙人之至愚極陋也何足以折衷憲法且十年講求熏習於腦皆英憲也雖與共和之法或少不適乎然鄙人之愚以爲不立憲法則已若立憲法無論君主民主終不能離英之憲法也英爲大地憲法之祖萬國憲法之師爲憲法變化之極民權過於美法名有君主實則伴食畫諾而爲真共和國吾國今雖共和而鯁鯁之愚內審中國之情外察萬國之憲雖少更易之終以不離英國者近是故宜先明英憲而後各共和憲法之宜與不宜乃有

以折衷焉。

夫國體之美惡。政體之得失。不惟其空名也。食蜜者中邊俱徹。飲水者冷暖自知。豈能以空名自欺也。夫易稱羣龍无首。禮稱天下爲公。共和爲政體之極軌。不待言也。然施之已國。宜何從乎。孰爲有益乎。夫憲法之宜。可爲國利。憲法之誤。可爲民害。若徒泥學理。慕高名。而不審國情。因時勢。卒則國受實禍而已。不敢不慎。以出此也。

吾國今爲共和。今草憲法。先舉各共和國之憲法。辨其得失。決所從違。以備吾國擇焉。夫各共和國憲法。各有其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必有乖謬。則足以致敗者矣。故羅馬不師希臘。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若羅馬大國。不宜于共和。故不久遂變爲帝政。其後意之威尼士。佛羅鍊士。鄧呢話。德之呂觀。伯雷。問漢堡。佉論。佛蘭拂。皆以小國易行共和。而瑞士最著。且久。蓋四百年矣。

吾國今將從瑞士之共和憲法乎。瑞士至小。以國會爲政。日人謂瑞士廿二縣。實廿二

鄉也。每鄉各選上議員二人。凡四十四人。以其半之二十二。人爲常駐議員。而立七部于二十二常駐議員中。選其半爲部長。一切國政。七人公議之。而以多數取決。公推一人爲議長。數同。則折衷于議長。瑞士之憲法乎。深合乎羣龍無首。吉之義也。誠共和制之極軌也。吾大同書以爲將來大地合一。必行之。惟是制也。幾等于希臘之賢人會。一切國政出于十餘人。意見紛歧。若強從之。則無精神一也。事事候議。運轉不靈。舉事遲滯。二也。此惟瑞士之至小國能行之。若中國廣土衆民。百倍于瑞士。萬機之繁。冗亦百倍于瑞士。若一皆待公議。而後行。則無事不敗。可行于小國。而不可行于大國也。況中國乎。且政權者。大利所在。大爭尤劇。旣無所尊敬。而國會權至大。則國會中之爭殺。可起兩黨拔刀禍烈甚。大吾遊于布加利牙。親見其國會爭殺之禍。況中國之大乎。故議長共和制者。太平大同之制也。非今中國據亂世所能驟至也。孔子爲時中之聖。陳撥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旣稱乾元。用九爲至治。而諸經但尊立憲君主之堯舜。不甚稱無首之羣龍者。以非太平大同之世。而妄行之。則致亂也。然則今中國乎。未宜行議長共和制也。

且各國國會皆有立法之全權。惟瑞士國會僅有法案起草權而完全之立法權重要之法律則國會無權須全國公民投票公決之。其義與君主國之裁可法律權相等。法語名此法爲列非牽泵 *Referendum* 眞民權之眞義共和之極軌矣。若行代議卽非本人之原意名爲民權實則落於中堅少數強有力之手而非眞民權矣。然此惟瑞士之小國寡民能行之。若美法之大卽不能行。美惟於改正憲法及選總統時用之法則於變更國體時用之。法兩破字而變更帝政及第三次共和利用此制我國地大民衆更過於美法立法全權及重要法律決不能行。列非牽泵之制然則瑞士之憲法吾必不能採矣。

今若將從美之共和憲法乎？夫國民公舉總統之法美倡之亦只有美能行之。其故有六：開國諸賢皆清教之徒無爭權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于屬地十三州已有議院各自立國本無君主二也。本爲英人移植英已成之憲法于美政黨僅二故少爭三也。美初立時人民僅三百萬仍是小國四也。介於兩海國無強鄰國不設兵五也。新地初闢民易謀生故不成大亂六也。

今共和政體之盛。莫若美洲。蓋皆師法合衆國之憲法。然除美國外。二十共和國無一不
大亂者。在中南美間。無歲不見告也。以吾近數年。游于美洲。見聞所及。巴拿馬也。掘地馬
來也。位亞基也。秘魯也。每易一總統。則爭亂彌年。殺人如麻。死國民過半。吾見自巴拿馬
之個耶。自秘魯之道威歸者。述其爭殺之狀。慘不可聞。而掘地馬來華僑來書。述爭總統
之亂。亦不過前年事耳。若夫墨國。自革班命而自立者。三百年矣。無歲不亂。至爹亞士
爲總統。專制三十年。實同王權國。乃始安民。乃漸富。地利漸闢。商工漸盛。文明漸啓。乃馬
釐拉起。爭總統。大亂至今。累吾華僑死者千數。今又起而殺馬釐拉矣。墨三百年來。暴骨
如莽。全境空虛。幾成沙漠。今美國自新。藹以東。至太平洋。萬里之地。皆墨西哥地也。墨若
不大亂。美何以得之。且中南美各國之歲時。爭亂幸而不滅者。以界於兩洋。有美國孟祿
義爲之保護。所謂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故歐人不得而吞之。若移在亞洲。則縱無內亂
已爲緬甸安南高麗久矣。

夫立憲君主與立憲民主之制。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名。

位雖殊皆代君主者也。除其有乾脩之君，銜外亦幾幾于古之有天下者也。自俄德外，君主殆不在有無之數。則其總統與總理大臣之更易，亦與君主之移朝易姓無異。然爭總理大臣者，不過兩黨人以筆墨口舌爭之。歲月改易之行，所無事。國人幾忘，則與專制世之易相無異。而爭總統者，兩黨列軍相當，驅國人之屬于黨者相殺，每爭總統一次，則死國民無算。夫立總統不過爲國民之代理而已，乃爲一代理而死，國民無算其害大矣。則反不如虛君主而不亂之爲良法也。

卽如美國治平已久，不可幾及。無兵爭總統之事，然其立總統也，舉國權選費金錢糜酒食以數千萬。全國之民，月日罷業，金融爲之大困，商業牽及停滯，其害中于民亦已大矣。且美之憲法各州分立，與德之聯邦同。蓋美先有各州而後聯合之，非先有美而後分各州獨立也。各州各先有憲法，與國憲並立，但不抵觸耳。蓋美與德、瑞士實爲聯邦之憲法，而非單獨一統國之憲法也。自美瑞、奧德、外歐、日各邦皆爲單獨國，凡單獨一國無論專制如普、俄、日，共和如法、葡，未有分裂之而聽各州分立者也。夫凡自合而分者，必其國

勢凌夷貧弱已甚中央不能吸集地方之權而不幸致分非謂其政體之美而宜行也以中國言之漢末之散爲三國晉末之散爲十六國唐末之散爲十國卽今者蒙藏獨立是也其在歐洲羅馬後之散爲諸國日耳曼後之散爲諸邦近者土耳其之散爲希臘羅馬尼亞塞維門的內哥因以反攻是也此皆國家至不幸事至可憂之狀矣凡自分而合者必其國勢盛昌其強日甚故英霸能混成一統之局此乃必然之勢極幸無事更不得謂其政體之謬而不行之也從古立國孰不吞滅諸小以爲王或聯合諸弱以爲霸者哉吾中國數千年來若不合並萬邦兼合四夷何能至若斯之大乎此事萬千史難徧述卽今日所吟誦如德美者非有華盛頓則十三邦何自合非有俾士麥則二十五聯邦何自合非有嘉窩則意三十一國何自而合故分合強弱得失之故試問合者是乎不合者是乎可片言而解矣方今萬國競爭皆言霸國之義德美之艷美吾國一統已甚何反有之而自棄之而反師德美乎夫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強不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弱分者必弱合者必強此乃自然之勢至淺之理吾國僻處亞東時當危弱安有舍此不顧

而先爲自裂之計者乎故立憲法而涉於各省分立者皆欲亡中國而萬不可行者也
若夫美各州分治之害則勃蘭斯平民政治已極言之議員之通同作弊而自利也政黨
之壓制也良善之受魚肉也審判之多受賄而不公也勢不合一外交之進迫必弱也號
令不行內治之統治無力也諸州有脫盟解紐之憂也立法行政各異而不一也立法行
政耗費而遲緩也多增團體各黨派之憂也議員才識下劣心術敗壞害於地方也財政
不謹支欸與公款亂行也輿論缺乏不能檢束立法事業地方特別案尤甚也凡此諸害
其大彰明較著者矣其有利者則不過防政府之壓奪自由分國會之勞免其繁重而得
暇考查處理租稅二者而已然今中國自由太過政府畏之豈患歷奪國會繁重孰若英
然英國會理租稅甚暇豫何待以地方自治代之乎然則各省分立之憲法必不可用也
美之憲法又有民選官吏之制徧考歐日各立憲國無論君主如德日民主如法葡未有
不行簡任者蓋旣以保國爲要以國強爲重則吏必命於政府而後有指臂運使之靈提
挈謹嚴之治今大地新強之國莫如德日以有官僚之治爲之故有整齊嚴肅之精神指

揮靈便之能事也。若民選之吏與國務員不相攝命且不聽無以收提挈指臂之效更何問有整齊嚴肅之治乎。故各國皆不敢行之。若吾國地大民衆間於強鄰若行民選無由統治而指揮之。只有分弱而已。更何能望治強乎。蓋美之創此法也。本爲英殖民地。本於英之地方自治而增大之。自清教徒入美始行於波士頓之一州。人數僅萬數千。如吾一鄉耳。故法官亦由民舉。則英所無。其後增殖至十三州及華盛頓時。人民僅三百萬。故仍舊制而不改也。然法吏賄賂公行。上下其手。至富者殺人亦不償命。實爲美政之大害。各國所無者。不得以美之富盛誤慕之也。以吾國言之。吾粵鄉局人皆數萬。局中議政理事及鄉中訟獄之審判者。一切亦由公舉。正與美法同推慮。騷所謂共和國宜於二萬人。真我鄉治之義也。若推於大國則不可行也。蓋以土人而自治其都邑。在美人風俗不同。以美人本無宗族。皆多流寓。又其國律個人獨立。故彼自夫婦而外。卽父子不親。無論其爲兄弟親戚也。此其所以行民選而無大礙也。若我國人皆有宗族。俗多土著。屬多親戚。律非個人獨立。卽使賢者爲政而爲親屬強逼或爲長者壓制。譬殺。人豈能執之。封建之

親貴土司之官親其禍可戒況今長吏多起寒微其宗族親屬人已萬千多饑寒交迫無立錐者忽藉長吏之勢有同國王之親怙勢橫行何所不至是有一長官不啻有百千都督有一觀察知事不啻有百千觀察知事也且既爲土著聯合易多在位既久根連滋滿憑藉深厚方今開國之始僭爭留後其不釀成唐之藩鎮不止積日既久負固益深吳元濟以淮西四鎮之地而竭唐之全力四十餘年乃能去之況於一省之大而又與諸省聯合者哉況共和之立政以黨成各省長官借政黨以爲私黨既徧布於僚吏又散布於議員鄉縣吏司無非私人專制勢成任行暴虐政府畏而不敢去之則就而封之人民怒而不敢攻之則祇有從之觀於近都督之無道縱橫省議會派人赴京控訴而卒不達若假以年月稍行惠政則是復行封建耳何爲美之自立乎今川黔粵湘已同割據江右河東事變可鑒故言效美各州之自立民選長吏欲同地方之自立民選鄉官者適爲生民塗炭得其至反耳吾國古者上無政黨匹夫在位而已早定迴避故鄉之條以刑威難行賄權易縱故也漢之劉虞唐之張公瑾已力言其害蓋吾國久經閱歷深知其不可而後去

之。豈。與。美。國。立。國。日。淺。閱。歷。無。多。者。比。哉。然。議。者。見。中。國。之。法。而。必。棄。見。美。國。之。法。而。必。學。亦。不。求。其。本。末。矣。豈。不。謬。哉。蓋。無。論。立。憲。共。和。無。不。中。央。集。權。然。後。提。挈。全。國。也。故。效。法。美。國。民。選。長。吏。至。謬。而。萬。不。可。者。也。

且。美。國。奉。孟。德。斯。鳩。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之。義。行。政。立。法。二。司。巍。峩。對。峙。溝。絕。不。通。總。統。以。四。年。爲。任。執。行。政。之。全。權。自。領。總。理。自。選。國。務。卿。而。皆。不。受。責。任。國。務。卿。無。入。國。會。發。言。權。總。統。無。停。國。會。散。國。會。之。權。此。法。也。實。各。國。憲。法。之。所。無。而。美。特。創。之。美。洲。廿。國。從。焉。今。葡。師。焉。蓋。聯。邦。自。治。總。統。之。權。限。甚。少。又。以。民。主。非。王。官。而。不。世。不。患。專。制。故。不。立。責。任。政。府。而。聽。其。與。國。會。對。峙。焉。夫。憲。法。大。義。之。始。立。全。出。于。監。督。君。主。之。專。制。繼。出。于。監。督。政。府。之。橫。行。夫。君。主。未。必。才。賢。不。才。而。攻。之。則。有。革。命。之。禍。故。令。君。主。無。責。任。而。不。專。政。所。以。免。革。命。流。血。之。禍。而。國。本。可。久。安。也。乃。立。責。任。內。閣。代。以。行。政。而。大。政。不。可。無。人。主。持。之。也。故。立。內。閣。總。理。代。君。統。而。治。之。聽。自。選。其。諸。部。長。官。而。負。連。帶。之。責。任。俾。其。同。心。同。德。勿。有。掣。肘。以。厚。其。行。政。之。力。焉。然。既。受。國。會。之。監。督。矣。苟。非。國。會。之。中。居。

多數之政黨以組織責任內閣則內閣不堅不久行政無力而國受其害故至其極也內閣員必出自國會閣會合一立法權既大而行政力益強兩者合不窒鬱此實憲法之極軌也苟政黨多而無大黨之獨出者則國會之意見多爭即政府之搖兀不固或如奧如法數月一易政府矣然政府有失即可立倒他黨代之此與移朝無異而國本不動國民若忘此其至善也且夫立法與行政相因相倚相補各全其用而國政乃成故政府必與國會調台焉雖相軋相攻時或不免然大黨主之行政與立法必歸于和合故各國從之即法爲民主國亦行其制蓋鑒于總統數變而生亂亦行責任內閣之制焉蓋鑒戒于事變多而後不得不出此也若如美制行政立法界畫鴻溝不相關涉則意氣相激必含敵相攻以相牽制譬如兩足左進而右停豈能行一步乎則國利民福必不能致故孟德斯鳩之說久已見攻爲不可行矣然美憲法雖如此美有兩黨其以多數得總統者必多數在國會故能暗相通而爲用此特美人之善于運轉憲法耳若立法則不當誤爲之此美憲法之不可一也且總統與諸卿不受責任其有橫暴專制柔懦失職國會

不能監督之國民不能倒去之夫人無監督而能爲善者蓋寡故中國舊立憲法立之監而佐之史左置輔而右設弼有法家拂士則不亡以此也立憲國之政府有國會以監督之則政府不敢恣睢專橫亦不敢怠懦棄職所關至大矣若無監督則政府橫暴專制怠惰棄職國民只有扼腕忿怒而無如之何故必又出于兵爭以革其命則國大亂民死無算矣故惟美行此制可無礙若中南美廿國皆用美之憲法而致大禍若此不必疑及釀成專制而其成效可鑒也況事變百出吾國豈能妄用之乎

若如今憲法從美總統執政而下設責任內閣則行政之權分而爲二夫總統執政而不受責任則有革命流血之禍責任內閣之上而有總統執政則誰能任其責總統權重則責任內閣必受內閣權重則總統必爭二者于理不能相容于勢必常衝突卽今總統則答于議院之望其對而國民又答總統之不奉法非美非法更不可行用致國勢危弱亦可鑒矣加各省分立有同藩鎮之割據民選長吏益便暴民之橫行凡此皆吾國師美制而禍敗大著者然則美憲法之萬不可用而尤不宜于吾國至明矣

歐人自法創革命也。卽本拉飛咽助美自立而來。拉飛咽豔羨美之共和也。而誤師之。遂釀大革命之大禍。亂八十年。幾亡法國。以殺其身。蓋美清教徒有道德爲之本。而法無之。質地不同。故治亂相反。不能襲共和之美名。而遂可望治效也。且美聯邦各自治。總統權限甚狹。故爭者少。中南美總統權大。故爭多。中國無聯邦之分權。則總統權莫大。爭亂殆不可思議也。若行聯邦。則自分裂而求亡也。

歐人鑒于法之禍。患與中南美之亂。故十九紀下半期。諸國以革命自立者。數四。自奧大利、普魯士、意大利、巴威、薩遜、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塞維、布加利亞、那威。皆復立君主政體。而不立民主共和政體。且寧迎立君主于外。而不敢立民主。非不知其高美也。懼無其實地。則大之內訌。而滅亡其國。小之頻爭。總統而死。民過半。故不敢妄試也。今只有葡革命而立民主。然因爲新舊教爭。而廢王。與革命無與。然今葡亂無已。後事難定也。

夫爲治有序。進化有級。苟不審其序。而欲躐級爲之。未有不顛蹶者也。今夫飛船之天游。至樂而神速也。然而挾山谷之野人。置飛船之上。只有墜死。不可見人之妙。樂不審已而。

遷師之。今全球大地之行民主制而安樂者。只有美國瑞士瑞二十二村。與我不相類。卽美之始立。不過三百萬人。蓋亦極小國。而又因于屬地。無君主。又皆清教徒爲之。試問中國。萬里之大。四萬萬之民。與美同乎。不同乎。歐洲各國。不敢師之。而吾亞洲國。乃欲妄師美人。不類于匍匐小兒。慕飛船而紙裝之。乃騰跨而墜死乎。

若中國而行美之憲法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不知經幾何年。不知死幾千萬人。而後定也。墨國之爭總統。亂三百年。至爹亞士專制。僅安二十餘年。而今復大亂。中國處列強窺伺之際。其能得幾何時乎。

或者謂天下已定。當效美國之投籌公舉。以昭大公。此尤可笑也。投籌公舉者。美國長治久安之法耳。中南美行之。則豪傑挾兵以爭位。總統只一籌。雖略少。誰肯下者。況中國各省兵力。旣分割據。各立詐力。各出誰俛首以聽探籌者。中南美各國。豈不行投籌法哉。何以每易總統。必出大戰。戰勝者。則爲總統哉。此或爲鄉曲不解事人言之。至于實行。則必時時黨中之魁領人人皆堯舜。而後可。否則必無是理也。夫探籌旣無是理。兵爭則死人。

如麻既非安民之法矣。亂靡有定。尤非定國之方。其究也。召瓜分而亡其國。皆爲謬。美總統共和憲法之故。豈不大謬哉。故吾斷斷言之。中國今日之時。萬無師美之理也。

夫美總統共和憲法所以不可者。以共和名義。雖公而有總統。必屬於一人。則遂爲至私。誰能爲之者。以四萬萬之人。英傑梟雄者。各省輩出。誰能相下者。常人家產田宅之爭。尙傾力而爲之。況總統乎。故時擁土仗鉞之將。豈能下於草澤之人。舊日倡革主動之雄。豈肯屈於後至之英。各省郡分起之豪。豈肯輕舉土地而屬於一主。旣無君臣之義。則人人皆有總統之思。而誰肯竭命盡忠者。是故馬拉段敦羅伯卑爾之爭。總統互相殺戮。殆必不能免。而墨西哥共和後。爲爭一總統之故而亂。三百年至今未已。後禍不知所底。若各省分立。則如印度而已。鑒戒若此。眞令人骨折心驚者也。

今將從法國之憲法乎。法自見敗於普。改定新制。鑒於美洲全國爭舉總統之禍。烈又習熟於諸歐虛君之良法。特思避美之敗。而收英之良。然其國人又久傾心於民主之制。不能再立王也。於是創爲新法。以總統代表虛王。不負責任。不執政權。乃立宰相以執政。令

政。黨。但。爭。宰。相。而。不。爭。總。統。內。閣。變。而。總。統。不。變。既。不。致。陷。於。無。政。府。之。禍。亦。可。以。息。每。
易。總。統。大。爲。亂。爭。之。禍。劇。矣。但。總。統。既。由。於。上。下。議。院。所。舉。則。其。人。必。有。大。才。者。矣。必。有。
黨。人。而。爭。衆。望。者。矣。總。統。之。任。期。既。七。年。而。七。年。之。中。內。閣。之。更。易。無。數。則。總。統。之。能。與。
宰。相。同。黨。也。殆。等。於。日。月。食。之。相。會。矣。然。則。七。年。之。中。總。統。與。宰。相。必。不。易。得。同。黨。既。不。
同。黨。則。政。策。必。不。能。強。同。矣。夫。以。一。才。望。迥。出。黨。徒。衆。多。之。人。而。據。全。國。人。之。上。其。必。不。
能。屈。首。以。聽。異。黨。一。人。之。專。行。其。政。不。待。言。也。則。必。聯。合。各。小。黨。齟。齬。現。現。理。政。府。則。政。府。
必。易。顛。覆。故。法。國。內。閣。歲。必。數。易。甚。少。能。耐。期。年。者。卽。內。閣。未。覆。時。總。統。與。宰。相。意。見。不。
同。亦。遭。各。黨。所。躋。斃。而。不。能。施。行。卽。能。施。行。亦。不。能。久。故。法。之。宰。相。卽。有。奇。才。亦。難。行。其。
志。故。四。十。年。來。德。日。強。而。法。不。振。皆。由。立。法。之。初。憲。法。不。善。之。故。故。法。人。日。思。改。立。虛。王。
以。救。之。爲。此。病。也。既。不。可。得。近。法。人。皆。思。增。大。總。統。之。權。以。此。也。然。無。良。術。也。
蓋。虛。君。之。用。以。門。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選。舉。以。貴。貴。不。以。尊。賢。夫。兩。雄。必。不。並。立。才。
與。才。遇。則。必。爭。故。總。統。與。總。理。交。處。之。難。也。故。立。虛。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黨。也。

然後。冢。宰。總。百。官。以。行。政。乃。得。專。行。其。志。而。無。掣。肘。之。患。一。也。夫。立。憲。之。法。必。以。國。會。主。之。以。政。黨。爭。之。若。無。虛。君。而。立。總。統。則。兩。黨。爭。總。統。時。其。上。無。一。極。尊。重。之。人。以。鎮。國。人。則。陷。於。無。政。府。之。禍。危。孰。甚。故。虛。君。之。爲。用。必。以。世。襲。乃。爲。久。確。而。堅。固。又。必。禁。由。于。公。選。乃。無。大。黨。而。不。必。有。才。乃。不。與。宰。相。爭。權。而。後。內。閣。乃。得。行。政。而。後。國。乃。可。強。歐。洲。數。百。年。歷。試。而。得。之。故。明。知。虛。君。之。無。用。無。才。而。必。立。之。者。賴。其。無。才。無。用。以。爲。用。也。故。英。人。意。人。與。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希。臘。必。立。虛。君。不。立。民。主。者。恐。公。選。者。之。必。才。而。世。襲。者。未。必。才。也。靈。迎。外。國。異。族。人。爲。虛。銜。王。而。不。立。本。國。人。者。爲。其。無。黨。也。其。苦。心。委。曲。以。成。就。此。虛。君。共。和。之。法。者。皆。所。以。免。爭。總。統。時。陷。於。無。政。府。之。禍。也。法。俗。爲。民。主。法。所。久。蔽。雖。知。虛。君。共。和。爲。良。法。而。摹。仿。之。然。滯。於。民。主。遂。失。虛。君。之。用。而。陷。法。國。於。長。弱。一。法。之。不。善。坐。視。其。隣。敵。德。國。之。強。而。無。如。何。也。

吾國將從葡萄牙之共和憲法乎。其制總統不由國民選而由國會選。取於法不代表。王不設宰相。統政府而行政。取於美各部長不列席議院。不當政爭之衝。蓋又合鑑美法取

其長而去其弊矣。然總統三年一任。至舉總統時。仍陷無政府之禍。使一國民失其常度。其弊一也。總統之行政。豈能盡得民心。而對黨政之爭。非三年不能易總統之政府。則積恨深而爭禍劇。二也。若有賢總統。成良政府。而至三年期。則必改易。雖有善政。未能終之。則足以大累國事。三也。若有虛君。則不陷於無政府之禍。一也。政府可久。可暫。如英小彼得之十九年。如德俾斯麥之二十餘年。故能善其政。而強英德。二也。若不善。則期年數月。而易之。民心不積恨。而禍患可不發。三也。然則總統之制。卽經多方鑑戒。如葡之最後。終不得其至善矣。若夫墨西哥之專制。總統適足爲亂。羅馬之世襲。終身總統。適成專制。其法更無足取。不待言矣。故公選總統之制。雖至公而施之。實行終多窒礙。未見其美善也。

若英、意、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亞、那威、希臘之虛君共和國。乎。與加拿大、澳洲、波、與匈牙利之虛屬共和國。乎。國會民黨爲責任內閣。實有全權。又有虛君鎮之。永不陷于無政府之禍。故歐人言法理者。以英爲共和國。實爲萬國憲法之祖。而政體之至善者。以此。

夫欲明英君主共和新制之妙理。則觀其立憲法而可恍然矣。立憲各國政體雖有不同。而權在國會內閣則一也。與共和國無少異也。夫既全權在國會。由國會政黨之大者組織責任內閣。故其君主毫無用人行政之權。故憲法大義曰。君主無責任。曰君主不爲惡。曰國會監督。曰大臣代受責任。夫在天謂之爲命。在人謂之爲責任。在下接之謂之爲代受。然則代受責任乎。禪讓乎。革命乎。名體雖微不同。其實一也。故瑞典王欲徒步往議院。禮官請備法駕。瑞王曰。我大世爵也。何用此王者舊式乎。英王欲用一婢。須請命於總理大臣。得許乃能用。其與鄰君會。兩君相見。三重禮也。實則銜總理大臣意出差而已。故嘗謂之爲公差大君也。蓋立憲之君主實非君也。不過仍存虛銜實爲最高之世爵于王公。上加一級虛爵云爾。譬清朝親王出軍機。仍有王爵。大學士出軍機。仍稱中堂云爾。故世人謂爲乾修君銜名譽總理。乃實錄也。名尊之爲神聖。不可犯。夫曰神者。不過土木偶云爾。善哉孔子之言。立憲君主也。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以君主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爲。如此復何所取而不棄之。歐人乃特爲歲糜數千萬之

俸國民施非常之敬以待之何哉甚至於其哀慶之事舉國民皆恭行大典若奧主前五年行卽位六十年禮奧費萬萬匈費六千萬前年英主之加冕也費尤巨而甘願糜之以媚事此木偶之大世爵何爲乎

且歐人更有奇愚極怪而不可解者近六十年來比利時百戰拒荷而自立乃迎立德之滑敦伯王子爲王四十年來羅馬尼亞背突厥而自立乃迎德之阿論卜公子爲王希臘背突厥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孫爲王布加利牙塞維種也背突自立乃迎立德之可邁可大侯之子爲王五年來那威背瑞典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子爲王且夫國能自立其將相豪傑之人才衆矣乃不自立民主而立君主又不立國人而迎立外人若希臘之與丹墨羅馬塞維種之與德爲條頓種丹墨爲諾曼種至反矣然但誓入國籍卽爲國人焉更有奇者使其舊爲君主國如英然因舊有制而立之猶可也若比利時以下諸國皆無舊君之制俗而爲新立之國土然乃必立君主且迎立外人爲君主豈不尤可異哉若夫奧普革命皆逐其君旣得國會而復迎立之今之奧皇佛蘭詩士約瑟第二普大帝威廉

第一是矣。蓋民所惡者國爲君有耳。若既開國會舉責任內閣則國爲公有萬國之制。除俄德國外共和與立憲民權無異也。總統與總理大臣事權無異也。所微異者立憲之制。總理大臣之上有一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爲不言不語之土木偶之神云爾。

夫此恭己南面無權無爲土木偶之神而歐人乃必尊奉之爲君歲月糜千百萬之俸。國人施非常之敬豈不異哉。使百年歐人而皆愚騃則可也。使歐人而稍有知識也。則是法也不可不深長思也。歐人立憲之立虛君甚至於無君。猶且熏丹穴而求君。迎異族外國人而尊之爲君。如贅婿然。蓋至深遠奇妙也。爲防亂之切也。故慮害之遠也。立法之周也。故垂制之奇也。是法也。蓋非聖哲心思所能得之。乃經萬驗之方而後得之也。奕棋小事也不觀數着而妄行。未有不敗者。豈可不深長思哉。

且夫立憲之虛君至無用也。然歐土立憲國乃皆若至愚謬而必立一虛君者。蓋立一無權之虛君人不爭之。於是驅其國人只以心力財力運動政黨。只以筆墨口舌爭責任內閣總理大臣而一國可長治久安矣。無復歲易總統以兵爭亂之患。不陷于無政府之禍。

則君主者無用之用至大矣。故歐土各國，寧備極敬禮，歲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於外國異族而立之，蓋有大用者在也。

嘗譬論之，君主者如神乎？神者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人間皆奉之，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故先聖以神道設教，美飾其廟宇，厚費其牲醴，香火率百姓，萬民率跪以事之，而不肯稍惜其費，稍吝其恭焉。佛耶回諸教主，皆託於上帝，以臨民而民德以修，豈無故哉？蓋明則有政治，幽則有鬼神，鬼神者以無用爲用，而亦爲大用者也。今世無論何國，苟驟廢神道，去迷信，則奸人益橫肆而無所忌憚，復何所不至哉？夫神者既以無用而爲大用，而天下未廢神，且必立而尊之，然則他日大同文明，既極或不尊天而廢神，今則未至也不廢。虛君猶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推王於天，蓋天在有無之間，以無爲爲治者也。明於是義，可以通歐人虛君共和之制矣。

夫責任內閣之法，最美矣。宰相必黨魁爲之，必爲人望而有才者。然有其權而無其禮，虛君必無黨而鮮才者，則有其禮而無其權，使有才者爲政，失則去之，國本不少動焉。使

如神者受其禮而坐鎮之。于有變時國本不少動焉。蓋人之有爭心也猶水之有伏流也。有河道以順之。乃不汎濫有責任內閣以暗銷爭總統之干戈發其伏流俾行軌道雖有洪水乎有河道則不汎濫滔天矣。所以爲絕妙之良法美意也。天下所歎美師法于英憲爲此也。

或謂若所云云者是君主立憲也。非共和立憲也。夫可謂爲立憲君主國者必君主仍有統治權立法權而後可。否則只能謂爲共和民權不能謂爲君民共治也。不能以有虛銜君主而遽謂爲君主立憲也。若俄普日可謂君民共治者也。國有憲法君有政權自爲一政體與英比意名同爲有君主實則全爲民權不同類也。俄帝有大權雖立憲法尙存專制無論矣。普國憲法初雖參比國憲法而成而國王所有之權力迥相反也。一國王爲總攬統治權二國王得以任已意用國務大臣其大臣不負連帶之責任三國王有解散議會之權不必得國會之同意四國王有裁可及不裁可法律之權五國王有非常大權六有發緊急命令之權夫非常大權者即當非常危急之際有停止憲法中某條適用之權

夫憲法猶可廢停也。專制之至也。真爲君主權也。民主國無認緊急命令之權。卽君主國中。苟其議會於立法有權力者。亦不承認之。故意比二國。君主無發布緊急命令之權。英國之立法權。君主與議會共之。議會有法律制定權。故英王無發緊急命令之權。故英實爲共和國。不得爲君主國矣。日本憲法參普國憲法而立者。然君主之權。又遠在普國上。其海陸軍編制權。憲法明定爲屬於天皇。普國則否。故常爲議會所左右焉。日本天皇有結和約之全權。議會不得容喙焉。普則國王所訂之條約。有時須經議會協贊。始生效力也。日本凡大權所定之歲出。非有政府同意。議會不得削減之。普國則無此規定。日本憲法改正案。須依天皇之命令。而普國之議會。有提出改正案之權。故公有之國。若俄。普。日。者可謂爲立憲君主矣。自俄。普。日。外。名爲君主。無不歸于民權者。若英。固爲共和國。卽比意亦實爲共和國耳。一切各國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之別。可以推定。別白之。蓋君主立憲國與共和國之別。視有統治權有立法權與否也。英王旣非統治權之總攬者。而立法權屬於國會。且因議會政黨之勢力。發達國王雖有任免國務大臣之權。而不

能實行。不過徒存王者之禮與名而已。安得爲眞君主也。非共和而何。或謂英王尙有殘留政權。而大總統無之。以此爲別。蓋英國於行政權外。凡非議會直接禁止之事。及專任他機關之。間接事。國王名保有其權。凡制定法及普通法。不規定者。國王可以樞密院令定之。此立法之殘留權也。凡不屬於通常裁判所之一切爭議。有使樞密院審理。宣告之權。但以國會不禁及無委任於他機關者爲限。此司法上之殘留權也。然英王未敢實行之。亦空名也。猶法總統于憲法之權。豈不甚大而積久不敢行。實同無權。則何能以此爲立憲君主民主之辨哉。按英王有任命公使領事與宣戰講和締結條約之權。是英王頗有外交權。其立法權。英王有召集國會開會停會及解散衆議院之權。又有法律之提案權。對於議會有不裁可權。凡殖民地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海上裁判所。及白痴瘋癲裁判所。上控之一切訴訟。國王有聽斷之權。又有赦免刑事犯罪之權。內治權則國王有任命官吏之權。又除司法官及國務大臣而外。有罷黜官吏之全權。國王又有制定貨幣制度及度量衡之權。有指揮統率軍隊之權。又有編制海陸軍之權。但其實皆爲國會所制。

限。皆空名耳。不敢行也。同於無也。故不得不謂爲共和國也。或謂爲共和爵國可也。必不能目以君主立憲國也。

比國之統治權立法權全在民。故大臣對於議會負責任。而國王之任免大臣亦不得不從議會之意。政府之官吏及外交官國王雖有任命之權。但其實則內閣主持之。國王有解散議會之權。及裁可法律之權。但其實必承議會之意。國王有特赦權。但須國務大臣副署之。國王有宣戰權。但因軍費之故。宣戰前必經議會承諾。國王有訂立條約之權。但通商條約及加負擔於人民或國庫之條約。須得議會之同意也。意國王亦無統治權。立法其權皆在民。雖有裁可及不裁可之權。但慣例上殆無不裁可者。多數君主國兩院皆有法律之提案。惟豫算則必由君主先提出於下議院。然意國之下議院亦有提出豫算案之權。國王有訂立條約之權。惟領土變更之條約及增加國庫負擔之條約則必經議會承認。國王雖有任命官吏之權。但其慣例則由議員中選任。在憲法上意國國務大臣對於議會不負責任。然自慣例觀之。則國務大臣之行政對於議會負責任。而對於君

主。轉。不。負。責。任。依。此。言。之。比。意。君。主。一。切。無。權。遠。不。如。美。法。之。民。主。不。過。空。存。君。主。之。禮。與。名。爲。一。國。之。首。領。代。表。以。彈。壓。無。政。府。之。禍。云。爾。故。不。得。不。謂。爲。共。和。國。也。又。謂。之。共。和。爵。國。可。也。必。不。可。目。爲。君。主。立。憲。國。也。

中。國。二。千。年。一。統。帝。者。最。尊。故。國。人。因。專。制。而。憤。恨。之。亦。猶。法。革。命。時。之。恨。君。主。也。若。今。歐。洲。諸。國。君。主。無。權。無。事。實。一。大。世。爵。耳。吾。遊。丹。墨。之。歌。本。哈。觀。遇。丹。王。希。臘。王。徒。步。並。行。於。衢。遊。里。斯。本。日。遇。葡。王。及。后。徒。行。於。道。遊。馬。得。里。亦。日。遇。班。王。於。道。居。瑞。典。則。瑞。王。忽。乘。車。請。入。吾。宅。觀。吾。中。國。器。焉。多。此。大。世。爵。於。民。無。幾。微。之。損。而。秩。序。能。存。能。彈。壓。無。政。府。之。禍。豈。不。妙。哉。

夫。爵。號。之。尊。亦。與。時。推。遷。耳。今。夫。王。侯。之。號。子。男。之。爵。在。周。則。王。爲。普。天。之。天。子。在。齊。晉。則。侯。爲。天。下。之。霸。主。在。吳。楚。則。子。爲。南。方。之。霸。主。至。尊。也。而。六。朝。以。王。號。封。樂。人。與。厨。者。北。齊。穆。提。婆。以。彈。琵琶。封。王。是。也。唐。末。偏。裨。多。封。王。卽。今。蒙。古。諸。親。郡。王。亦。何。貴。焉。漢。改。關。內。侯。旣。爲。虛。爵。則。爛。羊。頭。者。亦。封。之。而。子。爵。當。宋。世。五。品。以。上。官。尊。恩。必。封。今。日。本。子。

爵亦千餘人。與晚清之道銜無異耳。卽在歐人。昔之公侯伯。皆有土之君也。吾遊威廉舒之園林宮殿。冠絕全歐。今德帝以爲行宮者。乃一鋪下拉父之故宮苑耳。今譯如伯爵云。爾今歐土貴族。土地歸於國。有吾在瑞典。召量地人。乃亦子男爵也。夫有土之君。與虛銜之爵。亦遠矣。王侯子男之名。雖同。其貴賤。何常之有。卽今清室。猶是帝號也。而今文電與國民酬酢。豈復昔者赫然有天下時乎。晚清實缺之道。府州縣與虛銜之道。府州縣人之稱。爲觀察太守。刺史明府者。豈不同哉。然而虛銜可以數千百金購得之。盡人皆然。以視實缺之道。府州縣權位尊崇。威燄赫赫。不亦天壤乎。昔有番禺縣差張姓者。子婚盛儀。仗馬百千。鹵海塞道。其銜牌道也。其頂戴紅也。其大夫則榮祿與資政也。道旁觀者儼肅。以爲督撫。關道也。與順德羅尙書。惇衍子婚儀。仗相遇。顯耀遠過之。遊於香港南洋。遇有婚儀。鹵簿塞道。亦莫不銜牌道也。其大夫則榮祿資政也。其頂戴紅也。然或曰。此販脂而富者。此轉轂而富者。其不可言者。尤不可數也。可得謂其榮祿大夫資政大夫。非歟。可得謂爲與尙書侍郎總督巡撫之榮祿大夫資政大夫等乎。天下之名同而實異者。多矣。豈得

因其名之同也。比而論之。因循守舊之。今共和王國實多一虛銜王爵耳。其與俄普日之君主立憲遠矣。不類甚矣。必不習己。謂爲共和。爵國宜也。謂爲虛爵立憲宜也。謂爲君主立憲。則名是而行非也。不切不實。名實淆亂。豈可哉。不可不辨也。今草吾國憲法。授總統以大權。望其得以行政。過於英比。意遠矣。

或謂法總統代表王。猶虛君也。吾但使國無多黨。有異於法。而以兩大黨行責任內閣之制。則爲強力之政府。而才賢者爲政。總統無從撓之。豈不純乎。英憲乎。則或亦民主共和之善制而少病矣。乎。然此知道之以政。而未知齊之以禮之義也。凡平民之政。患其流爲暴民。以多爲決。恣睢猖狂。紀綱易紊。道揆易失。如是則大亂且亡也。苟未至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一人能自治之時。必正紀綱。崇道揆。明禮法。謹秩序。然後民有整齊嚴肅之風。而國乃收治強之效也。且使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一人能自治。孔子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若是則無政府亦可也。豈止羣龍無首。更何須立代表總統乎。然既未能至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人人能自治之時。則當以禮齊之。夫欲齊之以禮。以收整齊嚴肅之治。則有如神之

木○偶○稍○存○舊○俗○之○禮○法○而○後○能○行○之○英○國○雖○爲○國○會○萬○能○民○權○至○盛○而○保○守○其○紀○綱○禮○俗○道○揆○法○守○以○成○其○整○齊○嚴○肅○博○大○昌○明○之○政○俗○美○化○良○矣○比○於○法○之○僞○網○錯○紀○恣○唯○自○由○者○其○政○俗○皆○遠○過○之○所○以○然○者○英○爲○虛○君○共○和○之○治○故○也○天○下○皆○稱○英○之○善○法○然○其○義○旨○深○遠○非○常○識○所○易○知○然○凡○共○和○國○人○不○可○不○深○思○之○也○

今○吾○國○已○爲○民○主○共○和○矣○夫○共○和○之○法○只○有○英○美○法○瑞○四○派○而○英○有○虛○君○與○我○民○主○不○類○必○不○能○用○美○派○易○生○禍○變○瑞○派○至○公○而○吾○國○大○民○之○難○行○無○已○則○師○法○派○立○代○表○王○之○總○統○而○行○責○任○內○閣○乎○雖○總○統○有○才○猶○有○內○爭○難○致○國○強○然○爲○民○主○共○和○而○屈○不○得○已○也○猶○勝○於○美○墨○與○瑞○士○也○

嗟○乎○民○主○共○和○無○一○良○憲○法○也○法○國○九○變○尙○未○能○盡○善○誠○無○如○何○也○今○不○得○已○採○法○之○憲○法○以○猶○少○得○英○憲○法○之○意○故○也○而○加○損○益○焉○稍○增○總○統○之○權○或○有○聖○哲○別○創○新○中○國○共○和○良○憲○法○以○爲○萬○國○師○固○所○望○也○鄙○人○思○之○而○未○得○也○今○所○起○草○徧○採○各○國○本○于○英○衷○於○法○亦○姑○以○爲○憲○法○云○爾○未○云○善○也○癸○丑○二○月○十○五○日○康○有○爲○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南海 康有爲撰

吾中華民國合議爲國家之保持光大確立公義爲人民之身命生計保全國安完備外防各守名分培圖樂利制此憲法共遵守之。

第一章 版圖

第一條 凡中華國之境土漢滿回蒙藏五族合一而不可分疆界一依舊傳非更易憲法不得變改若不得已之時必開國民會大議過三分有二之人數議決始許變更故總統議院有和戰之權無割讓地之權。

按各國憲法多不規定疆界惟比利時普魯士有之而俄後起從之日本雖後起而一切不規定故後來取臺灣滅高麗皆不必議更憲法則其憲法之廣大能容之惟吾國當弱時未可效擊宜取普比之制嚴定疆界俾難變更且此大變非國會少數人所能決宜採美法國民會議之制法語所謂列非牽泵者非得全國民有三分之二之同意萬難更變以爲保守之計此爲今立憲第一要義至比立憲法及於州邑。

故臨時憲法有二十二省字樣。然今議改道府衆情多同。省制後必議變。而憲法難於更正。故省字萬不宜入於憲法。以免阻礙地方制之變通也。

第二章 主權

第二條 主權在國。其行用主權。由憲法分委之於行政立法司法者。

按俄德日突之憲法。君主有統治權。是謂主權在君。瑞士法美墨憲法。特明主權在民。英比同之。智利葡萄牙憲法。特著主權在國。中國民權已極張。而鄰於列強。當以國權爲重。故宜主權在國。

第三章 行政

大總統副總統附

第三條 大總統總行政之權。由國務員代負責任。而輔弼之。副總統以備儲貳焉。

第四條 大總統由參議院衆議院地方各議會會合而成之國民議會。以投票過半之最多數選舉之。其多數之次者爲副總統。

按美舉總統。全國民舉之。中國萬不可行。法葡舉總統。合兩院爲一選舉會。號曰國民議會。而舉之。然總統但爲國會舉。大受挾制之弊。未必公也。且亦未必得才德之人也。於是權歸國會。失立法行政對峙之平。甚未善也。法鑒之。今議欲增諸縣議員。以救其弊。吾國正可借鑒。故宜每縣選一議員。與兩議院混合成國民選舉會。以舉總統。乃爲少弊。惟此會不得及他立法權耳。法以兩院合爲國民會。此則以增選全國府縣議員。合於國會中。乃爲國民議會。餘仿此。

按美總統被選舉之資格。凡住合衆國境內滿十四年。而年三十五歲者爲合格。葡與巴西同。但外國人入籍者。不得有此權利。阿根廷法。又必須加特力教者。法國則凡入法籍之外國人。於其入籍後之明年。有大總統之被選舉資格。至於兩院議員之被選舉資格。須入籍後已滿十年者。年歲則法公民二十歲者。可被選。美則不定。吾國不慮被選。亦斷無二十歲可被選之理。此例今可不立也。

第五條 大總統以三年爲一任。任滿後。亦可再選。然不得過三任。三年之期。以選舉

新大總統之日爲始。

按、美、葡、巴、西、總、統、以、四、年、爲、一、任、智、利、以、五、年、爲、一、任、阿、根、廷、以、六、年、爲、一、任、法、以、七、年、爲、一、任、皆、得、復、任、惟、葡、阿、不、許、連、任、瑞、士、則、一、年、爲、一、任、不、得、復、任、美、亦、只、許、再、任、其、中、南、美、各、國、少、或、至、二、年、多、則、至、十、二、年、者、以、許、復、任、爲、多、故、墨、爹、亞、士、至、復、任、七、次、吾、國、地、大、民、衆、不、宜、久、任、以、啓、爭、機、然、太、短、任、則、選、舉、太、繁、吾、國、官、制、向、來、以、三、年、爲、任、蓋、三、年、則、賢、否、著、定、其、得、衆、望、者、亦、可、再、舉、斟、酌、最、得、宜、尤、協、於、吾、國、之、俗、故、擬、以、三、年、爲、任、然、雖、許、復、任、至、多、以、三、任、爲、止、酌、於、美、制、以、防、積、久、而、成、專、制、也。

第六條 大總統病故或因事去職則副總統繼其任其舉總統多數之又次者升補副總統惟至前總統任期滿時仍候另選。

按、美、制、立、副、總、統、猶、君、主、國、之、立、儲、也、若、大、總、統、病、故、及、辭、則、副、總、統、接、任、瑞、士、不、立、大、總、統、行、政、權、由、國、務、員、會、議、法、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憲、法、用、美、制、於、大、總、

統之外。有副大總統。當後任。凡新大總統未選舉之前。原任大總統病故。或因他由。而曠職時。卽以副大總統代其職。而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之憲法。則不立副總統。遇有以上情形。行政權屬於國務員會議。用瑞士制也。猶吾古者。君薨。聽於冢宰也。若其時代議院適散。則元老院自集合。以監督國務員會議之行政。倘是時代議院既散。而國務員會議又不成立。則元老院通知政府。速選新議員。以組合國民會議。惟若此。則多時陷于無政府矣。險象環生。若有外讞。尤危。君主國之太子。以備儲貳。亦防危變也。中國地大交通未備。尤難召集。故只能行美副總統接任之制。而法之制不可行。

第七條 大總統之俸給。每年豫算定之。

按法一八七五年憲法未定。大總統俸數。僅於財政上之豫算規定。故每年可以增減其數。今定年俸爲一百二十萬佛郎。其中勞金六十萬佛郎。代表王室費三十萬佛郎。旅費及交際費合三十萬佛郎。美則昔者五萬圓。今十萬圓。瑞士議長。一萬佛

耶。吾國新定事勢日變不可規定于憲法中。故付之每年豫算爲宜。大概如法之比。亦未爲多。俾總統于其私足養其廉。于公不失其體。不可如美之儉。反令難行。而弊更別生也。

第八條 大總統於國會有召集開會閉會延會停會散會之權。惟于散院後限兩月以內行總選舉。其選舉畢後限一月內召集議會。其議院各有過半數請非時召集者。總統必召集之。

按美總統無停散議院之權。法總統可解散議院。散後選舉會限於二月之期內集合。以選舉新議員。當選者應於選舉會閉會後十日內就職。英國王可散議院。解散後限三十五日。選舉會組織議院集合。比王可解議院。散後限四十日內選舉。二月內召集新議院。此規必不可少。一以阻政府之施壓力於選舉人也。二以使解散議會之衝突。俾人民速行判決也。按吾國地大而道不通。非兩月不能行選舉。選舉後非一日內不能召集議會。故照法國例而稍增焉。查法一八七五年之憲法僅云「

(三四)

當議會解散後選舉新議員之選舉會應於三月內召集之。但如此規定必生支離。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大總統麥馬韓解散議會後欲從事於新選舉也有謂選舉至遲須於三月內行之而政府之解釋則謂召集命令之謂也。故召集命令須於三月內之期內發布之而舉行選舉之期則可任定何日。由此解釋於是年之六月二十五散議會召集命令乃七月二十一發召集命令而選舉之期則定於十月十四日。以致新議會至十一月初七始克成立。立法者恐他日復有此弊。故一八八四年之憲法改定之。今吾國亦宜從之。然以解散議會爲不可者。今有三說焉。一謂反乎民權之原則也。蓋議會由人民選舉而出。故大總統不應破壞之。一謂反乎分權之原則也。蓋行政立法各自獨立。故當立法權反對時。行政權卽不應強制之。一謂反乎委任之則也。大總統爲參議院及代議院所選。則大總統卽爲兩院之委任者。故不能解散選已之議會也。然皆非確論也。以言民權則散議會非反其原則。正所以尊重民權也。蓋解散之後必重行選舉。其重行選舉者所以訴之。

全。國。人。民。而。求。國。民。判。其。是。非。也。當。此。時。國。民。即。為。判。斷。衝。突。之。高。等。裁。判。官。至。公。矣。以。言。分。權。則。解。散。權。與。其。原。則。亦。不。相。悖。蓋。議。院。有。彈。劾。權。則。政。府。應。有。解。散。權。所。以。調。和。國。家。機。關。之。衝。突。也。若。無。調。和。國。會。立。法。者。太。專。而。政。府。行。政。者。受。壓。則。國。家。將。陷。於。危。險。矣。至。委。任。之。規。亦。非。相。反。蓋。大。總。統。非。議。院。委。任。而。國。民。所。委。任。也。自。經。選。舉。之。後。則。大。總。統。之。權。即。與。議。會。分。離。而。完。全。獨。立。矣。故。解。散。議。會。之。權。乃。議。院。內。閣。制。之。重。要。法。也。英。與。比。行。責。任。內。閣。故。此。權。法。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三。〇。年。之。憲。法。用。英。比。制。美。及。瑞。士。無。此。權。而。法。國。革。命。時。之。憲。法。及。一。八。四。八。年。之。憲。法。用。美。瑞。制。亦。無。解。散。議。會。之。權。云。蓋。法。之。政。治。家。雖。贊。成。君。主。政。治。者。亦。不。喜。解。散。議。會。之。權。蓋。解。散。權。雖。為。議。院。內。閣。制。必。要。之。規。然。法。當。王。政。復。興。時。及。一。八。七。七。年。之。濫。行。此。權。不。過。主。張。專。制。奪。人。民。之。輿。論。耳。故。法。國。人。民。觀。之。解。散。即。不。啻。革。命。也。英。國。則。否。解。散。議。會。之。權。君。主。屢。用。之。今。法。復。用。之。者。蓋。責。任。內。閣。與。有。相。因。不。得。已。也。蓋。凡。責。任。內。閣。之。國。受。國。會。之。監。督。者。法。必。使。之。兩。權。相。等。故。國。會。

之於政府。有不信任權。有彈劾權。而政府之於國會。有解散權。有停止權。兩兩相當。其勢相敵。而相消。不使一權壓於一權焉。故政府權太大。則有專權之患。而國會之民權。消縮不可也。國會權太大。侵奪行政。而行政權束縛。亦不可也。政府權小。則有媚悅議員之患。國會縱橫。則有蹂躪政府之患。二者皆于國利民福。有相反焉。故責任內閣。有解散國會。停止國會權。以與信任權。彈劾權。相當。誠不得已也。若無責任內閣之國。如美國者。國會與政府分司。而對峙。國會無不信任權。無彈劾權。政府亦無解散國會權。無停止國會權。二者亦相當。而相殺也。惟德國與普國。無責任內閣。而又有停散國會權。此則君主專制之治。非立憲之正義矣。蓋德國承俾斯麥之後。君主以威廉第二爲之。君相皆負奇才。興強德。普人民信服。乃天幸偶然之事。以人治勝。非以法治勝也。至於立法。自當令國會與政府兩權相當。乃爲良也。雖然。不得謂政府無停散國會權。則國會之權必張。有停散國會權。則國會之權必蹙也。蓋國會而至於停散。則其抗衡政府之力。必極漲盛。未幾卽復召集國會之實力。或以激

而加張。否則再開國會亦未嘗減縮也。今吾中國若行法責任內閣制。則政府必當有停散國會權。義之相因者也。故凡行責任內閣之國。政府皆得停散國會。歐洲各國莫不通行。若暴民太盛。專主國會之權。不行停散之法。則政府無一能立而國政無一能行矣。甚非兩權相峙之意也。然政府之行停散國會。各國有異。有限停會一次者。有限停會兩次者。有限散會一次者。有限散會兩次者。有停散會不限次數者。吾國國體甫立。政體未堅。國勢未固。國民未安。立法宜活。以容變更。以求增進。安知無俾斯麥克林威爾其人。此尤中國所期望者也。各國之例。有兩院並停散者。有散下院而僅停上院者。其散下院。專以元首之命行之。有求上院之同意行之者。故今中國憲法。但許政府有停散國會之權。而不必限定次數。至國會有兩院。則散其一而停其一可也。若停散下院。而求上院之同意。勢必不行。是猶廢此制也。吾國勢至弱。國勢當強。宜寬假政府。令得展其四體。故欲停散下院。時政府但元首行之。不必求上院之同意也。

第九條 大總統有法律起草提案之權。及商修憲法之權。但由國務院以大總統之名提出於參議院。或代議院。凡議會決議之法律。大總統得發還令再議。議會不得拒之。

(八四)

按德聯邦憲法。德帝有監督公布法律權。而無直接不裁可權。比王亦無之。意雖有不裁可權。而未嘗實行。美憲法。總統并裁可公布法律權亦無之。雖有有限之不裁可權。若議會堅持之。則總統無權矣。此用法國制。以調和行政立法之間。然授總統之權。過于德比意之王矣。與上條停散下院。不求上院同意。不定停散次數。雖用法國制。而大增總統之權多矣。

第十條 大總統召集開會及閉會時。親至議會。其他發言權。由國務員以大總統之名提出法律案於議會。其一切通牒。由國務員至議會讀之。

按美憲法。總統于議院無位置。亦無發言權。惟以文書信札與議院往還。此外不得有交涉。此在美制尚可。若用法國制。則國會與內閣交通。何必限禁總統。故于召集

開會與閉會例。由總統親到議院以重之。而其他則通牒由國務員交通之。依法美制可也。

第十一條 大總統有宣布法律監察其執行而保護之權。

按此各國元首通行之權。以律雖公定于國民。必有代表發布之也。至大總統之規定權。法律僅揭其原則及綱要。至其施行細則。由大總統之施行命令定之。但大總統之施行命令。須遵照本律。不能與其原意及原文相衝突。

第十二條 大總統有特赦權。但須經特赦委員會同意。至大赦則必經法律承認。

按此爲英制。而各國憲法效之。然中國經義與法律。天子亦無特赦權。王特三宥。以示寬。有司終執法以守正。後世大赦。陳元方、鄭康成皆以爲長奸不可行。故中國法最平也。美制同。惟彈劾時不得任意赦免。此蓋君主至尊。破法之餘。例留存于憲法中者也。今姑從之。但特赦與大赦異。大赦云者。不僅廢其刑。并消其罪。凡已經犯者。一概不論。至於特赦。不過除其刑。或刑之一部。而其罪仍在也。若再犯他罪。仍以再

犯罪科之。且附屬於刑事之所謂無能力。雖經特赦。仍視爲無能力也。

第十三條 大總統有陟黜文武官吏之權。其定官制、官俸、頒階位勳章、各榮典。得依法規行之。惟法官依特別例。

按此爲自然之制。然總統任命官吏。須依法律所定。官吏之資格及年齡。且於特種官吏。其用舍。須經國務員會議。法國憲法言大總統有任用權。而未言罷黜官吏之權。其共和八年。及一八四八年之憲法。則明認大總統有罷黜官吏之權。自實際言之。除不可罷黜之官吏而外。其餘官吏。大總統均應有罷黜之權也。美制總統兼有任免權。惟司法自立。大總統于法官之任免。聽法官法庭自爲陟黜。蓋共和國易流爲暴民政。亦易變爲專制之政。司法獨立。以保守法律實爲良法。吾國似宜略採用美制也。蓋行政與立法不宜全劃分。若司法與行政不妨全分也。

第十四條 大總統爲海陸軍元帥。有處分調遣全國軍隊及戒嚴宣戰之權。惟宣戰須候國會同意。

按此爲各國元首通例。蓋責任內閣。宰相已盡攬政權。若君主不攬兵權。而付之內閣。則卽成六朝篡禍。故歐人憲法。善用分權。以互相控制。而維持于不敝。蓋幾經閱歷。而得之。今德日立憲。而強頗賴。君主有兵權之故。亦立憲中證驗之一新例也。惟大總統之行事。無不經國務員副署。而負其責任。國務員副署有時得拒絕之。且美無責任內閣。然大總統非得兩院諾。不得宣戰。亦與法同。則調遣亦爲空文。（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憲法第九條）但經國務員允後。依國際公法。對於敵國。得爲報復之舉。但攻擊則不在其內也。

第十五條 大總統于國家一切典禮。爲首長主者。

按諸典禮。凡祭祀會同賓客也。各國同之。

第十六條 大總統總外交。有任免公使。及接受外使之權。凡外交和約。有商訂批准之權。然凡通商條約。若加重國庫之負擔。及人民身分。與外國僑民之所有權。條約。與賠款割地。及土地之交換合併之條約。必經國會三分有二贊成。乃可批准。

按和約之商訂及批准其權限。各國有三例。一、美制以商訂條約之權屬於行政之元首。而批准條約則屬於輿論之立法權。法國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三年、共和三年及一八四八年之諸憲法採用此說。故一切條約須得元老院三分有二之贊成。二、英制謂條約之商訂及批准均屬於行政權。法一八一四年、一八三〇年、一八五二年及一八七〇年之諸憲法均採此說。三、主比制乃折衷英美。謂條約之商訂及批准屬於行政權爲原則。但批准重大之條約則不可不經立法權之贊成。法國近今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之憲法採用此制。按法今用比國制。斟酌至爲得中。法國立法權于條約尙有三義。一、兩院承諾條約。或全否決之。惟不能變更之。二、兩院不能豫禁大總統商訂某種條約。蓋以大總統有商訂條約權。不能加以制限也。三、大總統有秘密商訂外交條約之權。既定之後。再交議會。即以條約關於國家之利益密告之。法制可謂周密詳盡矣。查意國憲法國王有締結條約權。然領土變更。或加重國庫負擔之條約。須得議會之同意。比國憲法除通商條約及加重國庫或人民負

擔之條約。須得議會承諾外。其餘條約。國王有任意締結之權。荷蘭憲法。凡關國民權利義務。或變更領土。及加重國庫負擔之條約。非得國會認可。國王無批准之權。滑敦堡憲法。凡領土讓與。或交換之條約。及租稅及國民負擔條約。締結之前。須得議會同意。德國憲法。凡締結之事。屬於憲法第四條之範圍內者。須得聯邦議會之同意。方得締結之。普國憲法。凡關增加人民負擔。或國庫負擔之條約。必得兩院同意。始生效力。又比國憲法。關於人民權利義務。通商及國庫負擔條約。須經議會協贊。始生效力。凡各國于土地財用大事。事關全國。無不須議會僉同。以元首之誤敗。或被脅屈從也。法國用比利時制。至爲妥善。美則總統太無權。吾憲法外交權。依比與法爲最宜也。

或謂法總統不過有行政首長之名。實無權力。此大非也。蓋誤會法國憲法。謂法總統如立憲國之君主。不負責任。故不能有實權。然法之法學大家亨利列海。以爲不然。專著書辨之。發明憲法授與總統之權甚大。謂取憲法一讀。則知法總統無權之不確。卽以選用內閣而論。法總統之權力遠在他國君主之上。難者必曰。總統選用

內閣。究必求於議院之多數黨。固然也。但多數黨中總統可自由用人。若其人占多數。而總統不選舉議院。固無如總統何也。其在內閣也。總統之權。尤能影響及於行政。黨內閣會議時。總統可爲主席。且總統不僅與內閣共同行政。並有監督內閣之權。卽於議會。總統亦得監督之。反對之。如憲法所定解散議會之權。停止議會之權。表示政見之權。發還再議之權。皆其明證。但未立總統選用內閣之憲法耳。總之。共和立憲之國。必須與行政部以一種調和衝突之餘地。故總統之權。不宜務爲削減。狂瞽者流。每謂民權自由。與國勢難兩立。然就法國經驗觀之。乃適得其反。蓋無國權。則自由不能存。故國權者。實自由之保障也。著者之言。國權。非言個人專制。及少數暴力種種不法之權力也。國權者。大公無我。不分階級。貧富貴賤。均同享之。且吾法今時情勢。與大革命時相反甚矣。蓋革命時。法人惟欲倒行政部之權力。以其爲全國之公敵也。今法國人。則惟慨歎於行政部之衰弱。以不足障其自由也。其說大行于法。今此草案。于停散議院。不限次數。不求上院同意。又過于法。卽求之英比。意立憲君主。權遠過之矣。

保存中國名蹟古器說

驅車埃及錄士京嶽崕峭于尼羅河邊者非六千年之宮廟耶華表崢嶸壁柱相樞抱以十圍文字畫像完好可驚柱像數丈精妙肖形其他石之盤匝椅桌金之釵釧印貝紙之文書繪畫越世六千年光彩炫爛紛如也夫六千年間埃及之變亂多矣斷礎頽垣其礙地甚矣使在吾國地址則開之以爲街文石則移之以爲用可以資衆而獲利何事留此斷礎殘垣于夕陽殘照中也甚矣埃及人之愚也過希臘雅典之墟登厄及坡利岡而四望崇構傑柱白石嵯峨若者坐四萬人之戲園也若者破波斯之紀功觀也若者祭天八地嫩之大廟也若者議院也若者熊碑也若者封神之廟也若者賞歌伶品物之華表也其他佳石之像精妙文美千百相望與斷礎頽垣縱橫于城市夕陽殘照中其哥林之古墟斯巴達之遺址猶是也夫雅典至今二千餘年其經變亂多矣使在吾國地址則開街以增民居文石則移之以爲壁礎金則融之以爲錢飾紙則燒之以爲炊爨可以資衆

而。獲。利。焉。何。希。臘。人。大。愚。而。不。知。之。登。羅。馬。城。之。七。岡。彌。望。十。里。奧。古。斯。敦。之。遺。殿。尼。羅。之。故。宮。君。士。但。丁。之。遺。宇。第。度。大。哈。練。之。坊。表。斷。礎。頽。垣。縱。橫。于。斜。陽。夕。照。之。中。精。妙。之。像。文。美。之。器。百。千。萬。億。枕。藉。于。荒。烟。蔓。草。間。過。者。流。連。撫。摩。徘徊。而。悼。歎。之。夫。羅。馬。至。今。二。千。年。矣。其。經。變。亂。多。矣。羅。馬。大。都。會。中。尺。土。寸。金。豈。容。斷。垣。頽。礎。之。占。地。十。里。也。使。在。吾。國。地。址。則。開。街。以。增。民。居。文。石。則。移。之。以。爲。壁。礎。金。則。融。之。以。爲。錢。飾。紙。則。燒。之。以。爲。炊。爨。可。以。資。衆。而。獲。利。焉。何。羅。馬。人。大。愚。而。不。知。之。乃。至。印。度。佛。之。講。堂。婆。羅。門。之。塔。廟。蒙。古。帝。沙。之。刊。之。宮。陵。及。夫。印。度。故。王。之。宮。室。器。用。閱。今。數。千。百。年。巋。然。凌。觸。雲。表。乃。至。波。斯。六。紀。時。衣。士。花。間。及。波。士。淡。之。陵。寢。大。亞。罷。土。王。之。故。宮。及。苑。囿。與。壁。瓦。千。年。矣。及。亞。謨。寺。刊。尼。亞。寺。卡。善。之。瑪。善。迭。寺。亞。爹。悲。路。寺。皆。七。八。百。年。崇。峻。華。詭。今。猶。存。也。夫。印。度。波。斯。古。物。至。今。數。千。年。變。亂。多。矣。使。在。吾。國。地。址。則。開。街。以。增。民。居。文。石。則。移。之。以。爲。壁。礎。金。則。融。之。以。爲。錢。飾。紙。則。燒。之。以。爲。炊。爨。可。以。資。衆。而。獲。利。焉。何。印。度。波。斯。人。大。愚。而。不。知。之。

過歐洲英德法奧意諸邦。雖小都邑。皆有博物院焉。收集其鄉邑之古物。前賢之遺器。某功臣名士詩人之片紙隻字。遺衣殘物。以吾所遊。如英華忒達爾文之所居小室。必保存而鄭重之。格蘭斯頓少時學堂讀書之室。黑黝粗闇。租價數倍。昔士卑亞之室。則留爲圖畫矣。其在德國。往古英雄賢達之宮室器物。尤盛。刊士但士之珍呼士克斯之室。獄器物。埃士拿之寶馬丁路德之屋。廬器物。乃若詩人梯缺之故宅。空空無物。亦保存之。措魯壁大學。尙有十三四紀之牆壁板扉。朽舊污敗。有古舊學生之塗鴉惡畫。及俾士麥刀劃之桌。剪剩之鬚髮。莫不存焉。法國于拿破崙窩多盧騷之流遺器物。珍藏極盛。意大利于畫師拉非爾藏樞古宮。與今意大利始王伊曼奴核並列焉。其遺圖游蹤。無在不有記念。其于西班牙也。科侖布紀念尤尊。以四錦衣人。扛其棺。他若某名人所用之筆。所坐之几。所遊之境。一一皆紀念焉。德之暖壁十二紀之室。屋卑汚荒矮。頗類吾國。環其半城。至今保存之。不居不拆也。凡此朽舊霉爛之宮室。殘缺剝委之器物。果何用哉。以言鬧市之地。則尺寸千金。何必存此古舊斷爛之宮室。空佔要衝之地乎。拉飛一畫。價值百萬。其他名人

遺筆動值萬千。以言觀則不美。以言用則無所何事。竭不費之費。以爲此無用之事。乎。彼歐人豈皆大愚耶。乃至彼埃及希臘羅馬印度波斯。不知毀大宮室以開街。築屋售石以移。用豈非皆大愚哉。然而彼歐人保留斷垣遺礎之地。珍重古器舊蹟之遺。甘置無用。甘費不貲。乃至特設有司經紀之特立專會。講求之特撥租稅之公款。日搜求而保存之。

此猶言遠者近徵。日本都邑村社古寺舊廟。莫不珍存古蹟。保藏古物。零縑斷簡。敗器壞瓦。所在皆官保存之。收錢數枚。而看護者帶觀焉。其社寺保存會。隸于內務省。古物保存會。任之士大夫公共保之。其號稱國寶者。特歸國有不許流于外焉。比滅高麗。則已設專館。搜其圖書名器。別爲國寶而保存之矣。今意大利之名畫希臘之古物。亦皆類是。吾購希臘之古尊。疊既購得矣。令之裹封。欲携歸。售者告曰。必告我外務大臣。爲此特留數日。以將開博物院。告待外務大臣之許可。乃得携焉。否則不能購也。

以上所云。猶爲文明國也。乃若墨西哥之陋。其文部猶專設搜輯古物之司。歲撥百萬鉅帑。爲搜剔古物之用。吾遊其古日壇月壇。去京千里。遍地百人。搜求遺器印之圖之墨。

之文。部以總統爹亞士命贈我十冊甚矣。墨之僻陋而文明乃若此也。今埃及希臘之人蓋設有司日以發地占藏爲事。各國多特派博士從事焉。金字塔前之星士人首獸身者長十五丈。首高六丈。昨日發開之中爲大殿。日月石數百。及他異寶存焉。萬國傳電而相驚告。以吾國人見之豈不大可笑哉。

蓋凡物之理多矣。有以有用爲用。亦有以無用爲用者。夫保存英雄賢哲之宮室器物。則必于英雄賢哲之行事講求之。其雄偉超邁之概。其特達英多之象。如戲劇然。感現于目而往來于人心。夫人之性不感不發。不觸不動。故讀書之所得。不如戲劇之所感。蓋其興會淋漓。氣象真切。有以鼓動激發。優游浸漬。感動轉移。人于不自知者也。而後之人感慕往蹟。流連摩挲。車馬之徘徊。詩歌之詠歎。其趣味倍深。而興起倍易。焉豈不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稍有志者。輒作是思。故人材輩興風厲蹕。發則所得多矣。故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若宮成而無戶。則何以出入。衣成而無衽。則何以展行。嗟乎。無用之爲用大矣。故夫立法者。識見周博。不泥于偏曲。不囿于聞見。

而後不敗也難矣哉。

還觀吾國。固以禮義文明自誇爲中國。而鄙人爲夷狄者也。然自長城邦溝外。數百年之建築罕觀焉。遺器大寶。惟周十石鼓耳。九鼎旣沉于泗水。雅樂復毀于契丹。太公。錢。孔子。屢又焚于晉。庫亦罕觀矣。蓋自項羽焚秦阿房之宮。而漢武之築建章而增未央井幹樓。通天臺。高五十丈。金銅仙人掌。尤鉅麗焉。乃皆焚棄矣。曹操銅雀石氏金虎。皆夷毀于北齊。而齊高洋宮室之詭偉。皆爲周武帝所移。毀。南朝梁陳之宮。後主臨春結綺之麗。經隋滅後亦毀之。而隋煬窮奢尤多奇製。其圖書館設機立以金人。踐機則自開闔門戶。而宇文愷之製行城。尤爲奇偉之器。然經亂盡毀。及唐而不見之矣。然周公指南針之用。先行之于羅馬。以爲征滅海國。墨子之飛鳶。遊天三日。偃師之木人。演劇如生。張衡地動儀。圖猶存于日本大學之博物院。葛亮手創之木牛流馬。祖暅之手創之輪船。吾國早已無存矣。如使奇物猶存。則物質機器之學。橫行地球。前民利用者。不在歐洲而在中國矣。試遊生番之室。或鑿石穴居。或團木支柱。其稍進者。則葺茅爲廬。伐木爲屋。衣皮蔽布。獵

狩取魚。斯極厥初。生民之樂事矣。又進而重墻練瓦。披衣鋪席。釜甑爲烹。刀匕爲食。衣以繡綵。坐以床几。斯則各國文明進化者矣。其在吾國。農工商賈衣食是求。負耒執斧。握算持籌。仰事俯畜。飽暖無憂。故觀于其室。惟有用器。而無玩器焉。至學士大夫。則書幃畫室。名書古器。宋磁明漆。商周鼎彝。漢唐金石。縱橫于高齋。合集于斗室矣。此皆清娛之具。玩好之事。非爲米鹽醬醋。布帛絹匹。可食可飽。可衣可暖者也。然米南宮抱畫而欲溺。死。唐太宗挾蘭亭以殉。葬。其他名士。家無擔石。妻子饑寒。然售田典衣。以購古董。若是者。其爲不適于用。至矣。然凡此其人。必風流文采。有聲于時。有聞于後者也。其與大農富商。室中皆爲用器。倉廩堆粟。金錢滿家。何其遠也。歐人則中人以下。農工商賈之家。其廳事皆陳古器。其遊蹤必携遠物。以誇于賓客。以傳于子孫。或捐之公衆焉。其意識不爲用物。是寶茲可怪也。然人道之文野。程度之高下。于此判然矣。吾國宋明以前之宮室。旣絕無留存。六朝唐之器物。遺留尤絕少矣。若周漢以上。更不待言。以吾四萬萬人。倍于歐洲廿國之民數。而古蹟古器。若茲其少也。其欲以感動興起後人之心。增加文美。濬發智巧。抑亦難

矣。然乃以舉國之大無一博物院。即圖書館亦寥寥也。不能比于歐美之一鄉一邑。乃自稱文明。文明其為慚恥孰大焉。

蓋中國古器自周秦至今大厄凡七。小厄不可數焉。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

人。見章懷後漢書注。較今本多一器字。兵者戈戟之屬。器者鼎彝之屬。秦政意在盡天下之銅。必盡括諸器可

知。此一厄也。後漢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此二

厄也。後漢書。隋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

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隋書。周顯德二年九月一日。勅除朝廷法物軍

器官物及鏡。並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衆器物諸色。限五

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五代會要。金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

也。大金國志。宋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

器。得銅二百餘萬斤。此六厄也。靖康北徙。器亦並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宮殿之玩。毀棄

無餘。此七厄也。宋馮子振序揚鉤。增廣鐘鼎篆韻。凡此皆朝廷作賊鄰國為災。破壞文明。不知寶惜。令我恨

絕與揚。璉。僧。伽。何。異。真。慚。見。歐。人。者。也。而。二。千。年。人。民。之。盜。鑄。樵。牧。之。摧。殘。則。不。足。計。矣。吾。遊。荷。蘭。海。濱。有。蛋。民。皆。操。舟。而。業。漁。者。自。彼。十。二。紀。居。至。今。千。餘。人。矣。不。宦。不。士。不。農。不。商。不。婚。于。外。今。猶。衣。古。服。不。入。城。市。其。室。如。船。極。長。而。低。蓋。牽。船。岸。上。住。而。今。仿。其。形。焉。亦。可。謂。至。僻。愚。陋。之。野。人。矣。而。室。中。自。應。事。臥。內。厨。具。用。器。雜。沓。惟。周。四。壁。獨。徧。懸。古。磁。碗。碟。纍。纍。橫。豎。列。家。家。以。數。百。計。皆。數。百。年。物。花。樣。色。相。奇。變。華。妙。溜。潔。無。纖。塵。吾。出。重。賞。欲。購。之。不。售。也。後。託。旅。店。展。轉。求。之。乃。得。十。五。紀。一。碗。以。歸。彼。蛋。戶。漁。世。家。也。而。所。好。尙。寶。存。古。磁。乃。若。此。其。高。逸。也。吾。國。人。真。愧。欲。死。

以吾所見聞粵東近事長壽寺之偉麗築于前明其後園半帆亭之石移自太湖久爲名蹟若此土木雖今以百萬金爲之不可得也乃竟毀之而開街也銅佛大丈餘則鎔之而賣銅也梧州之冰井寺開自有唐梵宇無多而山水清瑟此亦名蹟宜保全者也乃假緣開學無端毀之夫佛教爲一大教雖有盛衰然豈長吏一時愛惡所能毀也突厥卽無道亦不過取他教之廟改奉其教未嘗取而毀之借曰攻異端也則天主之堂巍峩參雲誰

敢過問之。耶。以佛。教。而。毀。之。是。欺。弱。也。吾。國。山。水。佳。趣。多。賴。僧。寺。豈。徒。宗。教。有。關。實。于。風。景。有。補。又。多。古。蹟。足。資。攷。求。英。人。滅。印。度。于。其。教。宗。古。蹟。猶。派。官。吏。發。特。金。以。保。全。之。何。況。吾。國。乎。卽。故。家。舊。物。實。關。一。國。之。美。術。日。本。之。于。日。光。德。川。廟。也。鄭。重。守。之。遊。者。人。一。元。歲。收。數。十。萬。金。益。以。飾。其。公。園。之。臺。榭。花。木。歐。美。人。遊。者。日。夥。乃。築。大。旅。館。于。山。中。益。增。名。勝。矣。日。人。于。一。切。名。勝。古。蹟。雖。至。小。不。足。觀。者。亦。多。爲。影。畫。以。發。明。之。設。爲。鄉。導。以。便。覽。者。于。是。日。人。之。文。明。噴。噴。于。歐。美。人。之。口。其。有。溫。泉。則。大。表。彰。之。點。以。園。林。增。以。旅。館。而。歐。美。人。之。遊。者。日。多。旣。增。文。明。又。添。遊。屐。所。得。金。錢。以。資。國。民。亦。不。少。矣。法。國。于。外。人。遊。巴。黎。者。歲。十。萬。萬。卽。日。本。歲。計。外。人。遊。資。亦。二。三。千。萬。蓋。今。之。新。法。以。飾。名。蹟。盛。遊。歷。亦。爲。國。民。生。計。之。一。道。焉。而。我。有。名。蹟。古。器。乃。不。知。修。美。之。又。從。而。毀。棄。之。何。其。愚。智。相。去。之。遠。也。日。本。于。日。光。德。川。廟。一。貓。之。刻。畫。于。奈。良。春。日。社。一。鳥。之。精。雕。摹。繪。圖。寫。炫。其。美。術。歐。人。之。保。全。古。美。術。尤。甚。矣。以。吾。所。見。十。八。甫。伍。紫。垣。舊。屋。其。子。伍。子。昇。嘗。一。一。與。我。觀。焉。其。屋。深。十。八。層。廣。十。一。座。其。門。窗。欄。檻。屏。榻。刻。花。鳥。人。物。及。方。圓。曲。折。之。形。式。

無一同者。皆以檀楠美木。木亦無一同者。徒指一圓窗。隔告我曰。此費千金。又皆乾嘉間之名工也。吾細視之。精緻見毫髮。飛動若鬼神。若在今日。雖萬金不可得也。全屋皆若是。吾意全中國之宮室。雕刻之精美。未必有能比之者。其後園石山十餘畝。奇秀皆太湖石爲之。乃毀棄之而開街。其伍氏別墅。在河南海幢寺旁。水木清瑟。堂榭華嚴。昔張之洞飲酒于是。歎爲未嘗見者。今亦毀之而開街矣。吾粵百年前千萬之巨富。號潘盧伍葉。其祠室園林。皆精絕冠一時。以吾少年。猶見葉氏之祠。潘氏之園。曰海山仙館。今葉祠改爲十二甫之街。而海山仙館化爲平田。若廣東巡撫署。則平南王尙可喜所築。規模宏敞。將三百年矣。而亦聞以百萬出售。亦有議開街者焉。故以廣東開闢二千年。除光孝寺之鐵塔。布政司署之乾德殿鐵柱。及大鐘樓。五層樓外。無可數焉。若問昌華苑故址。則爲每每原田。不知幾何世矣。回之文。明非比歐人也。吾遊西班牙之迦憐拿大。彼八紀之回王故苑。于今猶在。亭池門徑。一一猶存。千二百年之故物也。指某樓曰。昔某某太子于是也。某樓昔某某公主居處也。某堂昔召見外使處也。某石碑有血跡。曰。昔殺某大臣所染也。卽波

(一)

斯尚存其六紀之宮苑。而埃及印度無論矣。若我中國乎。則沈炯所謂凌雲故基。共原田而騰騰。別風餘址。帶陵阜而茫茫。羈旅勞臣。能不落淚。真可落淚矣。試問至近南京之明故宮。其尚有荒臺遺殿否乎。蓋已滅迹掃塵。一無所有矣。又何慨乎。劉棻之遺宮苑哉。過西湖而訪宋人之宮室園囿。若武林舊事之所鋪排。癸辛雜誌之所詳錄。豈有片瓦遺址之尚存者乎。秦中自古帝王州。益無可問矣。歐人之賊。能愛惜名蹟古器。而吾中國帝王士夫。乃不能保全名蹟古器。豈不大恥哉。吾往遊廬山。問古者九十九寺之遺蹟。則焚餘無幾矣。哀哉。吾中國之人。有殘賊之性。豈徒不如歐人。其愧于波斯印度人遠矣。天命推遷。前朝已矣。帝王之儀。不復再見。而帝者之遺物。尤爲難得。以今之土木。論則燕京之宮殿壇廟園囿。皆金元明初之遺物。皆經五六七百年之風霜矣。宮殿之雕鏤。雖不精。其廣大宏巨。以吾遍遊大地。實萬國之所無。其壇廟。實爲吾國數千年之大典。其苑囿。窈亦冠絕東亞。而爲大地之特色焉。其他彝鼎圖書。網羅三代之珍。收拾漢唐之美。中國之精華。多在內府焉。其歷年久。其財力厚。故也。聞奉天宮殿所藏古磁玉圖書。外人歎羨。康熙

乾隆之磁。得一可爲珍寶者。而每朝以數萬計。此皆吾國之瓌寶。數千年之精華。可以興起後人之志。可以觀感後人之美。可以著耀中國之文明。而發揚光美之。所以異于野蠻者。此也可以招外人之游履。而徘徊感動之。所以爲理財之計者。在此也。法之革命。後今。禮華宮以爲博物院。徽除喇宮。及一切故宮遺苑。皆供國民遊賞。英滅士葛倫。後今其故宮。亦供人遊焉。今吾遺宮殿壇廟。正宜修飾而保護之。以著吾國之文明。以供國人之遊賞。擇一二處以爲博物院。雖未能廣羅大地之奇珍。而先收吾國之圖書寶器。山巔水涯之所出。巖穴邱隴之所藏。故家舊族之所珍。皆可合成此院。以光大之。中國之珍。尤在內府。萬方貢獻。前明遺儲。皆集焉。前所謂中國數千年之精華。在是也。夫一國之圖書寶器。足以啓發國人之聰明。感動國人之志。動懷舊之念。發思古之情。明審美之學。增致精之道。所關至鉅。夫歐美各國。勤勤于博物院。不惜巨費。羅而致之。良爲此也。凡人諷詠遺言。不如親瞻遺器。蓋十年窮鄉之讀書。不及一日之遊博物院。感動尤深也。若圖書寶器之。皆無文物精華之。竭盡在全國。旣枯槁而無色。在人民。尤盲瞽而無知。所

謂水煩則魚鼈不長。土敝則鳥獸不大。童山無木。百虫不生。沙漠渺茫。百草不茁。精華既竭。裘裳去之。氣象枯竭。亦亡國之兆也。乃者永樂大典之古冊。敦煌石室之奇珍。郭守敬渾天之儀器。以及累朝玉璽。歷代寶書。輦歸異域。中國之枯槁至矣。後生之師法少矣。今者所餘。益復無幾。乃聞奉天宮殿之所藏。竟有議售爲國用者。此之不能保全。實與賣國無異。我國人當以公憤而公保之。有售賣者。當視爲公敵。可也。若夫翰林院。國子監。今不知廢棄若何。吳梅村詩曰。學舍有人鋤菜圃。又曰。廢圃誰知博士齋。六堂絃管聽銷沉。極目蕭條淚滿襟。今復見之。五百年文學之舊址。所以興起後人文學之心。所關至鉅。乃聞有工商部交爭之獄。而舉國公卿士夫。無過問者。此非洲野蠻人不屑爲之。而中國爲之。其奇恥大辱。眞普天下萬國所未有也。若爭翰林院諸君。而欲尙爲中國人也。則可以止矣。否則鄙人幾不欲與同爲中國人矣。歐人于數百年之小校。遺瓦敗壁。黝黑朽壤。更珍保之。諸君試遊德之措魯壁。干士但士。又近之遊英倫。惡士佛。檢布列住。諸大學可見也。吾國子監翰林院。起于元明之間。與彼諸校時相同矣。而德英人珍寶之。若此。我乃遺棄。

之若彼。此英德之所以強盛。而吾國之所以危弱也。歐美人于古蹟名勝宮室。非必用之也。但留其空室敗墻之蹟。使人守之。令遊人徘徊焉。躑躅焉。感動焉。興起焉而已。此所謂無用之用也。歐人豈不知毀其室。改其用哉。誠以無用之用。其用更大也。我國人徒知眼前之用。毀棄名蹟。浸假而爲馬廐。浸假而爲糞壤。令後人無可躑躅焉。徘徊焉。感動焉。興起焉。其爲暴殄之禍。豈有過哉。革命以來。各省大變。我耳無聞。吾目無見。各省焚琴煮鶴之風。類于國子監翰林院者。不知凡幾也。其不淪爲馬廐糞壤者。不知得幾何也。吾願吾國人珍重保之。勿爲印度波斯人所笑。以爲甚于非洲野蠻也。竊以爲若翰林院國子監之類者。宜以爲圖書館。廣植花木。修飾亭樹。珍而存之。次之。亦爲公衆遊賞之地。再次之。亦如歐人焉。僅存空屋敗墻。不賣不拆。不改用。不租人。尙特費派人看守之。資以俾後生。鄭躅焉。徘徊焉。感動焉。興起焉。爲無用之用焉。如是。乃爲文明人。而非野蠻人。否則爲野蠻人。宜供文明人之奴隸。宰割而已。

歐美之圖書館博物院有二焉。其珍重之品。有介紹者。乃觀之。其通行品。則聽人人流覽。

之。豈惟京師哉。凡吾國省府縣鎮。皆宜設博物院圖書館。皆宜設保全古蹟古器會都邑人士相與竭力焉。鄭重焉。請求焉。視爲文明野蠻之別焉。以爲後生之感動興起焉。多爲繪畫拓影圖記以彰之。嚴爲守護以保之。設鄉導人以發明之。廣招外人之遊。屐。以使吾之精華。保千百于什一。其亦庶乎其可也。否則碧眼高鼻者。富而好古。日以收吾古物爲事。恐不十數年。而吾精華盡去也。後日若文明大啓。舉國枯槁。無能救也。願吾同胞。勿視爲不急之務。不切之事。而置之也。

此文成久未發。乃頃聞內務部行文各省。收文廟祀田。以爲小學校經費。其發狂妄行。殆野蠻所不爲。暴賊所不屑。而吾政府公然行之。乃如之人。我以爲政府。嗚呼。中國欲不爲洪水猛獸得乎。孔子大聖。尙不能保之。以興起觀感于後士。而區區之古蹟名器。何保之爲。吾之爲此文也。甚矣吾之愚。乃享爰居以鐘鼓。被猿猴以冠裳也。

教説

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

購日本六法全書一冊夜譯而朝布之神禪其高玄冠弟佻其縑後衽衣西食而馬車握手鞠躬免冠而風趨若是者足以治強中國乎則樵夫負販之氓睨而笑之今中國阡危人心惘惘洵政治之變能救之歟意者亦有待于教化耶

且夫禮俗教化者人所以行持云爲者也人道以爲主宰奉以周旋者也何以立身何以行事何以云爲何以交接必有所尊信畏敬者以爲依歸以爲法式此非一日所能致也積之者數千年行之者數萬萬人上自高曾祖父至于其身外自家族鄉邑至于全國習焉而相忘化焉而不知是所謂風俗也風俗善則易歸于善風俗惡則易歸于惡苟不尊奉一教以爲之主則善者安知其爲善而惡者安知其爲惡也故凡國必有所謂國教也國教者久于其習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雖諸教並立皆以勸善懲惡然宜不宜則有別焉故佛教至高妙矣而多出世之言于人道之條理未詳也基督尊

天愛人。養魂。懺惡于歐美。爲盛矣。然中國四萬萬人。能一旦舍祠墓之祭而從之乎。必不能也。然而今中國人也。于自有之教主如孔子者。而又不尊信之。則是絕去教化也。夫雖野蠻亦有其教。則是爲逸居無教之禽獸也。嗚呼。吾四萬萬之同胞。而甘爲無教之禽獸乎。

今以人心之敗壞。風俗之衰。傲。廉。恥。喪。盡。氣。節。靡。蕪。蓋。秦。五。代。之。不。若。實。數。千。年。未。有。之。厲。稍。有。識。者。亦。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國。矣。而。新。學。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維。治。教。之。本。原。以。歐。美。一。日。之。強。也。則。溺。惑。之。以。中。國。今。茲。之。弱。也。則。鄙。夷。之。溺。惑。之。甚。則。于。歐。美。弊。俗。糝。政。歐。人。所。棄。餘。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極。則。雖。中。國。至。德。要。道。數。千。年。所。尊。信。者。蹂。躪。之。惟。恐。少。有。存。也。于。是。有。疑。孔。教。爲。古。舊。不。切。于。今。者。有。以。爲。迂。而。不。可。行。者。吁。何。其。謬。也。夫。倫。行。或。有。與。時。輕。重。之。小。異。道。德。則。豈。有。新。舊。中。外。之。或。殊。哉。而。今。之。新。學。者。竟。鴛。鴦。然。昌。言。曰。方。今。當。以。新。道。德。易。舊。道。德。也。嗟。夫。仁。義。禮。智。忠。信。廉。恥。根。于。天。性。協。于。人。爲。豈。有。新。舊。者。哉。中。庸。之。言。德。曰。聰。明。睿。智。寬。裕。溫。柔。文。理。密。

察○齋○莊○中○正○發○強○剛○毅○而○仁○智○勇○爲○達○德○豈○有○新○舊○者○哉○豈○有○能○去○之○者○哉○歐○美○之○賢○豪○豈○有○離○此○德○者○哉○卽○言○倫○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義○婦○順○朋○友○有○信○豈○如○韓○非○眞○以○孝○忠○信○弟○貞○廉○爲○六○蝨○乎○則○必○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君○不○仁○臣○不○忠○夫○不○義○婦○不○順○朋○友○欺○詐○而○不○信○然○後○爲○人○而○非○蝨○然○後○爲○新○德○而○非○舊○道○乎○則○今○幾○幾○其○近○是○矣○其○有○此○乎○其○家○必○不○能○一○日○和○其○身○必○不○能○一○日○安○其○心○必○不○能○一○日○樂○卽○其○國○必○不○能○久○存○而○垂○垂○以○亡○夫○道○者○人○人○可○行○之○謂○若○此○危○道○豈○可○行○乎○而○可○以○爲○新○道○乎○歐○美○未○之○有○行○鄙○人○未○之○前○聞○也○

推○彼○之○謬○言○新○道○者○蓋○以○共○和○立○國○君○臣○道○息○因○疑○經○義○中○之○尊○君○過○甚○也○疑○爲○專○制○壓○民○之○不○可○行○也○豈○知○先○聖○立○君○臣○之○義○非○專○爲○帝○者○發○也○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僕○僕○臣○隸○隸○臣○皂○皂○臣○輿○輿○臣○臺○由○斯○以○觀○士○對○大○夫○爲○臣○而○對○僕○爲○君○僕○對○士○爲○臣○而○對○隸○爲○君○矣○故○嚴○其○父○母○曰○家○君○尊○家○長○曰○君○此○庶○人○亦○爲○君○之○證○也○故○秦○漢○人○相○謂○爲○君○臣○漢○晉○時○郡○僚○對○郡○將○稱○臣○且○行○君○臣○之○義○焉○而○今○人○與○人○言○尙○尊○

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職

人爲君。自謙爲僕焉。蓋君臣云者。猶一肆一農之有主。伯亞旅云爾。其司事總理之主者。君也。其奔走分司百執事之亞旅臣也。總理待各執事當仁而有禮。各執事待總理當敬。而盡忠。豈非天然至淺之事。義萬國同行之公理者哉。豈惟歐美力行之。其萬國前有千古。後有萬年。豈能違之哉。藉使總理司事之待百執事不仁。而無禮。百執事之待總理。司事不忠。而傲慢。其可行乎。若以是爲道。恐一商肆一工廠一農場之不能立也。自梁武帝禁屬官不得稱臣。改稱下官。于是臣乃專以對於帝者。今若不以君臣爲然。則攻梁武帝。可也以疑孔子則無預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各有名分。其道圓周。故書君。君無道也。書臣。臣之罪也。莒人弑其君庶其。公羊曰。書人以弑者。衆弑也。君無道也。豈止誅臣弑君而已哉。故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之言革命者。實紹述於孔子。若必如宋儒尊君而抑臣。則孔子必以湯武爲篡賊矣。蓋孔子之道。博博如天。並行不背。曲成不遺。乃定執君臣一義。以疑聖。豈不妄哉。孔子於禮設三統於春秋。陳三世於亂世。貶大夫於升平。世斥諸侯於太平。世去天子。故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

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職

也。其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孔子之所志也。但歎未逮其時耳。孔子何所不備。禮記又非僻書也。未讀全經。僅執一說。以疑孔子者。是坐簪井者。而謂天小無日月。不亦僨乎。不學之妄人。無責乎爾。

法國經千年封建壓制之餘。學者乃倡始人道之義。博愛平等自由之說。新學者言共和慕法國者。聞則狂喜之。若以爲中國所無也。揭竿樹幟。以爲新道德焉。以爲可易舊道德焉。夫人道之義固美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釋之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人與仁合。卽謂之道。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中庸又曰。道不遠人。人之遠人。不可以爲道。故以人治人。可而止。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則人道之義。乃吾中庸孟子之淺說。二千年來。吾國負床之孩。貫角之童。皆所共讀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發揮其說。鞭辟其詞。無孔不入。際極天人。是時歐人學說未出。未發。但患國人不力行耳。不患不知也。乃今得人道二字。奉爲舶來之新道德品。而以爲中國所無也。眞所謂家有文軒而賢人之敝也。也。夫中庸孟子孔子之學也。非僻書也。而今妄人不學無知。而欲以舊道德爲新道德也。

人有醉狂者見妻於途驚其美而撲之以爲絕世未見也及歸而醒乃知其爲妻也今之所謂新道德者無乃醉狂乎論語曰仁者愛人汎愛衆韓愈原道猶言博愛之謂仁大學言平天下曰絜矩之道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豈非所謂博愛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論語大學者吾國貫角之童負床之孫所皆共讀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發揮其說鞭辟其義際極人天是時歐人學說未出未發患國人不力行也乃今得博愛平等自由六字奉爲西來初地之祖訣以爲新道德品而以爲中國所無也眞所謂家有錦衣而貧人之敝屣也夫論語大學孔子之學也非僻書也而今妄人不學無知而欲以新道德爲舊道德也貧子早迷於異國遇父收恤撫養之而不知也謬以爲他富人贈以瓔珞也今之妄人不學無知奚以異是也以論語大學中庸之未知未讀而妄攻孔子爲舊道德妄攻中國無新道德之人也妄人也之說也豈足較哉然而竟有惑焉者舉國之人飲狂泉則以不狂爲狂昔爲謬譬之言今爲實事也嗟夫吾四萬萬同胞得無誤飲狂泉乎盍醒乎來

夫孔子者。以人爲道者也。故公羊家以孔子爲與後王共人道之始。蓋人有食味。被服。別
聲。安處之身。而孔子設爲五味。五色。五聲。宮室之道。以處之人。有生我。我生同我。前生並
遊。並事。偕老之身。而孔子設爲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之道。以處之內。有身。有家。外有
國。有天下。孔子設身。家。國。天下之道。以處之。明有天地。山川。禽獸。草木。幽有鬼神。孔子設
爲天地。山川。禽獸。草木。鬼神之道。以處之人。有靈氣。魂。知。死。生。運。命。孔子于明德。壹氣。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無不有道焉。所謂人道也。上非虛空之航船。道下非蛇鼠之穿穴。道孔
子之道。凡爲人者。不能不行之道。故曰。何莫行斯道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凡五
洲萬國。教有異。國有異。而惟爲僧出家者。不行孔子夫婦之一道而已。此外乎。凡圓顛。方
趾。號爲人者。不能出孔子之道外者也。而今之妄人。乃欲攻孔。是猶狂夫射天。斫地。閉目
無視。含血自噴。多見其妄而已。

頃自晚清以來。學官改法。謬不讀經。至于共和。丁祭不祀。乃至天壇。經年曠祭。而有司日
待議院議之。議院者。經半年不成會。五十四案未決議矣。其可待之。俟河之清。禮壞樂崩。

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

久矣。且凡新國未制禮必沿用前王之禮。乃天下之公理也。按葡憲法八十條曰：凡舊行典例如未經議院刪除及與共和政體不礙者一概照行。故爲神不歆爲教皆絕。道揆墮頓。禮俗凌夷。人心敗壞。風俗變革。廉恥掃地。如此而可以爲國乎？故昔之爭富貴利達也。賄賂之無恥。機詐之相謀而已。今乃至以手槍相劫制也。以謾罵相詬辱也。以仇恨相殺戮也。昔之貪官污吏也。擇肥而噬。積以歲月。今則朝不及夕。席捲而逃。昔之士大夫雖無政無學。然或謹守自好。或以詩文金石古董爲娛樂。今則消晝夜于麻雀。合官僚以狎邪耳。不聞道德之經。口不講政治之學。情類乞丐。行同劫盜。惟有歐衣西食。免冠馬車。以爲歐美在茲矣。此復安得謂之國乎？豈非無教爲之乎？故今欲救人心。美風俗。惟有亟定國教而已。欲定國教。惟有尊孔而已。

凡今各國雖信教自由。而必有其國教獨尊焉。波斯以祚樂阿士堆爲國教。立教務院。設教大長。以尊崇而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之自由。突厥以摩訶末爲國教。設教大長。而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自由。暹羅以佛教爲國教。而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自由。俄羅斯則

以希臘教爲國教立教務院設教大長以尊崇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自由希臘布加利
牙羅馬尼亞塞維皆以希臘教爲國教而聽人民信教自由然此猶曰歐東國也西班牙
奧大利之憲法皆以羅馬舊教爲國教雖許信教自由而其君后必爲奉羅馬教之人其
學校皆尊其國教西班牙憲法第十一條特著政府存養國教之義以異于待他教故以
羅馬正教爲國教其教法及教僧政府扶持存養之意大利以羅馬教爲國教尙無信教
自由之條此猶曰羅馬舊教國也丹麥瑞典其憲法皆以波羅特士教之新派爲國教聲
明政府保守之又特別一條其國王閣員必以信新教之人爲之而丹麥于信教自由又
別爲憲法焉瑞典無信教自由之條則其鄭重于國教可知矣那威憲法以路德爲國教
特著耶蘇會徒不得入國則並不許信教自由矣即英德信教至自由矣然其王必信波
羅特士教故英王之卽位加冕大婚必行禮于保羅殿其大學校若倫敦檢布列住惡士
佛學生晨起亦必禮基督焉普國亦然德諸聯邦亦然此猶曰君主國也若共和國智利
之憲法拒絕各教而以羅馬舊教爲其國教是不許信教自由矣阿根廷憲法只保護其

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職

以羅馬爲正教並無信教自由之條甚至瑞士信教自由而有禁耶蘇一部之會不得入國並禁其會員行動于學校及教堂卽美至自由其憲法及學校不限定國教而總統卽位及人民一切誓書必大僧舉基督新約經而嘆之則亦爲國教矣墨與中南美各共和國雖聽信教自由而皆以羅馬教爲國教蓋信教自由者寬大以聽人民之好尙特立國教者獨尊以明民俗之相宜義各有爲不相蒙亦不相累也佛教入于漢晉回教行于隋唐吾爲信教自由行之二千年矣彼德國之爭信教自由也三十年之教爭死人民千八百萬而英法之焚燒新教亦以數十萬計然後爭得信教自由四字故矜爲廣大寫之憲法豈若我行之二千年從容無事乎蓋孔子之道本於無我敷教在寬而聽人之信仰信佛信回各聽人民之志意儒生學士亦多兼信絕無少礙故景教流行始于唐世而明末利馬竇湯若望熊三弼艾儒略遠自意大利來國家旣用以司天士夫亦從其宗教大學士徐光啓郎中李之藻旣爲儒臣亦事耶教其前例矣故信教自由與特尊國教兩不相妨而各自有益正與南美班奧丹瑞英德俄波暹希布羅塞同矣今政府震于信教自由

四字遂魂魄不敢動若受束縛幾若必自棄孔教而後可者非獨奴性不自立亦大愚而不考矣吾國憲法宜用丹班之制以一條爲信教自由以一條立孔教爲國教庶幾人心有歸風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準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也

既定孔教爲國教則尊之宜若何歐美之尊教也備極專隆至以基督配天掃絕百神舍棄祠墓而獨奉一尊甚至於君父之尊親亦廢跪拜而但行跪拜之禮于基督天神蓋所以定一尊而致專一也今吾縱不廢百神奈何偏廢天神乎古今萬國未有不尊天者孔子曰人非天不生又曰天者人之曾祖父也故古禮重郊蓋大報天而主日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治國猶運諸掌也故壇廟之祭天至爲尊敬而歷朝以其祖先配享焉今政改共和國無君主自無王者所自出然而天終不可不祭也祭之則神不可無配也公羊曰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入者無主不止此配享之義所由生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愆期曰文王者孔子也公羊于元年春王正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注謂文王非謚號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蓋人道之教主去野蠻

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

之質進而文之孔子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然則生文王，非孔子而何？天下歸往，謂之王，非以力服人之霸者所能稱也。以文明爲治，故謂之文。故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非謚也。文教也。王主也。昔之所謂文王，即今之所謂教主也。中國數千年，皆歸往孔子而尊爲教主，以文王配上帝，即以教主配上帝也。然則非以孔子配上帝而何也？昔之專制之君主，以其無德無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國民，以神明聖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猶愈乎？故宜復崇天壇，改祈年殿，或太和殿爲明堂，於冬至祭天壇，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義之至也。禮之崇也，無易之者也。今之妄人誤以宗教爲神道，謂孔子不言神，以爲教育哲學，政治家不爲教主，關在別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然則凡在國民，皆可以祀上帝，明矣。其在天壇明堂，則總統率百官行禮，其在地方鄉邑，則各立廟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學宮因文廟之舊，加上帝于中，而以孔子配可也。聽立奉祀生，宣講遺經，民無男女，皆於來復日釋菜而敬禮焉。凡入廟而禮天聖者，必行跪拜禮，以致其極恭盡敬。媚師歐美，以爲廢跪拜耳，不知歐美人之廢他種跪拜，乃專施其敬於天主。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爲也。學歐美而不知其所由，則只有顛倒猖狂，可笑而已。否則留此膝以媚富貴人耶。

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

宅神州之中。綿二千年之邈。履合萬姓億兆之衿。纓咸奉孔子爲國教。誦其遺書。尊之信之。垂爲科舉習之。傳之。然言孔子之道。則若指天而談空。蒼蒼不得其正色。渾渾不得其際。極或割大圓得銳角。以自珍。或遊沙漠迷方向而失道。所號稱巨子元儒。皆不出是矣。夫孔子之道。廣矣博矣。邃矣奧矣。其條理密矣。繁矣。又多不言之教。無聲無臭。宜無得而稱焉。請擇其涯。求其門。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莊子者。得子貢太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莊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傳而在六藝者。鄒魯之士。摛紳先生能言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然則求孔子之道者。于六藝。其可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孟子者。得子思升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言

禹則曰抑洪水言周公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言孔子不舉其他但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于六藝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于春秋之中有魯春秋之史文有齊桓晉文之事有孔子之義惟義乃爲孔子所制作然則求孔子之道于春秋之義其不誤乎董子羣儒首也漢世去孔子不遠用春秋之義以撥亂改制惟董子開之凡漢世學官師之所傳惟公穀董何及劉向之說其不謬乎春秋經多無傳無說凡百十條其遺落不聞者蓋已多矣據今二家口說所存者雖掇拾一于千百微言大義粲然具在浩然閔深雖其指數千不盡可窺然綜其指歸亦庶幾得其門而入焉康有爲乃言曰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乎文明則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神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

時者也。若其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決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劬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于歷朝，君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僞經，改國語爲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僞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義乖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束閣三傳而拘究魯史爲遺經，廢置于學而嗤點春秋爲斷爛朝報，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于是三世之說不誦于人間，太平之種永絕于中國，公理不明，仁術不昌，文明不進，昧昧二千年，替焉惟篤守據亂世之法以治天下，病愈而仍服舊方，兒壯而仍衣襁褓，羣盲相證，以爲此名醫所開之方，不敢不食，父母所遺之服，不敢不衣也。嗚呼！使我大地先開化之中國，五萬萬神明之種，族蒙然爾然耗矣，衰落守舊不進等謂野蠻，豈不哀哉！天未喪斯文，曠予小明，得悟筆削微言，大義于二千載之下，既箸僞經考而別其真贋，又箸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

黻。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撰。始。于。廣。州。之。草。堂。纂。成。于。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遺。稿。畧。存。東。走。日。本。抱。以。從。事。己。亥。之。春。遊。歐。美。不。能。携。焉。存。于。清。議。報。中。九。月。渡。太。平。洋。而。東。歸。二。十。二。日。過。橫。濱。而。清。議。報。火。稿。從。焚。焉。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年。歲。在。庚。子。康。有。爲。避。地。檳。嶼。刺。客。載。途。拳。賊。大。亂。蒙。難。晦。明。幽。居。深。念。喟。然。曰。昔。孔。子。厄。陳。蔡。作。春。秋。今。春。秋。滅。于。僞。左。孔。道。晦。于。中。國。太。平。絕。于。人。望。岌。岌。殆。哉。吾。雖。當。厄。恐。予。身。不。存。先。聖。太。平。之。大。道。不。著。不。揣。孤。陋。再。寫。舊。聞。凡。得。二。十。二。卷。豈。有。所。明。亦。庶。幾。孔。子。太。平。之。仁。術。大。同。之。公。理。不。墜。于。地。中。國。得。奉。以。進。化。大。地。得。增。其。文。明。亦。後。之。君。子。所。不。罪。歟。其。諸。君。子。亦。樂。道。之。耶。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書。成。寫。于。檳。嶼。英。督。署。之。大。庇。閣。

脩茂者立以爲取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膂肥倮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墨子明鬼

按此墨子諸篇皆墨子特創之義卽墨子所改之制也然曰擇務而從事則亦深觀時勢曲有斟酌非持偏論而概施之莊子謂墨子眞天下之好求之天下無有誠哉是言但總諸篇之旨節葬非命非樂非儒皆顯與孔子之學爲敵又其聲名徒衆與孔子相比故述孔子者必力攻之非獨孔子義理之粹亦所謂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臣不私其君則不成爲臣也若韓愈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家交攻非二師之道本然則讐言也雖然退之一文人之雄耳安足資以大道之源流哉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歎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舂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佞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泯墨蜚禽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腓脛無毛相進而已矣
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

夫莊子
天下

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呂氏

春秋
去私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墼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
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

此爲萬民之率史記太史公自序

右墨子改制

管仲鏤篋朱絃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禮記禮器

孔子曰管仲鏤篋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禮記雜記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子中匡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公曰民辦君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東矢上同

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衛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管子小匡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伍卒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

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日蒐振旅秋以田日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選徙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甲兵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狗

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槁試諸木土

並同上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史記貨殖傳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

韓非子外儲

右管子改制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矣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

。(〇六)

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禮記檀弓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禮記禮器

晏平仲祀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

禮記雜記

右晏子改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論語顏淵

原壤夷俟

論語憲問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

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禮記檀弓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憲問

說苑謂以德報怨爲老子說則與孔子並時改制之人也其道不近人情自難行

右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之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列子楊子朱

死相捐與墨子薄葬同楊墨殊途其制間合猶三統之因革也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列子仲尼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臨喪而歌必非孔子之制檀弓載季武子喪曾點倚門而歌案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孔子纔十八歲論語序曾皙在子路後子路少孔子九歲是時曾皙尙未十歲安有倚門而歌事殆後儒僞竄耳若楊朱原壤同出老子望門登木後先一轍後世蒿里薤露此風固有自來歟

右楊子改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枝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與眇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莊子
天下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

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尹文子
大道

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

慎子
威德

世官爲諸子之制可見選舉實爲孔子創制

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尹文子
大道

君專所制開後世君主之風

明君動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慎子
成德

右宋鉞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瞿剪瞿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瞿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瞿剪對曰令舉大木者前呼輿誘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籥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呂氏春
秋淫辭

按惠子爲法而瞿剪以爲不可行此則必非魏之舊法矣

右惠子改制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耜而自宋至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滕文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纒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同上

右許子改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

孟子告子

右白圭改制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譏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右騶子改制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

法者君子不法也

法言
吾子

右公孫龍改制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極嬰共艾畢菲樹履殺赭衣而不純治古

如是

荀子
正論

荀子謂治古不然是象刑之制爲諸子所改定無疑

右鄧析改制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

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

說苑
善說

按朝覲之服本有一定林既衣韋衣而景公以君子小人疑之可知林既所衣之衣必

自爲改制異於常人矣子華子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莊子衣儒服而見楚王戰國諸子

紛紛改制大率如是

右林既改制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史記商君列傳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並同上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史記太史公自序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

韓非子內儲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

(七)

法子定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史記韓非列傳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韓非子內儲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疊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韓非子五蠹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

不議韓非子八經

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皆孔子之大義也。中庸惟天下至誠。惟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元曰大經者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孔子志在春秋以經世。行在孝經以崇本。蓋人道非天不生。非父母不生。三合而後生。本仁于父母而孝弟。本仁于天而仁民愛物。皆人性之次第也。父母兄弟之親。親乃不忍之起原。仁雖同而親親爲大。仁雖普而孝弟爲先。若經營國民。恩及庶物。而忍于家庭。薄于骨肉。則厚薄倒置。不合人理。苟非行詐矯僞。則爲驚外逐世。非真人道也。故苟有忍心。則一切忍之可也。否則不忍之愛心。實發端于骨肉。安有忍于骨肉。而能愛及民物乎。且既忍棄骨肉。亦何必愛民物。故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愛其家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後世矯激之說。及于聖人之道矣。夫堯舜之聖至矣。

孟子言堯舜之道。以爲不外孝弟。可謂直指了當。大孝不遺。永錫爾類。蓋非愛同類。不爲孝也。此言仁之本。當法堯舜之孝弟。至謂人人可爲堯舜。乃孟子特義。令人人自立平等。乃太平大同之義。納人人于太平世者也。孟子之進人道于文明至矣。人豈可復放棄不任哉。蓋任爲人之要義。故孟子頻頻特發明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不忍之心。在親親。孝弟是也。不忍之政。在仁民。井田是也。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旣仁于父母。思錫其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夫失所。納于隍。思所以安樂平均之。

故創爲井田之制。令人人得百畝之地而耕之。五畝之宅而桑之。上可養父母。下可畜妻子。中可以養生送死。田產平均。人人無甚富貧。升平之制也。曲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孟子學孔子。開口卽言仁政之實。告齊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以春秋公羊宣十五年稅畝。何君注述。口說最詳。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一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

(一二)

井田以爲市。故俗語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二母彘。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餘夫。餘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墮塉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廩。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髮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讀。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

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以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愚謂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敗。物爭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出于平而後止。而平之爲法。當重民食爲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以農立國。故造平法。莫先農田。立政莫先于王者。起化莫先于一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爲授受墾易。田中自井。蔥韭廬舍。桑荻菜畜。鷄豕瓜果。蠶織葬喪。凡養生送死。皆取具焉。邑中自里黨學校。樵採緝織。歌和求詩。畜賭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咸備。

(三)

當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尙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于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畧行之。至後魏有口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貞觀之治。號稱甚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旣不封建授田。甚多口分世業者。鄉成于縣。縣成于州。州成于戶部。稽察旣難。奸宄易生。至高宗顯慶之世。口分田卽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繁。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疆。以實空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之地。若新闢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資生學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之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分建之法。但小之耳。終不能外孔子之意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人羣黨。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義。此爲太平之基哉。但據亂世人少。專于農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籍者。亦孔子先農者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爲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卽君公士大夫。而各工夥。卽其民也。人執一業。量

以授俸于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矣。休沐游之。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參于議院。引于宴會。則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矣。備于禮樂。孔子井田封建之制。施之撥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之立憲體。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奧、意、日、荷、葡、比、暹、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

(五二)

政法。以下議院爲與民共之。以國者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孔子之爲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也。堯之師錫衆曰。盤庚之命衆至庭。皆是民權共政之體。孔子創立。而孟子述之。惜後世人君爲老子。韓非。尊君卑臣。刑名法術。督責鉗制。所亂此法不行耳。然酌于君民之間。升平之善制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蓋國之爲國。聚民而成立。天生民而利樂之。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爲民也。但民事衆多。不能人人自爲公共之事。必公舉人任之。所謂君者。代衆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爲衆民之所公舉。卽爲衆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爲主。而君爲客。民爲主。而君爲僕。故民貴而君賤。易明也。衆民所歸。乃舉爲民主。如美法之總統。

然總統得任羣官。羣官得任庶僚。所謂得乎丘民爲天子。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國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孟子已早發明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此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閭戶可也。

春秋要旨分三科。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以爲進化。公羊最明。孟子傳春秋公羊學。故有平世、亂世之義。又能知平世、亂世之道各異。然聖賢處之。各因其時。各有其宜。實無可如何。蓋亂世各親其親。各私其國。只同閉關自守。平世四海兄弟。萬物同體。故宜飢溺爲懷。大概亂世主于別。平世主于同。亂世近于私。平世近于公。亂世近于

塞。平世近于通。此其大別也。孔子豈不欲卽至平世哉。而時有未可。治難躡級也。如父母之待嬰兒。方當保抱携持。不能遽待以成人之禮。如師長之訓童蒙。方用夏楚收威。不能遽待以成學之規。故獨立自由之風。平等自主之義。立憲民主之法。孔子懷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爲亂世發也。以亂世民智未開。必當代君主治之。家長育之。否則團體不固。民生難成。未至平世之時。而遽欲去君主。是爭亂相尋。至國種夷滅而已。猶嬰兒無慈母。則棄擲難以成人。蒙學無嚴師。則遊戲不能成學。故君主之權。綱統之役。男女之別。名分之限。皆爲亂世法而言之。至于平世。則人人平等。有權。人人飢溺救世。豈復有閉門思不出位之防哉。若孔子生當平世。文明大進。民智日開。則不必立綱紀。限名分。必令人人平等。獨立。人人有權自主。人人飢溺救人。去其塞。除其私。放其別。而用通通公三者。所謂易地則皆然。故曰禮時爲大。禮運記孔子發大同小康之義。大同卽平世也。小康卽亂世也。故言父子之義。平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亂世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言夫婦平世則男有分。女有歸。分者有所限。歸

瀛
談

不免焉。後一日自港歸。見海中猶露船桅。出水面數尺也。爲之心膽俱裂。是役知交多有死焉。此則盡備水火之慘。其酷毒尤甚矣。大地一歲中。汽舟而遭難者。尙千百計也。哀哉。如何而能免此酷禍乎。

汽車碰撞之苦

縮天地于一掌。視萬里如咫尺。過都越國。不盈旦夕。長龍蜿蜒。山川飄瞥。造新世界之靈捷第一物者。莫如汽車。然其挾火電之力。颺馳電駛。一往無前。交道相忤。少不及防。卽有相碰之患。全車立碎。人物皆飛。頭臂交加。血肉狼藉。今一歲之以汽車電車碰壞計者。不可量數也。上自聖哲賢豪。帝王卿相。名士畸人。以及匹夫匹婦。幼子童髻。無不以汽車爲行役而託命焉。而災變非常。出于不意。有人事非常之巧。亦卽有人事非常之險。相乘相因。疇則能免。雖異日飛船創起。亦難免飄墮之苦。而今茲之患。則汽車多危焉。咄咄有戒心哉。

疫癘之苦

滿大地多相殺機也。金與水相鑠。水與火相傾。大小相軋。強弱相凌。潔穢相爭。固天理之自然。無可如何哉。疫癘者。積無量之微生物也。橫飛蔽天而來。精微隨吸而入。故人遇之者。苟非壯盛之夫。殆難免焉。故疫癘一起。死亡千萬。白旛靈輿。棺柩相屬于道。哭聲動鄰。則人不自保。親戚相棄。友朋不敢相視。若印度熱地。疫氣尤盛。死亡尤多。竹筴載尸于河邊。積薪而焚之。尸汁穢氣。流入于河。而河干之飲者。浴者。相塞也。夫是以疫之死人愈甚也。夫是以生物之生也。起于穢氣。育于異疹。故房室隘湫。衣服不潔。淖潦交橫。器物堆積。犬雞牛豕。糞便雜沓。死鼠腐蛇。毒虫敗葉。囤屯積久。而蒸氣于上。則微生毒物。緣此化成。闕然而起。頃刻繁育。數逾千億。如蚊虫如軍隊。所過披靡。觸者皆死。若夫富貴之家。高堂廣廈。洞房疏閣。苑囿廣大。花木扶疎。薰香而被服。聖粉而塗垣。則感疫者較少焉。而歐美之都。會市塵輻輳。戶口百萬。然其街衢廣濶。種植樹木。溝渠清疎。不留微穢。房室疎廣。窗牖開通。凡猥穢塵舊腐敗之物。皆棄之不留。灑掃淨潔。故疫氣亦鮮少焉。而印度熱地。貧人市戶。狹室數尺。人氣相積。器物交逼。毒出腐葉。蒸氣成禳。故印度歲患疫。一都邑之間。

而死者萬數。而南洋及亞洲諸國。街渠不淨。穢物成堆。室少人多。隔閉器積。壅此惡氣。釀成癘疫。人只知口之飲食。不知鼻之呼吸。以歲斃其同胞無數者。殆甚于兵燹也。夫兵爭之死人。也。割斫其外。體疫癘之殺人。也。割斫其內。體夫割斫其內者。比割斫其外尤酷矣。而人不知防之。治軍者知行堅壁清野之法。而治疫者不令大眾預知行掃穢清室之方。其愚何可及也。吾觀吾中國之歲患此也。南洋印度亞洲諸國之尤甚也。惻惻哀之。而不能救人之貧。則終無以絕疫之根也。今北京東粵歲遭其災。以爲天行之常也。大地固有之矣。吾久居其地。而亦汲汲危之矣。奈何。

第三章 人道之苦

鰥寡之苦

人爲有知之物。則必惡獨而欲羣。人爲有欲之物。則必好偶而相合。道有陰陽。獸有牡牝。鳥有雌雄。卽花木亦有焉。人有男女之質。乃天之生是使然。人道者。因天道而行之者也。有以發揮舒暢其質則樂。窒塞閉抑其欲則鬱。太古之時。雌雄亂作于前。故聖人順天之

(三四)

道。因人之欲。知其不可已也。故制爲夫婦。以相判合。始之以順天性。令其相權相樂。繼之以成家室。令其相保相愛。其有壯大而無妻無夫者。孤陰獨陽。掩沮憔悴。生人之樂泯矣。且其鰥寡多出于已有妻有夫之後。而中道摧喪者焉。聽離鸞別鷓之音。觀月缺花飛之慘。遺塵在。破鏡開。然仰視雙翔。能無淚下。其鰥者。或伯道無兒。或左芬有女。或兒女成行。而撫育無人。對此蕪孤之呱泣。益思故劍之恩情。則有觸目傷懷。神傷無主者矣。其寡者。或貧無立錫。復多遺債。而上有白髮之孀姑。下有繞膝之幼子。左提右挈。背負手。叫怒索飯而啼門。垢膩不襪而牽衣。以織繡餬口。則執業而不能育兒。以乳哺字男。則失業而不能得食。強豪迫逼日至。則賣女以償。水旱之大疾不時。則捨男遠出。死生執別。永遠。此離床薦無氈。日食以粥。傷心神。結瘦骨。柴支以淚。洗面有病。莫醫。氣結而殞。以手撫兒。此亦人道之至慘。傷者矣。幸或撫兒長成。授室謀業。而私其妻子。不顧母養。視同媪僕。加以曠訶。或賭蕩破家。盡鬻其產。寡母親此。惟有垂涕。有仰縊而自絕。或就傭而遠適者。卽使家有中資。田產足食。而鄉鄰之豪家。欺佔至親之叔伯。凌爭呼父兄。而無人泣良人。而

何訴。或有強姦誘淫。誣姦爭盜。至有投繯入獄。剖腹自明者焉。若夫印度之焚柴殉葬。鎖關不下。燕子樓中之霜。月。秋夜。彌長。廬山陵上之侍人。銀燈不滅。抑女舊俗。苛暴無倫。抑更不必言焉。歐美號稱平等。而人羣宴會。罕及寡妻。子女權遊。賓客雜沓。而寡者別室。寂處。蓋未亡人之生意。亦有索然者焉。吾少多鄉居。而寡婦盈目。秋砧在耳。連夜達旦。人道如此。目擊慘傷。而亂世尊男。以女爲屬。飾爲禮義。崇爲高節。寡婦之苦。無可救焉。吾旣少孤。寡母育我。吾姊逸紅才慧。甫嫁百日。夫卽病亡。吾妹瓊瑤。靜貞好學。生有三子。夫喪中年。以貧自傷。數載遂殞。嗚呼。寡之酷毒。人道所無。蓋天上人間所難者焉。國家無事。家室和平。人喜春臺。世稱休盛。而寡妻怨毒之氣。已上通于天。可得謂之太平盛世哉。

孤獨之苦

物之精神筋力肢體。足以自養者。雖極苦。非苦也。若其精神筋力肢體。皆不能自養。必待于人。以爲養。而所待之人。忽逝矣。無憑矣。茫茫矣。倏倏矣。無以爲生矣。呼訴無聞矣。則其憂傷憔悴。有不能爲生人之勢。則其苦不可言矣。則未有若老而無子。幼而無父者矣。夫

(五)

父子之道。雖本天生。而人道之始。不以母子傳姓。而以父子傳宗。實以男子之強。易于養生故也。故子非父無以長成。父非子無以養老。交相需而爲用。雖不言施報。而實爲施報之至也。且分形之子。傳體之人。天性之親。愛不可解。惟其愛不可解于心。然後可長相託也。人之情。經窮禍患難。則變而相棄矣。亂世之俗。雖有至交。遇難而離解。以其易合。故易離也。惟天紐者難解焉。故父子雖怨。經窮禍患難。而相收也。故交友高言恤。故人之孤。不數載而倦忘矣。至待于諸父諸兄乎。則彼自有父子。何暇恤人之子。卽有仁人提携撫養。視猶己子。則以爲高義矣。夫以爲高義之物。豈人人所能哉。則無所怙者多矣。假而諸父之賢。能恤兄弟之子。諸母出自異姓。其能視爲一體乎。故同一飲食。則人有而已。獨無人齒梁肉。而孤子厭糟糠矣。或且飯後之鐘。抱腹而呼。荷荷者。或且餞餘而丐。殘羹冷炙矣。同一衣服。從麗都而孤子垢敝。襤褸或且袒裼不完。肘見履穿矣。同一執業。羣從竹林。嘯咏精舍。絃誦而孤子灑掃承筐。望學舍而垂涕不能進矣。同一榻舍。羣從高齋。文几厚褥。隱囊。孤子則下室旁舍。破床無被矣。若朞月之生。喪失父母。轉育于人。爲奴爲婢。姓

籍不知。寄生而已。或流轉爲丐。漆身如癩。牛馬其體。僅具人形。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君。亦莫我聞。嗚呼。天地雖大。豈有慘悽若孤子者哉。壽夭難知。亦誰能免。此也。獨者乎。耄老之年。精神已衰。聰明已失。筋力已弛。耳聾目暗。杖而後起。舉動須人。扶持賴子。手足無力。作工不能。營商失利。記性模糊。百事不辦。飲食而已。等于廢疾。誰則恤彼。惟有子者。夕膳晨滄。扶杖潔被。問寒滌穢。搔爬盥洗。起居察其安否。飲食具夫甘旨。子忽云亡。衣食奚具。卽有弟姪。時加體恤。異居殊家。誰克奉事。虱垢滿身。敗絮擁被。大雪無裳。曝背于市。眼昏體枯。有若半死。至于遭病。不時疫癘。罹之無人。問侍無人。扶持喘喘。殘息無藥。無醫。忽而殞絕。閉門不知。若是者。夥哉。夥哉。若其富貴紳之家。不待子養。而恩愛旣結。壽夭無常。中道夭亡。傳後無託。賢如子夏。因以喪明。達若楊彪。猶深舐犢。柳子厚之。祭身後子。然司空曙之詩。一星孤熒。青箱誰寄。遺書何託。宗祀將斬。祠墓無依。其結託愈深。則其纏綿愈摯。其希望愈厚。則其訣別愈難。蓋老年喪子。後望幾絕。其哀從中來。不可斷絕。逐與幼孤喪父者。皆爲人生終天之憾也。何以弭之。

疾病無醫之苦

萬物相靡也。陰陽相攻也。犯于刑律法禁。則人刑之。犯于霧露寒暑風濕五勞七傷。則天刑之。此殆無能免者也。夫蒙疾臥病。不必其彌重也。首重不能舉。神昏不能理。體弱不能起。足軟不能行。手顫不能舉。目昏鼻塞。舌喉焦澀。飲食不進。游觀皆止。失機敗事。患苦無已。若其疽背大發。喉腫交合。喘氣並作。內臟壅毒。食臥不下。呼號苦虐。其百病之類此者。殆不勝數。更或縣月連年。臥床擁氈。大癩癩瘋。異疾纏肩。子孫倦于奉侍。六親斷于當前。貴富不勝其苦。賤貧者尤爲可憐。蓋劇亂之世。醫學不盛。醫法不明。醫者無多。醫具不精。雖重資以延。聘。惟救起之難。靈。若夫貧者糴糠不給。難謀醫藥。室宇卑污。道路不潔。飲食未精。微生物害之。空床呻吟。無力延醫。以此坐斃。不可紀稱。然且深山窮谷。僻壤窮鄉。藥店不及。開醫生遠。難來。百里無醫。以巫代之。禱祠祭祀。書符呪水。病者待之。殆哉。噫。嗚呼。即歐美施醫有院。醫學漸精。蓋無良醫之日。日診視。飲食宮室。衣服什器。道路衛生之未宜。而治病于既發之後。就使立起膏肓。其敗人精力。損人神魂。費人日力。累人親者之舍業。

供養合大地人類算之。其所失敗于冥冥間。巧歷豈能算之哉。若夫野蠻人種。易生難繁。以其衛生之不講。故殤夭之多艱。痿瘠腫黃。避疫卽僵。故澳洲之黑人。昔數百萬者。今僅百萬。夏威夷島。昔數十萬。今僅三萬。散沙維島人。昔數十萬。今亦三萬。巫來由人種。日削不增。然則呼號于雜病之刑。殺戮于衛生之不精。誅殘于巫醫之無靈者。自古及今。嗚呼。大地何可勝算哉。彼獨非人。歟。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于疾病痛苦。纏于當身者。豈非生不遇大同之世。而無衛生之精。醫生日診以善全之耶。蓋大同之世。生人最樂。內無五勞七傷之感。外極飲食宮室什器服用道路之精。而醫學最盛。醫術最明。醫生最多。日視人疾。無自來。苟非天年之自終者。蓋終身不知有病。苦焉。佛之以與生老同驚。憂者。其不知大同世之樂哉。普渡已盡。何所容其超度耶。凡野蠻亂世之病。至是皆無。大同之人。豈復知今劇亂之苦耶。而今惻惻之衆生。同罹疾苦。大聲吟號。側耳如聞。哀哉。何日能拯之。

貧窮之苦

今。普。天。下。人。之。所。焦。思。菜。色。奔。走。營。營。者。豈。非。爲。貧。哉。夫。人。生。而。有。身。育。身。者。有。父。母。身。育。者。有。妻。子。有。身。則。飢。寒。有。衣。食。之。需。有。家。則。俛。仰。有。事。畜。之。任。是。皆。至。切。而。不。可。少。缺。者。也。若。夫。歲。時。佳。日。權。慶。樂。遊。酒。食。饋。贈。親。友。應。酬。是。豈。非。人。情。而。不。能。自。免。者。乎。至。于。喪。葬。之。哀。紀。吉。慶。之。儀。文。祭。祀。之。禮。典。尤。人。道。所。重。無。財。不。足。以。爲。悅。抑。且。事。不。能。舉。比。于。非。人。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雖。子。路。之。賢。不。能。不。痛。矣。夫。衣。食。家。室。之。需。迫。人。至。急。半。日。不。食。卽。受。之。飢。疴。不。完。朔。風。刮。肌。疾。病。惡。苦。臥。床。無。醫。風。雨。怒。號。屋。破。瓦。飛。大。雪。行。道。指。落。膚。皴。夜。寒。無。氈。瑟。縮。捲。衣。父。母。責。罵。垂。首。忍。之。妻。子。哀。號。歎。息。垂。涕。其。凶。喪。飢。饉。甚。且。賣。兒。割。削。恩。愛。任。其。棄。離。豈。不。眷。戀。爲。貧。所。欺。其。或。隻。身。棄。家。渡。海。萬。里。開。山。拓。殖。或。非。或。美。賣。身。爲。奴。聽。主。鞭。笞。驅。若。馬。牛。瘴。毒。纏。權。死。亡。莫。問。呼。天。誰。知。若。夫。寡。妻。失。夫。幼。子。無。父。自。營。無。力。人。莫。我。顧。朝。哭。夜。啼。飢。寒。無。訴。忍。賣。爲。妓。屈。身。爲。奴。嗷。泣。自。傷。謂。天。何。辜。其。有。農。夫。失。收。而。狼。顧。工。人。罷。業。而。家。食。主。吏。追。租。而。銀。鑑。室。人。交。謫。而。遠。適。又。或。商。業。倒。閉。士。子。落。魄。債。臺。高。築。而。莫。避。田。廬。盡。賣。而。無。歸。則。有。踟。躕。天。踏。地。尋。

死自盡者矣。其他貧累傷生者。不可勝數也。蓋生人之數。日繁而無盡。養物之數。有限而無多。以有限之數。供無盡之生。其必不給矣。若新法不日出。則人生之多。卽爲致亂之患。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世以爲天運之固然。不知生齒之繁。養物不足。致之也。故中國二三百年。必一大亂。以生齒已足。故也。夫不足。則爭矣。雖聖人莫之救。若不有以善其救貧之術。而欲致太平。無由也。卽歐美號稱富盛。英國恤貧之費。歲糜千萬鎊。而以工廠商本。皆歸大富。小本者不足營業。故貧者愈貧。試觀東倫敦之貧里。如游地獄。巴黎紐約。芝加高。貧里亦然。菜色襤褸。處于地窖。只爲丐盜小兒。養贍不足。多夭者。聚成大團。風俗愈壞。監獄愈苦。病須醫愈多。英國特立部。歲費千萬鎊。以恤之。終無補也。他日卽機器極精。謀生較易。而貧民終不能免。譏者致比爲人之排洩物。尤爲慘矣。然且人道不文。則爲野蠻。若愈文。則愚苦隨其文而爲增。至故文者。食美八珍。衣珍五采。宮室則麗其楹梁。重其樓閣。器用則繁其鋪設。備其儀文。親友則通其弔賀。致其贈賻。文物日增。需費更巨。于是乎車馬儼從。琴瑟書畫。園林古董。慶賻宴游。妻眷童僕。皆人情之所好。而中人

以上之所欲致者。苟非有之。不齒上列。故財力內實不逮。而門外日以強持。以大不逮之財。而日行勉強支持之事。東搏西撻。憂苦莫當。以吾所聞。粵之富人中落者。紙筒糴米。而坐轎如故。仕官候補者。衣服典盡。而宴客盛張。雖未嘗不強作笑語。呼指僮奴。而追書紛來。債客盈集。內厨不爨。妻子無衣。媪僕將散。而罵其無工。錢大屋暗。鬻而別租小室。田園玩器。急于賤售。而尙無人沽。喪婚賓病。急待舉事。而借貸無得。憂心如焚。頭痛若刺。蓋中家官人之所同病。而共憂焉。雖歐美之文盛。其中人患貧尤甚耳。閭閻撲地。都邑相屬。苟非野人窮于驟致多金。自此之外。雖極巨家豪費。皆是鬱鬱患貧之人。故翹翹車乘。皆是憂生衣服。麗都盡爲貧子。外面甚樂。中情甚苦。如炙如割。且有不願爲人者。彼爲禮俗所驅。遂陷于貧。而自刑。若是疇能解之哉。是故增其文明禮物。而不易其人。道不啻廣設。陷穽網羅。以陷縛之也。彼憂貧。抑塞溥天。皆是不拔其根。不除其源。而欲致太平之樂。豈可得耶。

賤者之苦

爲奴。隸爲婢。媼爲胥。役爲輿。臺奔走。服役伺顏。候色拳跪。鞠躬側身。屏息飢渴。不得自由。勞動不得休。職冒風雪。而跣征窮晝夜。不獲少息者。其賤者之苦耶。睨彼貴主。高堂深廈。華旃細席。踞高座而指揮。擁車馬而辟易。侍者如雲。簇擁排列。顧盼所及。左右悚息。聲咳所逮。唱諾百億。或行爲前驅。或坐爲執役。彼此豈非天生之人乎。胡爲吾賤若此。其貴主之仁者耶。或少恤下。情感恩尚極。叩頭泥首。銘心刻骨。其暴者耶。則一語之誤。一事之失。洩撲交加。罵詈無已。加以刑罰。剝盡廉恥。欲奮飛而不能。惟泱忍而悲已。卽在平人有所白事。官長踞座。立不得與。阿叱。賤詰。惟其戲。詈卽爲辜。官進謁。長上轅門。伺候風塵。執版下。輿立班。鞞拱唱。曙連聲。伺色而動。其或脫屣膝行。卑栗退屈。伏地騎背。跪足結襪。野蠻等級。威嚴尤密。是故志士挂冠。壯夫不屈。以是歎息。趨走鬱鬱。若瓜哇人之長跪。細甸人之屈身。無論矣。凡此者。豈太平世人所識哉。

第五章 人治之苦

刑獄之苦

傷矣。哉。亂世也。人累之太多。天性之未善。國法之太酷。而犯于刑網也。世愈野蠻。刑罰愈慘。吾見法班巫來由人之刑具矣。有剖腹而用鋸者。鋸有自項而腹。又有自腹而項。自背而胸者焉。有以錐自穀道穿至項。有自項至穀道者焉。有屈腰而合縛其手足。而錐其陽者焉。或油布卷而火焚之。有石壓而驢磨者焉。若夫車裂馬分。炮烙湯煎。斷首折腰。凌遲寸磔。挖眼。彘人。猶以爲未足。則有蠍盤焉。九族之株連未足。而波及十族。遭遇暴主酷吏。周鉗來網。備極五毒。蓋亂世之常刑。而賢士多有不免焉。傷矣哉。亂世也。古用苗制。施行肉刑。漢文免之。改爲囚徒。髡鉗鬼薪役作。隋文代之以笞杖流徒。然不幸而入于獄也。桎結身首。鉗鎖手足。便溺迫蒸。臭穢交迫。據地眠坐。伸縮不得。蚊大如牛。蠅虫繞側。衣裳垢而不得浴。飲食穢而或乏。黑暗無光。不見天日。獄吏來臨。淫威恐嚇。求金取賄。非刑迫索。若夫娟娟妙女。可人如玉。聽其偏淫。輪姦相逐。故周勃以太尉之尊。然猶見獄吏而頭搶地。其他受其烙死。蒙其毒藥。施以鞭撻。塞以穢襪。卽幸而不死。而破家毀體。備極慘毒者。非生人所忍言也。此則自古仁人志士。躬受其害者。不可勝數矣。其有幸逢薄罰。或遇

大。赦。身。免。爲。奴。妻。女。爲。樂。戶。粗。兵。武。人。性。橫。情。暴。側。身。謹。事。猶。逢。見。惡。喜。或。賞。殘。羹。怒。則。杖。頻。數。一。語。觸。忤。鞭。死。莫。訴。旣。爲。樂。戶。則。執。弦。捧。卮。廁。身。倡。妓。以。文。信。國。于。忠。肅。之。家。蓋。不。能。免。嗚。呼。悽。慘。豈。能。道。哉。其。或。荷。戈。遣。戍。瘴。地。冰。天。事。長。如。帝。與。死。爲。鄰。室。人。永。絕。相。見。無。期。凡。當。亂。世。之。刑。罰。者。豈。人。道。之。可。言。今。歐。美。升。平。刑。去。纒。首。囚。獄。頗。潔。略。乏。苦。境。然。比。之。大。同。之。世。刑。措。不。用。囚。獄。不。設。何。其。邈。如。天。淵。哉。然。苟。非。太。平。之。世。性。善。之。時。終。無。以。望。刑。措。之。治。也。而。生。人。刑。獄。之。慘。苦。終。無。由。去。也。

苛稅之苦

自有強弱之爭。而強者取諸弱者。或以保護之名而巧取之。或行供億之實而直取之。始于其漁獵耕稼而分其物。繼于關市舟車而征其貨。甚或于人口室屋營業器用飲食而並稅之。其名則或貢或助。其輕則什一。百一。其重則什一。伍一二。然皆取民以爲有國之常經。治世之大義焉。雖有仁聖在位。然旣當亂世。旣有國爭。不能天下爲公。則無有能易其義矣。然人民生丁斯世。旣有仰事俯畜之需。而租稅所需。迫于星火。徵符雜下。胥役

(五五)

紛來。雞豕任其牽割。室屋聽其摧毀。或當水旱疾病。公租不償。男子押迫于牢獄。田園典質于他人。甚或鬻妻以償。賣子相繼。爲人奴婢。分棄夫妻。慘狀難聞。苦情誰救。牽裙揮淚。嗚咽涕零。然且骨肉分離于前。吏徒敲朴于後。故元結以爲官劫過于賊。而孔子以爲苛政猛于虎也。若暴君之肆其臺沼征伐之欲。貪吏妙其剝脂敲髓之能。苛稅濫征。詭名百出。至暴也。自租庸調之爲兩稅。兩稅之爲一條。地丁合征。千乃稅一。而民猶苦之。然釐金雜稅又出焉。沮擾留難。其弊多矣。歐美以列國並立。而賦稅更重。繁苛及于窗戶。瑣碎及于服玩。僮僕車馬。雖云爲國。而以兵爭之故。耗盡民力。以事兵費。一炮之需數十萬。一鐵艦之成動輒千萬。水漲隄高。競持而不知所止。生今之民。維持國力者。莫不苦之。以視大同世之絕無租稅。且領公家之工資。其爲苦樂。何其反哉。

兵役之苦

等是圓顛方趾。皆天民也。及有君國立。而力役生矣。爲一君之私。而築臺築城。違農時。絕生業而役之。此固孔子春秋之所深譏也。今土司大田主之役其私屬。一家之私事。皆役

之。今瓜哇地主猶七日一役其民。殆視爲義所固然焉。野蠻之國。若安南緬甸。巫來由等。其征役尤重矣。孔子憫之。減爲使民不過三日。以爲仁焉。不過去太去甚。食肉而遠庖厨。云爾。猶非公理哉。自王安石行免役之法。實爲千古未有之仁政。而司馬光妄改之。遂至于今。幸而聖祖行一條鞭法。乃令中國得免焉。然邊省之倚勢作威。抑辦夫馬以供行李者。蓋猶未盡解焉。歐洲徇民。奴籍之苦。以供役使。固亘數千年。至近世民智大開。乃甯能脫之耳。然則征役之苦。固大地萬國。數千年生民之不能免者也。若夫應兵點籍。則凡有國之世。視爲義務。如中國三代。固自民兵。而唐宋之制。亦復強選千民。宋人黥刻義勇。固爲無道。唐亦何嘗不然。誦杜甫石壕吏之詩。吏夜捉人。老婦應門。大兒戰死。中兒遠戍。小兒役歿。孤村無人。窮巷慘憺。田園荆棘。狐狸迫人。誰不爲之淚下也。近世萬國競爭。俾士麥改創國民爲兵之義。各國從之。寧聞之美國之人。聞選兵者。家人畏苦。相抱而哭。爺娘妻子走送。哭聲直上雲霄。豈不以無定河邊之骨。猶作深閨夢裏之人耶。遠戍百戰。存歿難知。白骨莫收。招魂望祭。師丹之役。全城皆焚。兵役之苦。有國所共。今德奧人以充兵時

多逃去者。非至大同。曷能救之哉。

第六章 人情之苦

愚蠢之苦

人之能橫六合。經萬劫。證神明。成聖哲者。皆智之力也。故吾自窮極萬理。而後能闢闔今古。宰割萬物。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卽獨得天下特別無限之全權焉。吸大地諸天之精英。而徧飫嚼之。集邃古聖英之神明。而收攝焉。下至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一土一石之形狀。亦足以資博物而考名理。當其新識驟得。踊躍狂喜。亦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勢。皆智之爲也。若愚者乎。旣不能考大地萬物之理。又不能收今古諸聖之華。摘埴自喜。冥行自誇。問七星而不知。數萬國而不識。學問止于論語。而以南華漢書爲僻書。知識限于國土。而以球圓地繞爲奇事。冰人溺于冰海。火雞守于火山。所謂南人不信千。帳北人不信萬。斛船。今中國人之閉處窮鄉者。蓋猶未免哉。若夫不通算數。不識文字之人。十猶有一。各國人民。皆不能免焉。視羣書而無覩。舉文物而無知。凡大地新世治教之良。物理之新。

文學之美。皆嘗無所聞焉。如瞽者不預文章之觀。聾者不預音樂之妙。生同爲人。而所知乃與牛馬等。不得一接其同類。先哲之奧妙。懿偉以沃其魂。靈豈不哀哉。腦根所聞。皆靈婢之餘論。耳目所入。皆村曲之陋風。以爲天地之大。盡在此矣。夫人之聰明睿哲。無所不受。今愚陋若此。是割地自棄。暴殄天與。豈不哀哉。瓜哇之梭羅王。爲荷所隸。而不知也。自以天下莫大也。嘗問人以暹王與彼地孰大。鑽石孰多。豈不可憫哉。知識旣愚。則制作亦蠢。試觀巫來由及烟剪之器物。無不醜惡。其與進化之害莫大焉。且人旣蠢。愚則一人不足一人之用。其勞作甚苦。而逸樂甚少。傷人之生莫甚焉。况腦根熏濁。必少高明廣大之神。勢必嗜利無恥。少禮寡義。留此人種以傳家。則俗不美。以傳種。則種受害。以此愚根流傳不絕。是猶在黑暗地獄也。豈可使流轉于世。宙間乎。夫人獸之異。不爲其形質。只爭其智愚。大同之世。豈容獸種。且愚則必頑。以此而欲致太平大。同。是猶蒸沙而欲成飯也。必不可得矣。

響怨之苦

人之魂夢不寧。神明不安。鬱鬱不樂者。其莫如讐怨哉。人自有身。界則有爭利爭權之事。至于有家。界有國。界而爭利爭權之事愈甚。則相詐欺相奪殺而仇怨興矣。故據亂之世。必崇復仇之義。我父母之仇。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同國。交遊不反。兵甚且九世之讐。猶可復。誠以據亂之法。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臣不私其君。則不成爲臣。故不復讐。則非臣子。忘仇讐。則爲不忠孝。故一人有遇變之慘。卽舉族枕戈。累世發難。切齒腐心。飲恨尋仇。卽貴暴若嬴政。很熱若趙襄。而子房奪于博浪。豫讓隱于橋下。則可令人內熱而死。中毒而亡。況于常人。其可防哉。起居出入。無有安心。蛇影杯弓。動于飲食。則有李林甫。一夜遷二十五之床。曹操以詐睡殺人者矣。雖爲帝王。如俄之霸。然豈能一刻安哉。卽非賀首之仇。而亂世之俗。多忌多爭。多疑多毀。一有不合。怨毒從之。則有造謠謗以交攻。陰彈射而相軋。或有傾險之行。危殆之事。飛文構章。誣陷囹圄。或致流放。以幽憂死。甚且同室起乎戈矛。石交化爲豺虎。蓋怨毒之于人。甚矣哉。雖在大賢。安能免此。今之帝王將相。尤所恐懼。是故操心危。慮患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言身處亂世之難也。

師之大。而富者僅二三十萬磅。惟一希臘人富百萬磅。月用百磅極矣。富人之用。日百餘二百啤亞士打。中人以上。百啤亞士打。貧者每月三百啤亞士打。亦當吾國十餘金矣。大約房租月須廿五啤亞士打。而一室可居數人。以其無床桌如日本。故同居尤易省儉也。每人日食約二啤亞士打。有奇。當吾國七八分銀。亦甚儉過中國矣。蓋稅重民貧。絕無工商故也。故民之貧過吾國。故乞者徧地。污穢狼籍。凡乞者一手摩地。一手加額以爲敬。突食品甚能調味。又能切碎。遠過歐人。法班葡且不及。其他國無論也。其一切肉品。並切粒片。且先下味。極類中國。其作飯必用鷄。或牛羊雜揉之。此則青出于藍矣。蓋突厥本出于中國北方。而得中國之調味也。吾嘗就食于士擔浦之酒館。及突人貴家。皆然。以國弱故。歐人不稱之。惟食品亦只四五味而已。突人皆不飲酒。以其教禁之故。惟所製果汁甜水甚佳。以大玻璃儲之。聽人買飲。突人舉國皆食稻米飯。烹飪皆如中國。惟飯必加醬味。或肉粒。而架釐亦多。小飯館煮大鑊飯。旁置架釐肉汁肉粒一大盤。聽貧人作工者就食焉。其燒牛羊鷄鴨懸店中。香味皆似吾國。點心麵食亦可口。蓋皆于吾國爲近。而日本

自燒魚外無一能比之也。

突之樂琵琶廿三絃。以四人爲樂隊。有二薄鼓。式似西班牙。相與唱和。其聲嘈嘈。然尙無印度瓜哇緬甸之哀澀。當未爲亡國之聲也。然而亂矣。

突人宮室甚高大壯偉。多四五層者。皆多室而廣堂。又能飾花于上穹。惟壁與地無飾耳。其門與窗同式。惟窗則下截有闌耳。門窗稍多。惟突人居者皆閉。蓋不令婦女視外也。其屋制每間必門窗三列。而中作一凸廊臨外。一律同之。又髹同一色。其無味正與中國同。若其宏大。則近西班牙。大約歐北未興時。班與突印之民居。爲萬國最偉大者矣。吾國對之則大愧。惟多板屋。此則不如班印矣。

突人尊男抑女。其行亦夫先而妻隨。故其別最嚴。女子出。必以黑紗蔽面。長衣革履。人不能見。其始起于避暴客之侵掠。後則爲禮服。女衣多絲。且麗甚潔。卽丐人亦整潔。無一敝服垢面者。此勝吾國遠甚。然皆步行。甚少乘馬車者。其居也。羣坐室中。女子非父兄至親。不得見而坐談。旣嫁後。歲僅一出省親歸室。然數百年少正行婚禮者。其日霞連女者。卽

自由女也。不得以金購之。惟婢僕可購。其婚祭之禮。亦多有與吾國同者。亞刺伯行族制。亦與我類。蓋摩訶末之教然也。但抑女子則過于吾國耳。今貴族亦有行歐俗與人見者。別設女門以迎客也。觀于古文明國。如印度埃及波斯突厥。皆抑女如囚。男女同爲天生人類。豈可如此。吾國不如歐人之縱肆。而比之諸古國者。又最爲寬大矣。吾嘗極意考此四國之禮俗。與其立教之本意。及與吾國有略同之原因。詳于別篇。惟男女之別。多妻之制。以明父子而傳宗姓。以繁生也。故中國人類最繁。而埃及古種幾絕。今與波斯人民不過千萬。突厥亦不過三千萬。略當吾一省人民之數。此則不可解也。

突人多妻。今王之妃嬪十八人。昔者有八百人。今多改制矣。民間正妻得立四人。妾倍之。共多者八人。或十人。突女無爲娼者。有之。皆歐人。突俗亦少奸案。適與歐美反。蓋禁制極嚴所致也。其女頗秀美。色黃白。亦有紅者。其人色殆過吾江浙人。惟男子身體頗大。然多連眉。顴額望之甚惡。如甚憂者。此爲萬國所獨。波斯與同教。然貌豐而開爽迥異。竊意以兵立國久。壓其民。又終日執業愁苦。無一樂事。其道太毅。傳種至久。習而成貌。或謂吾國

人宮室器物人貌皆有怒氣令人不和樂此亦吾國人所宜鑒耶突人足趺極厚大蓋其教洗足膜拜久而傳種成形故一切慎其所習也

突之浴室乃爲最勝者文石噴泉周浹堂戶式如明堂五室九個人擇一焉冷熱水各有池各有管次第洗濯皆有隸人供浴且按摩焉

堂中有大石版蒸臥出汗則投大池中或用小窰閉門臥而下蒸之今歐美浴室有突厥浴式卽取法于是蓋突地頗熱故好浴而立此法惟羅馬古時浴室極麗觀邦啤沉城處可考計必突人兼採羅馬法而爲之也然摩訶末教尙潔故浴風盛而浴室亦精凡國俗能創一事爲天下所效者其文明必有自來無無因而能驟致者也今突人之窮鄉小邑浴室亦大而精蓋民俗所傳好其民俗未有者則雖極有用之要品亦未遑及焉蓋識蔽于近誠不能強也

突厥古專制之國也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廿九日忽下詔復行立憲法定于西十月十四日卽開國會吾以詔開立憲之日適到君士但丁那部京自車中船中已聞閱報者懽呼

聲。至京則半月之旗蔽道。飲酒擊鼓。聯隊歌舞。懽呼萬歲者旬日。晝夜不絕。凡道路公園公館公地之中皆是也。可謂極權幸之至矣。立憲之事三日而成。國會之開三日而舉。自大地萬國無如是之速且易者。天下咸怪之。蓋立憲之制。突人于光緒四年與俄戰敗後。賢相阿士文曾行之。今蘇丹立而深惡之。逐阿士文而廢憲法。壓制其民益甚。有好言變法者。逐之。通歐人者禁之。其與憲法民權最爲反對。亦無人敢言。三十年來。人民望維新而蘇丹守舊惡新至極。渺渺沉沉。斷無立憲之妄想。何況國會之實事也。乃民譟三日而立憲卽定。天下莫不大奇之。道人皆言是時有小校呢詩賓。第八級武爵者。先聯亞呂班年州十邑兵三千人。登山而盟誓請立憲。突主怒。派衛兵八千人討之。則此八千人同時兵變。皆電奏曰。呢詩賓非叛也。不過請王行立憲。開國會。臣等與有同心。不敢奉命。請王卽行立憲。開國會。突主大怒。次日卽調衛兵二萬往討。皆電奏如前。衛兵所爲。突主大驚異之。已而衛兵二萬人同時電奏請行立憲。開國會。又遣亞喇伯之馬亞多呢兵二十萬征之。此突之最精兵也。突主所倚。皆同時電奏行立憲。開國會。突主乃徬徨大恐。召諸大將

而問其故。皆叩頭曰。萬國皆行立憲。惟突厥立而後廢。故民積怒。今者全國兵心盡變。臣等不知死所。臣等無術。惟陛下鑒于法路易十六。英渣理第一之禍。決自聖心。突主無語。又召諸大臣而問之。皆叩頭對如諸大將言。突主無語。召諸宦官。首領問之。皆恐懼叩頭對如大臣言。突主無語。歸內召諸妃嬪。問之。皆叩頭對如宦官言。且與宦官同更泣奏曰。望陛下立決。否則臣妾等皆從死。地下望陛下哀之。突主無語。垂涕。乃援筆自作詔書。宣立國會。未曉而召政府諸大臣。而示之曰。吾已決行立憲。開國會。可卽頒發。以大慰吾民。諸大臣皆叩頭。懽呼萬歲。及詔下。且赦呢詩賓。舉國懽呼萬歲。聲振天地。而突厥蘇丹鴨都哈密第二之係。與第八級小枝呢詩賓之係。交隴半月。雙旗印萬億紙。家家畫放翁而繪平原矣。

呢詩賓年三十三歲。貌魁傑。遂爲一國英雄。所在演說。人人想望如神明。有三益啤者。名吾。故外部大臣之子。其姨爲妃。世襲父之啤。而姓三益者也。新黨之豪富。慕吾而宴于其第。園林大里許。樓閣草樹華妙。皆歐式。識呢詩賓焉。吾欲介紹一見之。三

益啤曰。此非呢詩賓之功也。乃吾全少年黨人爲之也。吾黨自阿士文罷逐後。累見逋逮。乃散于歐北各國。或著書撰報。以警國人。國人日明于專勢。從吾黨者日益衆。近則大臣大將。多歸吾黨。咸以蘇丹壓制君權過重。非立憲開國會不能振救。而兵力無自起也。乃令黨人徧結兵官。而非散金不能也。乃各毀家。醵資得四十萬磅。乃以陰結各兵官。內監。且及大臣。官如衛將軍。某實陰主其事。而令其心腹。校呢詩賓。先登。乃徧電全國。同時並舉。蘇丹震懾。立憲竟成。乃吾全黨人三十年經營。閱歷苦心。破家而得之。呢詩賓姑使爲先鋒者。黨人之貴族富豪。不便出名耳。非其功也。吾乃恍然。旣美其黨人之苦心。歷久。然其成功之故。不可言。乃亦如陳平之散四萬斤金。且買閼氏也。甚矣亂世之事也。然吾國人及吾黨。力爭立憲。而日望之。而無術。乃愧于突人矣。

阿士文罷相。久游諸國。死矣。而黨人日盛。王故有黨曰士拜。今散矣。旣立憲矣。蘇丹乃徧民望而赦罪囚。寬警察。凡所以得民心者。無不爲。論者稱蘇丹之智。而譏其不早自爲之。而待民變之迫也。雖然。猶知補救者也。旣立憲。開黨禁。新黨人皆自外歸。蘇丹又因民望。

逐故相而立新黨之徒巴沙爲相。既才且勇。除舊政百餘條。越日革放貪污吏二百餘人于外國。前大臣盡逐。吾往希臘船有三人。卽逐而携家去者。當放諸舊黨貪吏時。人民聚埔頭而觀之。警官引隊。貪舊吏大爲民所呵罵。有剃髮而遁者。報紙日日傳報新政。二百條除苛解擾。民心大悅。日日懽呼萬歲不絕。猶解倒懸。蓋久壓于苛政者。有如是夫。然其不審國俗之宜而妄變者。蓋亦多焉。此所以召舊黨之反攻也。

戊申六月廿九日到君士但丁那部適逢突主詔許立憲國民懽呼十日述事感賦

百夫。搥鼓。吹笛。悲。千夫。塞巷。擁馬。嘶。萬戶。舞。破。半。月。旂。傾。城。士。女。酣。歌。嬉。大。呼。萬。歲。祝。主。驚。公。圍。燈。火。不。掩。扉。擁。觀。演。說。百。千。圍。鼓。掌。拍。破。筵。鼓。微。烟。火。射。爭。星。月。輝。釋。囚。破。獄。會。逢。稀。十。日。大。酺。何。淋。漓。蘇。丹。親。巡。盛。饗。儀。金。幢。羽。葆。校。仗。非。折。檻。闈。宮。民。縱。娛。警。卒。立。仗。不。敢。讓。國。民。懽。舞。千。載。期。舉。國。若。狂。問。何。爲。詔。行。立。憲。蘇。丹。慈。佑。大。國。事。起。幾。時。諸。歐。鐵。血。百。年。飛。法。國。兆。人。血。肉。糜。今。茲。三。日。功。成。奇。何。能。捷。疾。有。若。斯。少。校。呢。詩。賓。致。茲。兵。諫。雖。譎。實。得。機。校。兵。三。千。登。山。如。飛。大。呼。立。憲。蘇。丹。怒。之。重。兵。來。勦。如。熊。如。羆。八。千。兵。變。立。

憲。同。期。蘇。丹。益。怒。盡。發。衛。師。桓。桓。三。萬。于。京。未。離。全。國。兵。變。電。請。同。時。蘇。丹。大。恐。召。問。軍。諮。言。舍。立。憲。無。術。可。施。更。問。羣。臣。奏。對。同。詞。退。訊。宦。官。且。質。宮。妃。咸。跪。啼。泣。死。無。所。之。君。臣。并。命。法。事。可。喻。蘇。丹。無。言。悚。懼。涕。洟。一。昔。不。寐。親。草。制。書。立。憲。復。行。國。會。卽。咨。國。民。大。悅。懽。懽。無。適。側。聞。呢。詩。賓。遣。自。大。將。軍。將。軍。心。已。附。新。黨。新。黨。創。從。故。相。阿。士。文。一。自。卅。年。憲。法。廢。分。走。列。國。鼓。國。民。卅。年。功。未。成。壓。制。乃。益。聞。貴。戚。大。僚。憂。瓜。分。咸。紆。心。腹。助。黨。人。毀。家。紆。難。同。勤。勤。四。十。萬。磅。旋。乾。坤。下。通。兵。校。同。時。變。上。賄。貴。官。及。宮。嬪。內。外。交。通。皆。同。意。乃。以。兵。諫。脅。主。君。吁。嗟。亂。世。金。用。事。立。憲。乃。用。賄。奏。勦。吁。嗟。亂。世。散。金。關。列。國。吾。國。久。鑿。頌。錢。神。

突今憲法。悉同三十年舊憲。乃茂乞 Mahat Pacha 總集而定之者。頗收集各國之良法而行之。故今復舊。不俟多議。卽于西十月開國會。在吾行後三月。距詔行立憲三月耳。吾于舟中遇突議員。言突各州郡民智未開。選舉法又草率未善。暴民力爭。黨人自私。作弊百端。舉議員多豪強。暴夫無政治學。只有囂譁。恐突之亂未艾云。

阿士文黨人。多游學于法。歸國標自由之義。以熏其國人。初只在君士但丁那部耳。突主惡其亂。而放之于小亞細亞。警官拘逐。苛辱甚酷。阿士文黨人益怨怒。乃以其自由之義。怨毒等制之說。大扇于小亞細亞中。先是小亞細亞人。久在壓制政體中。民皆忘之。至是咸爲青年黨所浸潤。皆憤然起。而惡專制。漸推及全國各州郡矣。漸而回教徒。耶教徒。突厥人。亞馬尼亞人。皆思自由。而排帝政焉。喀司他摹尼之民。占電局而電突主。請廢新稅。詔長吏。突主知軍隊與諸教徒通。不敢懲之。于是益爾絕摸效之。突主非徒不敢懲。且再三許其更長吏。其第三次命吏派兵四大隊護之入境。終爲人民拒不得入。乃引還。反得利士得人。毆長吏大傷而去。突主不敢罰其民。來平孫忒。及茄爾別克爾。與二十州縣同效之。以軍隊加入。突主皆不敢懲。于是突民輕突主之無能爲也。益肆無所憚。阿那忒利耶之維新黨人。將請求憲法之檄文。加以歌詞。上于政府。雖間有逮。然各地反抗迭起。軍隊官吏加入日多。皆視突主爲不足畏。蓋威久泄。而令不行。非一日矣。加一年之中。新增報紙十六種。皆以攻專制。倡自由爲事。其文自突語外。或阿拉伯語。希臘語。或亞馬班

尼文。徧布于全國。各種人心。中故一發而若破。江。瀉。河。洪。水。滔。天。大。火。燎。原。莫。之。能。禦。也。雖。然。突。之。人。民。太。愚。不。識。立。憲。之。義。以。爲。立。憲。則。猖。狂。自。由。無。不。可。爲。無。論。何。政。俗。皆。曰。今。行。立。憲。即。改。矣。夫。政。體。至。無。定。而。民。權。至。無。窮。嘗。新。變。法。之。始。君。主。甫。以。其。權。予。民。已。爲。甚。難。矣。而。民。之。所。具。望。無。盡。君。必。不。能。遂。其。求。則。上。下。必。不。能。洽。者。勢。也。一。有。不。可。民。即。憤。怨。至。于。是。時。一。切。開。放。之。矣。如。再。壓。制。則。民。怒。大。盛。若。其。聽。之。則。積。憤。怨。而。責。望。愈。深。君。終。不。能。如。其。願。則。更。怨。憤。而。大。亂。起。矣。或。君。主。閉。議。院。逐。議。員。而。詭。變。或。民。聚。亂。兵。而。爲。難。輦。轂。之。下。弄。兵。肘。腋。何。求。不。得。何。事。不。行。何。波。斯。之。近。事。而。已。然。矣。故。突。雖。立。憲。亂。未。定。也。昔。人。譏。俄。主。亞。力。山。大。決。隄。而。自。浸。今。突。人。未。可。知。也。歐。土。各。國。皆。有。戒。心。焉。歐。東。亞。西。俄。波。各。國。皆。採。法。國。語。文。學。校。讀。法。國。書。著。爲。通。行。之。正。矣。久。壓。于。專。制。先。發。難。之。士。皆。發。憤。之。人。莫。不。以。法。革。命。爲。師。法。而。導。其。國。人。故。一。切。師。法。國。欲。鼓。其。國。人。之。雄。心。也。故。游。突。厥。俄。羅。斯。波。斯。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布。加。利。牙。塞。維。亞。皆。學。法。文。乃。能。游。之。法。之。傾。動。力。亦。大。矣。然。凡。物。偏。重。則。有。害。過。激。則。生。變。既。以。法。文。法。書。立。學。官。全。國。人。

民。日。浸。淫。于。法。革。命。之。說。深。入。其。心。而。上。之。行。政。必。不。如。其。所。願。則。安。得。不。起。而。圖。亂。波。俄。之。已。事。可。鑒。也。則。突。安。得。而。獨。安。乎。恐。法。革。命。之。事。不。遠。也。或。曰。突。今。請。立。憲。者。皆。出。于。兵。官。兵。官。非。學。者。也。兵。官。不。亂。夫。誰。與。亂。故。突。可。不。亂。其。然。歟。然。兵。官。亦。有。不。盡。從。新。黨。者。則。後。爭。未。艾。矣。非。吾。旅。人。所。能。深。識。而。預。斷。也。惟。突。新。黨。人。必。亂。突。而。非。強。突。者。以。所。學。專。在。破。壞。徒。矜。意。氣。非。能。建。設。故。也。

突。制。憲。法。之。本。出。自。其。教。可。蘭。經。所。有。法。律。皆。原。於。此。經。而。制。定。者。猶。吾。國。憲。法。必。本。於。六。經。矣。

凡。立。法。行。政。由。蘇。丹。親。裁。而。立。大。僧。正。與。大。法。官。副。也。大。僧。正。管。教。大。法。官。管。律。凡。立。法。設。教。必。先。議。于。大。僧。正。大。法。官。待。其。諾。而。後。歸。蘇。丹。裁。可。焉。

專。門。學。校。教。亞。拉。伯。語。波。斯。語。而。注。重。可。蘭。經。哲。學。論。理。學。而。倫。理。修。身。神。學。及。法。律。歷。史。地。理。前。列。科。其。大。旨。主。于。政。教。一。致。故。僧。官。法。吏。教。師。之。權。甚。重。其。關。係。甚。密。突。立。國。之。固。以。此。其。難。變。亦。以。此。

今其政治亦甚公。凡霞連男女與婢僕皆有平等權。共享公福。受公共保護矣。

今突教大者有二。回教徒千六百萬。耶教徒有五百萬人。

摩訶末教徒之信仰最堅。其所信之術。謂爲善者可爲神。如平生爲善事者。死後必歸天國。其爲教爭而死。死後必歸天國。而受無量之福。故人死。不哭。男子不省墓。墟墓之間。只見老弱婦人。徘徊躑躅。以祈冥福而已。突人數百年。之以兵力橫絕歐亞者。恃此術也。其道亦妙異矣。雖非中庸。然當國爭時。未可遽非也。

摩訶末非徒尙義。亦尙仁而貴施。道上皆設施水塲。以惠貧者。其教好潔。故有飲水之遊。故其人尙水而飲水。在亞洲壘邊。有五大空水。在歐洲壘邊。有蘇丹水。栗水。滴水。所謂蘇丹水者。官中用。故名。四水皆出自巖隙。而流入清溪。有名銀水者。在皇宮殿。出自山下。貴族不用酒而用水。民間到處設水店賣水焉。

突摩訶末教。教內亦分多派。嘗觀其爹維士派。大舞誦式。重木樓如明堂式。先棲多僧樓上。數僧吹笛擊鼓。奏絃樓下。方壇周以木闌。外以待觀者。內以行禮。中央八十之老。或

立或坐或拜。閉目合掌。口喃喃誦。羣僧從之。已而繞堂步行三周。羣僧亦從之。立坐拜繞。四者相間。爲節而繞終之。繞既畢。則只老僧中立。一僧先向老僧揖。以首俛嗅老僧身。則翻身而舞。後僧到者。與前僧一揖一背。乃翻身舞。餘皆同。其舞閉目舉手。向上回旋。其身皆衣白長裙。隨風飄散。舞至一二時之久。老者倦困。壯者亦苦。所見十餘僧。只一少僧。能不倦耳。凡息三次。而後舞。行禮皆如前。亦絕異之觀矣。意蓋主教者也。

又觀一別派。重木樓上。先棧多人。亦爲方壇如前。而于室與設神位。而拜誦。多人跪距丈餘。拜誦時。拜時起時。就神前。頗有節奏。誦時或搖身無數。則可異也。此則人人可就席拜誦。但僧能詣神位前耳。

君士但丁那堡枕黑海地中海之中間。爲波士獲拉士之海峽。此地古爲大平原。因地震而裂。遂成海峽。而勝妙冠大地。峻長十四英里。廣二英里。最狹處僅百餘丈也。大地之裂。所關最大。吾謂憲法之成。由英都華海峽之與法地裂共和之成。由甘渣甲美洲與亞洲裂也。

執
林

廣藝舟雙楫序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鑿其精。冥際其形。爲之也不劬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惛惛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絀於時。握髮懇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於房。小技鳴於堂。高義伏於牀。巧變顯於鄉。標枝高則墮。風累石危則墜。牆東海之鼈。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釣於塘。汝負畏壘之材。取桀杙。取櫛櫨。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於窮。固宜哉。且汝爲人太多。而爲已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闕於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蠅螟之巢。蚊睫。蠅螟之睫。又有巢者。視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傳絲焉。三尺之畫。七日遊。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巒。晦深。宵曲。蟻蝶。如生。蛙蟻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煙立。魚龍波譎。出日沒月。方丈之室。有百千億獅子。廣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遊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豐實禮樂。繡黻草木。龍鬱。汝神禮。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驚哉。盍黔汝志。勸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沈山。

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藥。既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甚安焉。蘇援一技而入。微者無所往。而不進於道也。於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掃。攤碑攜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鈎午是富。發先識之覆疑。寔後生之宣奧。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莫也。

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瓠之揚之。今則孳之行之。凡爲二十七篇。論書絕句弟二十七

永惟作始於戊子之臘。實購碑於宣武城南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僵石。證我古墨焉。歸歟於己丑之臘。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長松敗柳。侍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書訖。光緒十五年也。述書者。西樵山人康有爲也。

詩

來日大難 五解 香山爲淺易之語欲人人可解焉

其一 憂庫蒙也

來日大難策馬登山陟長城而望渤海迴環天穹低野沙飛草乾黑雲亂飛蔽空漫漫似
聞鼓聲庫倫南干吾鼓聲不起吁嗟萬里之塞垣蹈藉戈壁空思天山夜夢燕晉秦隴之
郊俄馬入關

其二 憂西藏也

來日大難瞻我西天拉薩金瓦寺佛雨黯然我吏我徒血膏磨邏川隻輪不返陣雲莽邊
易樹三獅幟徧藏翩翩嗟我舊藩王會百年片馬茫茫蒙自連連載危載懼西望川滇

其三 憂瓜分也

來日大難恐爲波蘭利益均沾載在約言俄既吞蒙英取藏焉三遼何有東封肆邊德窺
齊魯法問桂滇意奧與美豈不分一轡我萬里之中華從此瓜分我五千年之中華從此

沉○淪○哀○我○四○萬○萬○華○胄○兮○危○涕○而○心○酸○

其四 憂割據也

來○日○大○難○出○國○門○而○南○行○割○據○縱○橫○聯○省○自○立○各○控○函○關○武○騎○奔○頭○競○騁○齊○秦○喜○怒○生○殺○
徧○樹○私○人○頡○頏○作○氣○勢○旅○距○中○原○政○府○不○敢○令○令○則○拒○還○魚○爛○瓦○解○豆○剖○瓜○分○恐○爲○印○度○
之○分○國○兮○哀○我○生○民○

其五 哀民生也

來○日○大○難○哀○民○多○艱○有○田○不○耕○罷○蠶○織○而○寒○有○塘○不○畜○魚○有○屋○毀○瓦○而○拆○墁○富○者○走○盡○老○
弱○守○關○工○商○無○業○待○死○而○盤○桓○問○何○以○故○曰○大○黨○爲○官○入○黨○可○橫○行○奪○劫○虜○殺○過○諸○蠻○勞○
苦○作○業○徒○供○強○梁○之○饗○殮○薄○言○往○愬○鎗○斃○辛○酸○窮○無○所○呼○仰○天○不○敢○訴○冤○若○再○彌○年○死○人○
可○二○萬○萬○誰○實○致○禍○哀○哉○永○歎○萬○國○人○皆○得○營○生○兮○吾○人○罷○業○祈○死○無○後○艱○哀○我○生○民○涕○
下○泅○瀾○

與伍憲子觀神戶雌雄瀑還浴諏訪山溫泉夜飲酒樓送憲子遊加拿大聯句

曾閱彙格姊妹島。今觀神戶陸。雄瀧更橫絕。東西兩大海。憲彙格。瀑勢吞湖江。大瀑不見。
小亦妙。更清冷。激瀉我心降。楓葉秋山簫。撼冷憲磴道。盤曲折。屐雙白石齒。齒瀝飛雪更。
浪花擊。擗散石。澗澗考居。高。下。大氣傾瀉穿浮杠。憲山月照空海。風蕩寒雲隱。隱聽。
雷。撞巖林深。悶洞雲。閉水亭。對坐忘身世。更汝身本來清淨身。乃投濁流爲誰計。憲未忘。
蒼生國民患。烈蓄終爲出。山勢更諷訪山下。導溫泉。萬家燈火海雲霽。憲滿腔熱血。澆洗。
難入無垢地。亦何啻。更獨隣世濁。忍獨清天下。滔滔痛長逝。憲菊花正美。魚羹滑醉上酒。
樓。且聯袂。更燒雉。燭。鸚。玫瑰酒。饗士炙牛。更兼味。憲君辦大事。且痛飲龍服。久爲螻蟻制。
送君汗漫。萬里游。太平洋。深慎揭厲。加美若觀彙格。瀑大觀無忘。今小試。更。

十月登日光山頂道遠日落中夜乃至山頂中禪寺湖山道盤曲雪月交輝泉瀑競

響光景奇絕聞春秋時櫻花紅葉滿山開徧惜來非時也

疊嶂危崖雲表橫。羊腸蟻磨萬盤行。星辰漸看與人近。山雪橫封爭月明。落木衆峯寒露。
骨。激泉千澗競飛聲。忽登絕頂看湖水。落月橫波山勢平。

櫻○花○億○樹○漫○山○坂○紅○葉○千○崖○點○碧○峯○人○艷○春○秋○山○谷○色○今○非○時○運○槁○枯○容○卅○里○飛○瀧○聲○不○
絕○一○湖○絕○頂○碧○偏○濃○晃○山○勝○絕○天○人○備○百○里○連○陰○夾○道○松○
山有德川廟華勝冠日本廟前松杉夾路三百里參雲蔽日扶杖徐行至佳勝

日光山頂觀華嚴瀧爲日本第一大瀑

華嚴瀧下華嚴現。白日光中射日光。三百尺流廣長舌。空山說法證空王。

偕犬養毅木堂浴湯河原與阮紫陽觀弘法大師清瀧步月夜行秉燭穿林犬養木

堂後至倚橋口占詩木堂請書

山廟幽幽月似銀。峭崖曲徑倚橋頻。蕭蕭飛瀑照山月。說法聲聲清淨身。
摩崖剔蘚捫山徑。秉燭穿林照樹陰。見兩白龍直飛下。雷聲大吼海潮音。

偕犬養毅木堂阮鑑光紫陽遊湯河原不動瀧木堂請題詩

飛瀑轟雷響振林。風濤搏石激潮音。天驚地裂皆搖動。證取如如不動心。

壬子除夕扶病繞行游存別墅松徑示陳遜宜 是日立春

亂雲又得度。殘年萬里中原接。素烟物換星移。嗟運往天荒地老。望春憐行穿松樹。欵人。

外。笑。折。梅。花。入。酒。邊。風。物。緊。淒。人。病。在。蕭。騷。生。意。菜。畦。前。

冬春間久病月餘正月上元與旃理訪清友園梅花

不。堪。風。緊。又。冰。堅。日。撥。殘。灰。度。歲。年。臥。病。時。經。新。舊。曆。出。門。山。帶。暖。寒。烟。聞。香。索。笑。巡。林。
下。踏。雪。穿。花。繞。水。邊。百。樹。梅。花。一。逋。客。鬢。絲。禪。榻。忘。人。天。

藏又割地矣

壬辰
須彌今又譯作喜馬來

喜。馬。來。山。雲。四。飛。山。河。舉。目。淚。沾。衣。此。通。藏。衛。無。多。路。萬。里。中。原。有。是。非。按于今十年
藏遂已矣

自大吉嶺携同璧女遊須彌山行九日深入至哲孟雄國之江督都城英吏率國王

迎于車站入王宮出其妃子相見衣飾樓器皆中國物王拘降于英十四年欲遁

不得見我殷然以貝葉經酒箒相贈吾解帶荅之其妃以拓影相贈璧女解玉戒

指贈之蓋故受封于我國者也

我遊哲孟雄其王迎道周珊瑚頂而袴褶脚鞢腰帶鈎從官並冠袍雉尾擁刀矛森森漢官
儀驚喜入我眸延我入其宮莽莽依荒丘極望少人家徒見峯巒稠岡顛颺大旂金頂抗

崇樓列室。耀金章。梵文畫幡。旒正殿設中坐。拜伏多羣酋。南子出握手。霞帔珮琳璆。鳳冠
珠纍纍。中華妝尙留。設几飲我酒。從官跪獻酬。贈我二梵經。酒筩與茶甌。百器皆華物。惻
惻我心愀。世譜存藏僧。受封實藩侯。環疆二千里。虎節鎮山州。南與布丹國。拱衛要荒悠。
惜我不能衛。強英遂隸收。今爲保護國。忽忽十四秋。給俸僅月千。貧困等拘囚。英主頃加
冕。迫令朝賀愁。遣子聊自代。欲遁不自由。見我上國客。悱惻情尙遒。解帶以贈王。聊用慰
綢繆。頗聞布丹人。望救心百憂。豈知瑤池飲。王母醉雲謳。煌煌典屬業。日日蹙邊陲。

生民二章 癸卯

生民坐塗炭。國勢日凌夷。西藏何疆界。東遼多鼓鼙。樂災政淫怠。好亂說猖披。萬里投荒
涕。吾生丁此期。
堯舜君民願。艱難險阻身。明良思會合。肝膽尙輪囷。欲鑄新中國。遙思邁大秦。吾能不拯
溺。四萬萬生民。

聞俄據東三省 癸卯

鬱鬱瞻長白。雲流鴨綠陰。豈真王氣黯。竟令敵兵深。百戰思開創。三年病割侵。萬方皆震動。王母宴荒淫。

緬甸哀

潞江滔滔怒流徂。兩山夾川走龍粗。遠起滇邊萬里紆。中盡阿瓦蹲伏無千里。盡海平原映阿瓦。千年緬作都石關。聳天宏規模。山川環繞好形圖。王宮華嚴皆金鋪。其方二里四門廬。金甲守門衛士殊。黃金寶座殿壁俱。後宮白石浴可娛。前苑堆山水。注湖殿旁高塔入雲扶。俯視萬家春樹蕪。嗟哉形勢壯海隅。惜乎荒淫不備虞。五日滅國堪駭吁。她主茅棚豆羹存遺軀。太妃二公主猶存。吾往視之。居小茅棚。下漏上漏。食豆主更貧。僅一几坐。予誓不嫁。以針線縫衣爲食。吾哀之。而恤以金。太妃贈其先王之金漆盒。及墊公主贈我手縫一衣。上漏下濕床几無。贈我縫衣慘不紓。王弟乞食于我乎。哀吾屬國淚如珠。降相烏江年八十。頗用文學政權執。戶部亞東尤才辨。昔同遊歐稍掇拾。過震英勢主和議。立致敗亡何太急。烏江佛學最深博。意救生民不及國。亞東語我滅亡事。懸河之口猶岳岳。岳岳語終稱吾緬已矣。中國阡危不可樂。頗聞恃大尙守舊。深恐亡同一邱貉。吾自逋亡但漫遊。聞之耳聾三

日。嗚。惜。吾。官。府。不。出。遊。不。爾。請。聞。驃。國。樂。

遊花嫩岡謁華盛頓墓宅

頗。他。瑪。水。綠。沄。沄。花。嫩。岡。前。草。樹。芬。衣。劍。摩。娑。人。聖。傑。江。山。秀。絕。地。萌。文。卑。官。尙。想。堯。階。
土。遺。塚。長。埋。禹。穴。雲。不。作。帝。王。真。盛。德。萬。年。民。主。記。三。墳。

英倫避暑仙控住公爵邸舍樓閣華嚴園林之大冠英倫蓋千年諸侯舊邸其先世

隨威廉入英者此宅又爲克林威爾舊第今英王嘗幸之公爵以英王臥榻浴室

待予感英故事永夜不寐

千。年。舊。藩。邸。百。頃。好。林。泉。牀。帳。金。繩。麗。風。烟。玉。樹。圓。通。賓。門。置。驛。愛。客。酒。爲。船。樓。閣。華。燈。
靚。憑。闌。夜。不。眠。

此。是。克。林。宅。遺。蹤。二。百。年。當。時。起。雷。電。從。古。發。民。權。游。釣。猶。能。翺。亭。池。自。惘。然。試。來。摩。大。
樹。鬱。鬱。聳。蒼。天。

附錄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以躬行爲宗。以無欲爲尚。氣節摩青。蒼窮極。問學舍漢。釋宋。源本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爲歸。古之學術。有在于是者。則吾師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撫某爲某親王嬖人。拂衣歸。講學于其九江鄉禮山草堂。垂三十年。先生爲先祖

連州公

諱贊修
號述之

友先君知縣公

諱達初
號少農

與伯叔父兩廣文公

諱達榮號彝仲
諱達節號竹蓀

皆捧杖受業。有爲

未冠。以回參之列。辟岷受學。則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岳。卽之温温如醇酒。碩德高風。不言而化。興起發奮于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遠也。先生授學者以四行五學。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名節。三曰變化氣質。四曰檢攝威儀。五學。一曰經。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義理。五曰詞章。日一登堂講學。諸生敬侍。威儀儼肅。先生博聞強記。不挾一卷。而徵引羣書。貫穿諷誦。不遺隻字。學者錄之。卽可成書。二卷。今所傳禮山講義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義所關。名節所繫。氣盛頰赤。大聲震堂。壁聽者悚然。爲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爲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先生天才敏勇。少以神童聞于粵。方十三齡。儀徵阮文達公督粵而召之。試詩而大驚。闢學海堂。授爲都講。沈浸經史。

掌故詞章之學。凡吾粵長老。若曾勉士之經。侯君謨之史。謝蘭生之詞章。皆竊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書畫。罔不窮精極微。當是時。漢學方盛。鉅釘爲工。蠶瑣文而忘大義。矜多聞而遺躬行。先生夔識高行。獨不蔽于俗。厲節行于後漢。探義理于宋人。旣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一以孔子爲歸。其行如碧霄青雲。懸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瑟琴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梨洲精矣。而奇佚氣多。船山深矣。而矯激太過。先生之學行。或于亭林爲近似。而平實敦大。過之。著書滿家。以爲所知。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凡百卷。蒙古記。晉乘。各數十卷。詩文數十卷。晚歲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譁。譁多以文學炫寵。而以身爲法耶。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無實多矣。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心遂以熄絕。則其書必當存也。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無大損人心。未至滅則先聖先哲之遺書。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救。則何必以著作炫世乎。孔子曰。予欲無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聲色之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先生之德。于是至矣。後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爲歸。何必遺書。何必遺書。否則著書等身。而中心藪熙。其書愈多。其名愈盛。其壞

風俗敗。國家愈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書之旨。未嘗不反省而悚然曰。吾豈有名心歟。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歟。其昔人曾發之。而無待已之。嘖嘖歟。否則宜焚之也。先生卒于光緒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詩文既盡焚。無一傳。同門友營祠墓畢。議遺文。簡廣文竹居胡茂才少愷。皆博學高行。以先生惡裋褌。譁紹述遺旨。相約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矣。雖然。令先生無一字流于後世。于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則不背矣。于後人思慕先生之意。則非也。先生嗣子之紱。字來卿。早歿。明敏克家。搜輯先生佚詩文。于鄉里中。得是汝師齋詩一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皆三十歲前作。及佚文數十篇。皆書札爲多。蓋皆流傳于外。先生無從焚者。先生之詩。精警雄奇。晚而澹雅。由杜韓陶謝而上。漢魏以溯。風騷先生之文。雄深雅健。深入秦漢之奧。爲今所爲文。皆受法于先生者。此率爾之文。少日之作。誠不足以見先生之萬一。然丹鳳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爲至寶。與其棄之無寧過而存之。且大義亦時見焉。後之學者。稍聞遺訓。而瞻文采。不猶愈于無耶。故敢違先生之旨。負同門之約。刻而布之。誠知罪戾。不遑避矣。先生諱次琦。號稚圭。又字子襄。南海縣人。道光丁未進士。行事詳于平陽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師齋詩刻。

于粵之學海堂集。光緒三十四年秋九月弟子康有爲記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羸金集序

琦生甫周晬。能學語。太夫人則抱置膝上。口授以洪邁唐人萬首絕句。代小兒歌謠。六歲解聲病。後服膺庭訓。稍稍知慕爲詩。年十三。謁制府阮雲臺先生。命作黃木灣觀海詩。大驚詫。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地。過予彩旗門作矣。苟不懈以爲之。匪止一代才也。室碑經

乍浦彩旗門觀海詩八月試新寒蒼茫海岸間天風吹積水落日滿羣山湖汝防衝突纒經計往還勞勞千里事行路反成閒退而竊自喜。益發篋出漢魏以來名集。

讀之甘辛。丹素亦漸知此事之難。然當孤吟獨往。精篤入極。心游萬仞。驀然有會。縱筆疾書。騁百韻之捷。鬪一字之奇。四顧躊躇。睨今古傲然。自謂與古人並存。越日踰時。焉取而視之。則響之鷺。字之脆。叮哇未化。而宮商之失調。往往而是。如黃鶴樓可鎚而碎也。如霸上棘門之師。可襲而虜也。至于音聲要眇。興象深微。遽不逮古人遠甚。于是泚汗自咎。至終夕不寢者有之。蓋詩之存而慚。慚而焚者屢矣。繼又復存。存又復慚。覺其中有未可盡焚者。故編舊作。自羸金集始。先生以大儒師表當代。其開府吾粵也。喜造士。經訓外未嘗不留意詩古文辭。當時吟社分題。鈐轅應教。忘予之醜者。或出私錢易其藁。去。先生不

朱九江先生佚文

之禁也。嘗戲謂先子曰：昌黎賣文，輦金如山，君教子亦遺金滿籬矣。集中有爲他人稗販者，本不必存。顧自司馬長卿、陸士衡、傅季友、任彥昇以下，代作之，文具還本集，而月蝕詩、會昌一品序、韓盧李鄭兩集、並存文章、公器何居乎？暖姝姝作守閨障籠之行哉！獨惜人事遷流，良時不居，先生已捐館，高堂後先見背，棄不肖愈久，回首少時，忽忽如夢寐，感栝椹懷几杖，小子琦學不加進，年且四十，且垂垂老矣，展校曩編，轉不禁怛然懼而潛然以悲也。辛亥九月，晉陽公寓西齋，自題。

有爲謹按：此集編于辛亥，則先生年已四十五矣。今已焚不存，而今所存之大雅堂集，是汝師齋集，皆先生三十歲前作，皆先生所自謂慚而焚者。然今讀之，誠所謂精驚八極，神游萬仞，音聲要眇，興象深微，而先生已焚而棄之，則後人之妄刻詩集，以啖名炫世，相去何遠耶。

澹泊齋記

果堂大兄衍齋，瀕以澹泊二字，蓋取諸葛武侯誠子書澹泊明志之語。或曰：志儉也。或曰：漢人喜黃老武侯之云，殆亦無爲無欲之旨，是故取之也。次琦曰：非也。嗜欲之熏心，如

水之浸種萌動拆溢致無窮已不自抑制則起居服食聲色玩好之緣雜然而至於是貪
緣變巧果其貪營而肆其求取其在內也干國之紀而恣睢其在外也形民之力而醉飽
而惡可至於滔天故自來名臣德行建豎不必一途要無不本於澹泊者謝太傅功高百
辟心在一邱范希文勸蠶畫粥先憂後樂王伯安日與門生對食孫高陽飯麤瀾忍饑勞
至於我朝圖文襄之啜豆屑粥一盂湯文正之莅江南未嘗食雞臠張文貞之白果數枚
山藥三數片高文良之紙帳蘆簾卻掃一室終日若無人皆此志也吾聞果堂秩滿朝京
師公子友有饋食者值錢萬君不憚曰饋食費錢萬禮食當何如觀若材地故出彼人上
平昔相餉饋亦有踰此者乎我家餉饋若此進而郎署而卿貳而宰執宗藩何以行禮乎
公子瞿然領訓退兄子某官某部堂主事衣弋綈謁君袂袵且敝矣君詰之曰若居要地
接要人曠被服如此安之乎將以爲名也兄子跪謝曰非敢然也兒且且趨公無暇晷偶
忘焉耳君則大喜曰是吾志也資袍袿一襲嗚呼觀君之庭誥可以知君矣抑昔人有言
聞人譽之以卿相則喜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也嗚呼果堂其同此感也哉壬子夏五
南海友弟朱次琦

謹按此文撰于咸豐二年壬子。適至今六十年矣。先生宦于山西時作也。先生終身布
袍。朝。夕。殆。皆。三十錢。僅備魚蔬。書百篋。蓋茅避風雨。先生令山西時。出則徒步。入則
齋。澹。泊。躬。行。而。惠。政。在。襄。陵。盛。德。被。後。學。讀。此。文。令。人。庶。大。賢。之。高。風。也。弟。子。有。爲。注

抵山西寄兄弟書

隱石三兄大人宜城老弟均鑒。鈔得鄉錄。知吾弟疆臺又躡垂翅。秋風惘惘何如也。雖然
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君子藏器於身。俟時而動。艱貞之志有待。而行究亦無所容。心
耳向者。次琦。魁。穆。廿年。曾無一日之戚。吾弟所親見也。匪曰冲襟獨遠。亦見夫天下事。苟
非我所能自主。憂焉無益。卽亦任之而已。况晚兄方在公車。明年春色倍還人。又事未可
知耶。昨九月十五日。在漢鎮上車。擬取道汴梁。卒亦不果。蓋次琦之繞行之汴也。亦以睽
違函丈。垂近十年。且江密公在晉日久。可以慰謁恩門。可以諮請地方所急耳。而世俗遂
以爲持之有故。竊從旁相稱促。在臨湘時。夏憩亭太守迎謂曰。君到汴梁甚好。貴老師木
君先生與新晉撫季公同鄉同年。素稱契密。首府郭公亦潘公同年也。得潘公爲君先容。
賢于十部從事矣。泊過湖北。訪謁宦楚道旁同鄉諸公。議論與夏太守無異。或且羨師門

得。力。嘖。嘖。稱。歎。者。有。之。昔。晉。人。欲。加。禮。于。王。丞。相。馮。懷。以。問。顏。含。含。不。答。退。而。有。憂。色。家
人。問。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曩。者。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遺。行。與。今。炫。之。事。次。琦。不
敢。薄。今。人。也。惟。有。自。訟。自。責。深。愧。平。日。省。身。克。已。功。夫。根。氣。淺。薄。用。使。別。嫌。明。微。之。操。未
能。卒。白。于。天。下。皆。次。琦。之。罪。也。捧。杖。之。日。猶。多。報。恩。之。身。有。待。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立。身。行。事。當。昭。昭。如。日。月。之。明。離。離。若。星。辰。之。行。微。特。較。然。不。欺。其。志。而。已。又。安。能。隨。波
靡。犯。笑。侮。招。逆。億。以。察。察。之。躬。爲。當。世。所。指。目。耶。且。卽。不。敢。自。作。身。分。而。世。旣。未。能。免。俗
一。概。以。相。量。矣。將。來。或。枋。柄。在。手。又。安。能。昌。言。正。色。直。己。而。直。人。耶。十。一。月。初。三。日。恭。領
部。照。十。八。日。到。省。廿。三。日。稟。到。廿。五。六。八。等。日。遍。謁。憲。司。皆。蒙。溫。慰。有。加。日。來。拜。寅。好。送
土。儀。諸。事。紛。紛。皆。訖。迺。肅。脩。寸。楮。防。報。平。安。目。下。晉。省。人。員。冗。塞。候。補。知。縣。積。至。八。十。餘
員。內卽用班亦多至十五員未連次琦在內彼中人僉謂捐遇缺者多。故各班俱壓。捐指省者衆。故候補日繁。積
壓甚卽補缺難。候補多故署事亦不易。大約署事總要年餘兩年。補官則三四年不等。然
祇據目下情形而論。將來捐輸花樣。無窮出清新。卽亦不能懸斷也。并州之域。地居正北。
故少煥多寒。舟楫不通。故物產騰貴。需次其間。器服薪水之資。芻馬僕賃之費。居大不易。

總之君父之身。既不敢自屏。寬閒偷安於昕夕。平生之學。又不敢苟圖微幸。自隳其廉隅。去留久暫之間。必稍留時日。乃能自擇。此際正難臆決耳。賤軀頑健。下官手版。捧持亦自猶人。乃臣弟閱歷風霜。漸覺堅實。風土氣候所宜。與都中大同小異。到處楊梅入其中者。自能宣節。種種無煩懸。晚兄以何時上道。上道時得如前康旺否。栢生姪及鄉內諸公同帮否。隱兄料仍龍山行道耳。總以謹身節用。恒其德貞八字爲要。宜城弟明年有館否。蓼蟲食葉嚼苦爲常。然此口酸辛。正未知何時拋卻。輒不能感慨繫之耳。四嫂處時時說他儉節。兒輩讀書時加約束。康姪年中寶錢如許。氣質文字。輒有進益否。時乎不再。成敗正在此時。不能復任其嫻散游移也。瑤女年紀漸長。教訓亦要加嚴。勿得養成嬌惰。鄰舍兄弟子姪。時時喻以守法。下人有怙恃桀驁者。甯爲寡恩。勿得惹人譴論。勿率中親知不克一一修候。有訊予者爲我謝之。一官萬里。嵯峨太行。身遠目窮。白雲何處。家食餘閒。幸賜光彩。已酉十二月十四日次琦頓首。

謹按此家書瑣瑣然。先生立身行己。大節凜然。治家之謹。御下之嚴。待親者之藹如。一一于家人窺之。益見其真耳。今人到處請託。薦書乃有座主而特紆道避之。何相去

之遠也。書中潘木君先生名鐸。時爲河南巡撫。先生丁酉鄉試座主也。書中晚兄者。先生胞兄。名士琦。字晚亭。與先生同爲道光丁酉科舉人。亦先祖連州公執友也。康姪者。晚亭先生子。幼慧。先生愛之。欲立爲嗣者。冠而通經史。舉于鄉。卽逝矣。先生最慟焉。晚乃生來。卿也。瑤女者。先生長女。婉懿淑德。能畫。兼山水花卉人物。皆妙逸。爲曾見之。蓋先生家多名畫。臨摹旣久。自易入神。但先生戒近名。故不傳于世。早寡。終身孝侍先生焉。先生官山西數年。負債四千金。歸教授三十年。乃能畢債而築室。吾友簡竹居廣文。以優行薦。可得知縣。竹居不就。曰。吾未知能如先師之壽。能還四千金債否。吾不能先負人也。有爲注。

答王廣友書其一

菴友先生閣下。人來辱賜手函。感悚無似。重讀前翰。知數月來。眷矚鄙人。甚殷甚亟。且復勤勤懇懇。若許爲可與語。可與道古者。然者。舊之推誠。大賢之善誘。固如是其無町畦也。循誦再四。至于涕零。未敢謂感激氣類。固不欲有他塗之歸矣。多蒙涇先生耳屬其名。未得一面。聞長者言。不覺欽遲之至。僕少無宦情。又不習吏事。州縣之任。非所克堪。此出蓋

爲親知逼。迫勉強一行。待罪來。襄奉職無狀。瓜及便當棄去。進惟周任。陳力之義。退奉柱史。止足之誠。不如是固不可也。自惟寡薄。童牙未萎。猥已接跡通人。恭承大雅。中間浪跡。若驟若馳。若謬若迷。而終無所泊。棲四十之年。忽焉至矣。誠甚愧。誠甚懼也。思欲屏跡幽遐。追平生所不逮。古人已遠。來者難誣。歲月侵尋。未知果有成否。先生超超出處。行與道俱。涖長晉城。差堪比匹。末學仰之。政如濱海。蠶人持蠶。飲渤不過。取飲口腹而止。莫能測其際涯也。大箸鄂宰四稟。謹已登領。撰述日新。實事求是。尙冀源源寄讀。開我見聞。方今士習日離。根柢悅薄。不知伊于胡底。人材墮壞。職此之由。天不憖遺。海內耆髦。碩生翳然。將盡。後生不見老成。卽聾從昧。將謂讀書學仕。不過爾爾。甚可悼歎。仰繼前良。下覺來裔。以續百年來經師之緒。非先生而誰。伏惟頤性。嗇勞爲道。自愛。古有嚴事在師友之間者。仰止觀止。僕將奉爲依歸。欲言千萬。紀綱造發。使平昔蓋闕之疑。未及貢諸左右。獨恃厚愛。吐馨肝鬲。輒復頓盡。有同率爾之陋。遂違願望之對。惟矜其直。不責其狂。愚幸甚。幸甚。壬子重九後十日琦頓首

彙友先生閣下。正月間獲侍教君子。惠然作半夕之留。覺冠履譚諧。都含古異於斯時也。一室之間。熙熙穆穆。儼撰杖於申公。轅固之側。而親其色笑也者。不自知其不生千載以上也。別後刻欲走謁。除飫承德範。不意後政劉君。延至二月上旬。始行接篆。卸署後。又爲交代一節。絮絮至今。屑瑣凡猥。最不堪爲長者告。日來乃漸有成議。一得葳事。便如脫鞵之鷹。不復能暫羈此地矣。僕南歸之議。往復自決。然江楚阻兵。竟未卜戒塗何日。意兩人繼見之緣。蒼蒼者尙猶未斬。故遲遲我行。邪句讀鏤板。一兩月想可告竣。釋例有補正者。爾時當已寫就。均望蚤貺。寓齋大著中有未刻之本。亦望分手錄出。併與付給。若行篋携有家集及貴鄉先正名集。亦分數種。尤屬拜嘉。拙輯國朝名臣言行錄。正所取資也。此書成後。尙欲仿黃梨洲明儒學案之例。纂輯一書。以著我朝一代師儒宗緒。顧不欲區分漢學宋學名色。如江鄭堂師承記云云也。見聞隘陋。未知果有成否。其例略容寫錄就。正大約月終乃到。山川回沓。我勞如何。覩面未期。爲道珍重。珍重千萬。復啓不盡。悽悽。二月九日琦再拜。

答王彙友書其三

葉友先生閣下。歲月易得。違侍遂已。一年子子。行路間以兵荒。賤訊遂希。同此邦域。輒已如是。異時東海南海。津涉萬里。其爲契闊。可勝道耶。比奉五月十六日惠書。勞問甚厚。益用惶愧。又省知動靜多豫。且浩然決引身之舉。甚慰甚慰。昔人所謂其出也若雲。其處也介于石。恢恢乎自我訓。信與道園方者也。瞻佩無任。僕去夏反自襄陵。卽以不才自棄。申請往復。歲盡乃獲給咨。而江楚兩路均已不可行矣。中間曾肅手書。具述歸里。後當仿溫公蜀公故事。僭爲閣下。撰傳以貽學者。並陳屬草。雌槐。櫻賦。樸。邀寡韻。尙須潤飾。今承督促。則知此簡未達。籤。懶不審何處。洪喬竟爾沈置。令親商君附入一緘。亦從脫落。奈何。平陽陷沒。公私塗炭。其爲酷毒。如何可言。方春衙覲。風日正繁。冠纓之徒。魚鱗雜集。太守留髡送客。接杯舉觴。竹肉紛流。譚諧間作。白日旣匿。繼以脂燭。當斯之時。都市如故也。士女如故也。春容愉夷。昌平潤澤。何圖數日之間。陵谷遷賀。府主寅僚。溘焉頓盡。甚可痛哉。以此忽忽。恍若有亡。加以宿食東西。車不絕輓。轡稍休。頗欲脩理故業。而憂從中來。停簡輟毫。感舊傷懷。濯然流離。誠不復能措意文字間矣。近雖栖尋舊宇。譬如池魚籠鳥。時有山藪江湖之思。設秋後內地仍不可通。便決意通津門航海歸矣。幼安危坐。巢父掉歌。古

之。人。有。行。之。者。丈。人。聞。此。必。謂。生。好。勇。過。矣。過。矣。哂。之。邪。悲。之。邪。大。箸。釋。例。補。正。益。復。精。博。無。餘。憾。說。文。句。讀。刻。成。幸。更。覓。便。惠。致。世。難。方。殷。靡。知。所。底。項。領。之。歎。詩。雅。以。嗟。然。竊。惟。自。古。混。棼。之。會。元。黃。戈。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絕。不。絕。則。宜。有。所。寄。寄。斯。鉅。者。宜。在。修。學。好。古。之。儒。秦。氏。以。還。如。伏。勝。申。公。許。鄭。二。劉。熊。安。生。之。倫。是。也。况。東。國。爲。聖。人。粉。梓。遺。澤。百。世。班。志。謂。齊。土。好。經。術。魯。人。好。學。瘡。於。它。俗。漢。興。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顓。門。孤。家。古。無。較。盛。齊。魯。者。何。則。萬。物。祖。東。方。終。則。復。其。始。蓋。消。息。之。運。亦。天。地。之。心。也。閣。下。函。雅。故。之。絕。學。居。海。岱。之。奧。壤。以。繫。先。儒。大。師。碩。果。之。正。傳。羣。望。喁。仰。歷。有。年。所。勉。旃。自。愛。而。已。頃。何。以。爲。娛。頗。復。有。所。造。述。不。僕。旣。不。作。河。東。之。行。無。緣。復。詣。大。治。悠。悠。之。別。道。阻。且。長。知。復。何。時。更。得。一。面。能。重。奉。臬。比。開。吾。觥。殢。不。南。望。於。邑。辭。不。叙。心。六。月。廿。有。八。日。琦。再。拜。

謹按、王棻友先生箸說文釋例及句讀精博冠時天下共讀不朽之業也有爲注

南海縣黃鼎司南沙三十鄉建石隄祭河神文

朱九江先生佚文

維道光年月日南海縣黃鼎司紳士某等謹以柔毛剛鬣致祭于河道之神曰滔滔北流水鉅維擘也曰瀆曰武曰桂曰湟駢支來下萬弩突也寸瀾朝增下流百也時而牂柯侵焉益怒且謹如火如薪如虎翼也吁我南鄉衍當其劇也沙走雷賊曰降割也非神之不愛人消長逢其適也哀我人斯至此極也井竈田廬隨蕩滂也鼃黽斯遊魚龍宅也翦及塋瘞泣潛魄也嗟嗟我人曷以供王稅于上下何以守存歿也今之不圖民氣將墨也爰呼於衢解衣散錢大聲疾也絡石隄波漢遺法也如彼錢塘磯固羅刹也如彼吳笕圍震澤也我聞在昔畫不一策也水犀控弦波臣北也西門偃僕河伯擲也悍而不可爲而點不可跡也惟神茲歆鑒誠臆也牲牲阜肥飲香秣也砥平鏡清歸圩勿溢也海復爲陸石斯泐也滂爲祥雲蒸爲和風甘雨渥也歲功順成衣充而腹實也江漢比靈揚馬出也永承萬年鑿神德也尙饗

低枝密葉日流連。啜盡芳華只暫眠。風雨夢中棲不穩。醒來猶是到花前。題爲蝶睡精切而超脫
一段尋香性獨痴。倦來還息向高枝。夢魂知汝難忘處。半在花開半落時。按寓意深婉四章皆然
到底花心不暫忘。倦眠仍向百花房。半生負得風流債。一枕春陰夢亦香。
倦尋芳徑宿高枝。引得東風半枕吹。問爾花心開透處。夢餘曾否怕人知。

偕友遊蕘山訪葛稚川雲谷洗藥處

大蕘山在鬱水西自吾銀塘鄉往遊二十里爲少曾遊焉

十里真人窟。追尋合有情。烟籠雙影瘦。雲踏一峯晴。芳草經年沒。香泉隔洞清。坐看仙跡好。只此是蓬瀛。

洗藥層崖裏。蕘山舊有名。不嫌幽徑曲。同躡白雲輕。鶴影依人瘦。花香及雨晴。仙靈何處認。坐對一潭清。

野橋

遠隔烟村幾度幽。不知終古倩誰遊。前途有路雲初合。斷岸無人水自流。採藥老僧歸洞角。浣紗少女隔溪頭。笑予空負題橋志。書劍飄零又一秋。

烟柳

細雨紅橋乍歇時。晴烟輕罩綠楊絲。半開青眼春猶暗，深鎖纖腰起亦遲。送客每驚迷遠路，携柑未許認黃鸝。長堤十里春風外，淺碧濃陰漠漠垂。

竹籬

休說當年已化龍。且將春色暗相籠。花香未許重重隔，眼界何妨處處通。空月滿林關不住，風搖隔苑易潛通。寄身休自傷淪落，抱節依然傍錦叢。枯藤幽徑自成隣。香浸淇泉念已湮。落籜只今還抱節，荒園之外獨存真。不嫌明月閒穿破，且喜殘苔綠染勻。棲鳳漫勞傷往事，藩屏應作野人春。

織女吟

不計工夫淺與深。機聲軋軋助蛩吟。爭知七月年年隔，多負迴文一片心。

覽鏡詞

清光一片古來真。怪怪奇奇任爾陳。總是平情能鑒物，虛心不避險心人。清于雲鶴老子松，相似惟憑一鏡中。丰骨稜稜堪自照，肯從妻妾問徐公。

寒泉

谿曲。冷。冷。落。翠。微。肝。腸。雪。冷。似。渠。希。半。生。熱。血。難。消。遣。安。得。冰。壺。共。帶。歸。

素馨田

風流千古有誰忘。一帶花田近海旁。南漢無家空抱恨。美人化土尙留芳。露珠點滴清於淚。江水滌洄曲似腸。踪跡不隨陵谷變。美卿到底有餘香。

呼鸞道

漫遊時策玉花驄。太息繁華往事空。徑底只餘烟幾點。路傍誰聽曲三終。隋堤柳失當年綠。金谷花消舊日紅。何有繁華車馬道。得留歌管鬧春風。

秋江泛月

皎皎江心月。蘆花夾岸明。紅塵吹不到。孤禪一身輕。
秋月連天白。江帆一片斜。群鷗真解事。逐隊過蘆花。

白髮

髮被愁催白。閒中只自搔。壯心曾不改。皓首已難逃。寶鏡時窺雪。秋霜共染毫。百年何所得。種種笑兒曹。
按沈壯迫真老杜

簾風

窺人如有約。一縷最清空。香篆初浮處。琴聲乍歇中。夢涵孤帳冷。花墜小瓶紅。客愛吹噓好。微吟倚翠櫳。

孤島

瀛洲佳景畫難圖。峭壁層岷漾翠湖。海月獨侵危石冷。江雲深鎖碧巒孤。勢分盤谷添奇狀。蹟沒桃源剩一隅。堪笑身多閒未得。此中高蹈讓潛夫。

浴佛日福院蘭開並蒂

風流異樣散諸天。初夏蘭開罩眼鮮。只說孤芳能脫俗。何當兩美學參禪。靈均有佩心同結。燕姑多男夢不偏。笑擬桃根雙姊妹。香魂並托佛堂前。

送公車者三章

同社張渥南孝廉

按渥南先生爲吾邑大稟鄉人品學純粹爲公第一至交壽屏著之

長風萬里送君行。匏落憐予枉半生。怕說龍頭終屬老。喜空冀北得先聲。珠江桂棹移秋水。台閣文章動帝京。鶩弱未甘終伏櫪。幾時驤首附雲程。

門人蕭清池孝廉

路上天門第一程。送行人是老儒生。笑予春雨一犁重。羨子秋風萬里輕。飲餞杯涵珠海月。探花香奪錦官城。直教風虎雲龍會。古劍彈來亦欲鳴。

門人謝藻池孝廉

按謝君吾邑丹
窳鄉人名清

老生壓倒已多年。長劍分明特倚天。詞賦一家真有種。雲程萬里著先鞭。是誰題柱心同壯。為汝揚帆喜不眠。翻笑贈行江月上。白頭人坐米家船。

北行瀧江雜咏

公八十猶北上公車
以下皆八十歲後作注為公自注

銀河橋畔水灣灣。綠抱西樵萬仞山。家銀河在
西樵之右對客棹停烟冷候。待儂人倚月明間。客謂杜
君是年

受東君彭分司主西席杜與東君善東君携乃郎昌過訪後杜
葉諸君移舟待於西樵越日杜君另棹相邀會於樵山月夜迢迢竹逕雲深鎖。謾謾松風夜不關。先君
逕古松
陂下最恨稜稜衰病骨。一心空與石頭頑。為按太高祖元獻公葬竹逕岡在吾銀
塘鄉後二里許公亦葬此岡相距百武

突隨鷗鷺過漁家。冷聽漁姬笑語譁。行客乍分南北路。溪流剛別兩三叉。烟沉不辨思賢澗。水急難消擲硯沙。思賢澗上即包
孝肅投硯處最愛清風終古在。苦吟人倚夕陽斜。

烟銷壘峽萬重山。物色分明眼界間。汲水人歸傳笑語。望夫石在冷愁顏。石在蘆
羊峽西巖邊野

鶴孤肩竦江上清風古字斑峽旁大石壁鑄江上清風四字康熙年間閩中吳聯題行盡灣頭千百曲閱江樓外掛危帆
棹擊波光過遠汀端溪溪上倍關情山花似錦因風折纜路如梯冒雨行遣悶半杯消冷
却避寒雙袖怯吟聲幾時赤日當空出一葉孤帆萬里程

端陽日泛舟湘江弔楚大夫

五日湘江棹千秋感慨存難容惟直道不白是奇冤風雨孤臣淚波濤逐客魂可憐形影
杳空對日黃昏此詩似為通臣預作百年前高祖考
棹鼓湘江下淒其感夕昏世塵埋直道楚水弔孤魂生死人千古悲歌酒一尊年年遺恨
在赤漲血流痕

過金谷園有感

休說繁華似去年停車愁倚夕陽天美人埋沒餘秋草故榭荒涼鎖暮烟歸燕自難尋舊
主飛觴誰復坐瓊筵徘徊易起滄桑感一聽猿聲一愴然
梓澤風流事已灰遊驄閒過重徘徊蝶愁春盡花全謝鷓鴣唱人聽酒幾回一代繁華空舞
榭百年風雨冷歌臺堪憐秋草人埋後剩却殘碑長綠苔

雪夜往孤山看梅和李侍郎

雪滿孤山萬樹梅。夜尋知己到林隈。藤扶小徑衝雲出。袖拂香風帶月來。自笑骨於寒處立。誰將眼向冷中開。憑君雅愛憐孤寂。杳杳春光對石臺。

登滕王閣

入雲高閣半銷沈。佳序名傳直至今。文字有靈知不朽。繁華無夢許重尋。讀書不少興亡感。弔古虛勞往復心。天地茫茫都一瞬。何須搔首寄哀吟。按此詩高吟落落哀樂無端興寄似陳子昂

莫愁湖

烟雲深鎖秣陵城。漠漠芳湖舊有名。堤柳嫩含雙黛綠。臺花空灑一潭清。香涵水閣欄添麝。韻夾波流浪有聲。短棹竟能容我到。解愁真欲訪卿卿。

筆花

彩筆憑誰授。奇葩特地開。香隨春夢暖。艷破錦心來。濃淡俱無跡。芬芳獨占魁。此中生色處。真信是天才。

爛熳超群卉。毫端著異材。艷垂書幌重。香浸硯池來。自有文爲富。惟教錦作堆。倩誰春睡

足。五。色。夢。中。開。

獅子林賞牡丹和韻

姚黃魏紫舊留因。開向祇園別有神。國色最含甘露重。天香吹送法華新。紅分一捻誰爲主。花冠雙林佛肯臣。笑對高僧頻刻燭。清平雅調愧詞人。

菊花杯

有客來秋徑。澆花酒一觴。霜前支傲骨。離外醉寒香。買笑應浮白。餐英獨占黃。不逢彭澤令。誰爲揭孤芳。

釣艇

呂釣真成癖。扁舟狎水湄。綸垂明月夜。船繫綠楊絲。石瀨潮平候。蘆花雨過時。得魚思共醉。翻笑客來遲。

七夕遇雨

細雨瀟瀟夜未央。佳期空負水雲鄉。蛛含冷恨絲無力。鵲抱痴情意獨忙。只爲牛郎添暗淚。寧教織女洗新粧。從來好景多成幻。休向天涯問短長。

樵山白雲洞四景

逍遙長嘯西樵山白雲洞有逍遙臺

振響逍遙上。縱橫浩氣奔。不徒山谷應。直達九天門。

琴壑蛩吟白雲洞中有琴壑

幽壑感秋心。聲聲入素琴。似憐眞賞杳。寒夜咽孤岑。

古井流丹

仙蹟何能沒。仙靈轉足猜。君身有仙骨。誰飲此泉來。

雲坳朝暉

雲坳生色處。初日照來時。莫說寒崖裡。陽和獨到遲。

警枕

欲以資高臥。區區獨不禁。倩誰醒客夢。賴汝破機心。浪說桃移影。空言菊有金。何如偏仄裏。識盡世情深。

和蘇覺三黃菊變白菊感懷

濃轉不禁。著繁華。故將清白寄山陰。洗心獨抱籬邊雪。買笑誰私袖裏金。艷到絕時容易。改交於淡處。味全深。冰魂蘸月。渾無跡。近結寒梅共一林。

黃菊

點綴乾坤色。臨秋一逕橫。紅顏憐薄命。白面笑書生。傲骨招人妬。兼金買客情。年年逢九月。盃酒爲君傾。

遊羅浮稚川井二首

葛翁仙跡遠。縹緲望羅浮。玉洞經年古。鐵橋幾度秋。丹從何處覓。井尙至今留。頓覺紅塵隔。空餘碧澗流。
斷雲離欲合。冷徑曲而幽。遠近迷三島。紆迴接十洲。寒巖花自落。薄暮雨初收。獨訪真人界。行歸最上頭。

小春訪趙師雄遺蹟

羅浮十里探花魁。袖拂寒風策杖來。笑我苦吟隨影瘦。倩君冷夢向春開。多時舊路紅塵隔。一夕香魂白雪催。最是美人丰骨好。月明深夜上瑤臺。

春日登西樵山雲端村訪友索茶

杖策雲端路轉斜。春來多為雨前茶。情同水淡交何密。味等蘭香望自賒。經著三篇非我事。風生兩腋是君家。觴流曲水。年在莫把貪泉錯認他。

八十生朝諸門人製錦治屏以優觴稱祝賦答

按錦壽屏今存于家歲時張之

白頭未遇石生媒。朱履何因破綠苔。老去自憐真拓落。遠來人喜盡英才。倩誰看劍雄心壯。醉客傳花小鼓催。笑殺拘儒都入俗。學人唱和敞歌臺。

花燭重逢

按公與高祖妣方太夫人重逢花燭盛事也方太夫人有萬單勤儉之德

珠樹全教玉作枝。笑君重訂洞房時。只今香合中秋月。自昔屏開錦雀時。醉染蛾眉沾舊筆。交梳鶴髮證紅絲。回思六十年前事。始倩諸姑為結褵。

春日即事

宴花春圃坐花茵。春色春光入眼頻。抱日靈椿雲外立。忘憂萱草雨中新。醉傳栢酒傾三雅。香襲椒盤合五辛。更喜瑤階開芍藥。圍來金帶及芳辰。
公卒後孫國器官廣西巡撫贈公榮祿大夫建祠于象臺鄉亦詩讖也

冬日登山即事

雲山幽處卽桃源。有客凌空上碧巔。自著芒鞋尋古道。誰披鶴氅似神仙。梅傳春信橫疎影。松作龍鱗紀大年。兀坐層崖支健骨。惟公多歷歲寒天。

公詩超脫自在歲寒健骨遺像如神

養源堂卽事

乾坤不朽道常尊。聖學從來重養源。萬派朝宗應有本。百川學海妙逢原。不慚屋漏惟三省。自信英才軼八元。最是作人多雅化。一時桃李在公門。

上元前一日春樓宴集答送行者

長安佳氣鬱葱葱。此去迢迢驛路中。楊柳橋看分袂綠。櫻桃宴許醉顏紅。諸公意氣琴書合。萬里關河夢寐通。破浪乘風交勸勉。四筵齊唱大江東。

國聞

時事日誌

二月一日

外交部照會京俄國公使。請每日裁撤伊犁新疆俄兵。烏泰率蒙軍進窺東蒙。吉督陳昭常派兵往禦。總統以長庚款悉蒙務。特聘為總統府蒙事高等顧問。印度總督藉口拉森匪亂。增派軍隊入藏。

二日

斯英劉代表電致國務院。謂英外務尚書格黎士。近已在政府宣言願照美法意三國辦法。將庚子英國應得賠款。允認展期二年。當經該院通過。不日即可照會我外交部。

三日

倫岑春登督辦山粵漢鐵路事宜。

大借款久未開議。經美法兩使從中極力調停。聞已得倫敦會議來電。允從新開議。

四日

密偵報告政府。謂庫軍決計南下。所有軍火均由俄國擔任。並令各旗屯糧。準備督師南下。計分三道進兵。一自張家口。一自綏遠。一自寧夏。政府得信。即電致三處嚴行防備。財政部接美法兩使通告。內稱資本團已定於六日在東交民巷匯豐銀行內開議。

五日

福建民政長張元奇。路經萬壽橋。第二革命黨員狙伏橋欄擲放炸彈。死傷三十餘人。張幸無事。

六日

延吉廳新編第二團機關槍營。內有新撥防營兵及礮手兵約百餘名。不服訓練。猝然生變。該團長王文治受傷殞命。六國政府各許其駐北京代表簽押于我國二十六萬磅之小借款。

七日

張士秀李鳴鳳押解到北京。暫寄陸軍監獄。

九日

滇川桂黔四督因傳聞長江以南某某等省。有好徒煽惑陰謀割據情事。特結攻守同盟。盡力抵禦。通電政府聲明此旨。教育部以中國各處方言。靡雜大為文化之障礙。因擬統一國語。而先從統一讀音入手。已定于本月十五日在部開一讀音統一會。除由部延聘深通音韻之學者為會員外。每省亦派代表二人與會。現各省代表已陸續到京。

十日

西藏交涉。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外交部答覆某使後。英使迄未回覆。外交部因于本日復照會英使。略云。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國政府對於西藏問題之回答。請為轉達英政府一節。現在已否代達。中國政府對於此問題。切盼中國之間。毫無誤解。有和平圓滿之解決。且有視英國政府意向何如。以確定方針之必要。請從速答覆云。

十一日

史悠明自勝越電稱。聞達賴已大變面目。在藏漢民。無護照者。不論良莠。概行驅逐。漢官衙署。均改為軍工製造等廠。公文已用西藏國字樣。

上海歡迎國會開會。議決首先電阻各省衆議員入京。最後則在衆議院施放炸彈以圖破壞。

十三日

李國珍郭同等。列舉贛督五大罪。一。反抗中央用人。二。擅調他省軍隊。侵越統帥權。三。增加兵額。故違院議及命令。四。擅發徵兵令。破壞約法。五。私購軍械。陰蓄逆謀。質問政府何以置若罔聞。詞極嚴峻。連署者數十人。

政府對於河東善後事。極為注意。現又派李士鏡前往該處解散軍隊。

東西蒙六盟盟長電政府。請款舉辦內蒙郵政電信鐵路等事。

十四日

湖南騎兵聯合鄂軍。密謀於紀念會期內起事。是晚兵變未果。擒

十人。並搜獲密約。

庫倫現有蒙兵八千。俄兵三千餘。恰克圖亦有蒙兵萬餘。意欲合力內犯。

十五日

廣東政府由美國所借五百萬弗之款。其第一回交附之二百萬弗。本月末可到。新疆都督楊增新通電痛斥歡迎國會團。請各省合力對付。政府以正式國會成立在即。憲法關係重要。特電催各省起草員從速來京。

十六日

借款以聘用外人為顧問員事。法德仍相爭持。英擬出而調停。任我國自由聘用。財政總長周學熙因借款不成。庫儲只餘三萬餘金。常月支用。須四百餘萬。出入相差甚鉅。無法籌措。因提出辭職。並言總統不允。即逃避青島。司法部通令各省。不得再用刑訊。

十七日

王芝祥赴贛調停李烈鈞私購軍械事。歡迎國會團事。國民黨本部不承認為該黨之舉動。

十八日

國務院會議決定特設鐵道院。約三月內可以成立。
俄國國家銀行。在庫倫設立分行。

十九日

逆佛僞示自稱本帝。並云已與中國議定各處邊界。互訂通商條約。以後視華人爲外國人。視俄格外敬禮。

大借款決裂。經英日兩使調停。仍無結果。

贛督李烈鈞因政府對於贛事執強硬態度。頗知自悔。現託某黨要人向政府疏通意見。願將反抗汪省長諸人懲辦。以釋前嫌。

二十日

蒙匪勾結熱河軍隊謀變。情形危迫。豈敢有電告急。

俄使催外交部速行改訂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華俄商約。

浦口自九龍山會匪破獲後。警耗頻聞。人心洶洶。

二十一日

雲南蔡督電致政府。請將各道區域。通盤籌定。觀察使人才。先行儲備。未經實施。道制以前。邊省酌設民政長。腹省都督宜次第裁撤。已即交國務會議決定矣。

二十二日

英美法日四使致函外交部。稱大借款事。雙方均須磋商。銀行團處。已令將各條件斟酌刪除。望此後借款。只與六國銀行團磋商。勿向他團另借。

達賴有電到京。請政府派人至大吉嶺會議藏中善後事。隆裕后自壽辰後。病忽加劇。本日午前一時崩于長春宮。

二十三日

英使對於西藏問題。已照覆外交部。陸總長入面總統。密議數小時。始行出府。

二十四日

日人在長春增兵。吉督陳昭常照會日領事詰問。日領不覆。俄兵入滿者已及二萬餘。東三省都督均有電到京。請示辦法。英國議員以鴉片事件質問該國政府。該國政府已承認吾國近日禁烟。大有進步。並允定期停止輸入印土。

二十六日

達賴決意獨立。已豎立國旗。並派兵三萬名赴昌都駐紮。堵截漢兵入藏要路。

俄兵在蒙江密山等處驅逐華人。吉督請外交部交涉。

逆匪擅許俄人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處有自由貿易權。

二十七日

俄派專使與達倫逆佛訂結條約。一無論何地任俄駐兵。二游牧地內。惟俄得貿易行動。不許他國及漢人侵入。三非得俄許可。不得擅主大事。一切均須請示辦理。並對天地發誓。俄人爲逆佛。通告各國。要求承認達倫僞政府。

時事日誌

庚子賠款。去年三月以前已付清。四月欠款。將關稅劃交。五月後所欠。俟大借款成立時扣除。

二十八日

片馬交涉。外交總長陸徵祥向英國駐京公使朱爾典提出六條。在京交涉一面。委員勘定界址。開議時期內。兩國均不許在界內駐兵。及興築鐵路。英使不答。

外國時事日誌

二月一日

巴達坎同盟國各委員。以塞維代理公使為代表。通牒于突厥。言和議已破。

日本桂太郎與國民黨院議員會合。協議組織新政黨事宜。

二日

巴達坎同盟國各委員。多離倫敦。

三日

列強復特別通牒于布加利牙政府。勸巴達坎各邦對突厥要求。不可過苛。

美國上院已將排斥不誠字之移民案可決。

四日

突厥電告布加利牙。若布國允突帝之代表駐亞德列亞堡。且許其監督回國教聖地。則當將亞德列亞堡讓出。

突厥及巴達坎同盟各邦商之休戰條約。於三日已終。故三日後。已再開戰。連日在亞德列亞堡及查他爾澤。皆有小戰。

五日

日本議會再開會。提出桂內閣不信任案。因復有停會五日之勅令。

六日

布加利牙軍連日砲擊亞德列亞堡。惟勝負尙未決。列強復質問突政府。能否再讓步。突宰相答言。不能再讓。若更相強。則內閣止有辭職之一法。而新內閣成立。恐協議必更困難云。

七日

日本桂太郎新政黨成立。稱為立憲同志會。會員八十餘人。於今日發表宣言書。

突主許發行五百五十萬磅內國債。議以皇室之珠寶珍寶為擔保。

八日

德國提出陸軍擴張案于議會。將增官備兵九萬人。桂太郎與西園寺侯會合。商議維持時局。

九日

西園寺侯拒桂太郎。不允為之維持時局。日皇遂召西園寺侯入宮。諭以講求維持之方法。政友會與國民黨聯合大演說會。東京人心大憤。

十日

墨西哥京城軍隊叛亂。占領各重要官衙。大總統之弟。為叛軍所虜。

日本議會復停會三日。桂內閣全體辭職。是日東京大擾。人民抗警官。焚警署。襲擊官僚。派之各新聞社。暴動自日午夜中死。

傷甚衆。

十一日

墨京以亂烈發。前大總統蓋亞士之姪。爲叛軍首領。現大總統馬的羅恐不能支持。

南極探險家斯萬大佐在極地遭大風雪。全隊凍死。

十二日

日本山本伯爵受命組織新內閣。政友會對於山本內閣之成立。半贊半否。

突厥政府已決意與巴達坎同盟各邦直接交涉。

十三日

墨京官叛兩軍連戰數日。勝敗尙未決。死傷千有餘人。輿論大傾于蓋亞士。

十四日

俄人決定籌資築造橫貫蒙古鐵路。三數月後。即將動工。美國民主黨首領威爾遜氏以四百三十五票之大多數當選爲大總統。

日本政友會對於山本伯入黨問題。分硬軟兩派。軟派勢大。將認容山本之超政黨主義。

十六日

日本政友會內硬派。忽轉而爲勝。決議令山本伯依該黨主義政

外國時事日誌

綱。以爲施政之方針。且內閣員除首相及海陸軍兩大臣外。各大臣皆由該黨推薦。

墨京官叛兩軍尙續戰。官軍一部亦斃。大總統馬的羅。已發表辭職之意。

十七日

英人在片馬悉力經營。現正趕修自密支那經野人山至西藏之通路。

布加利牙及羅馬尼亞國境劃定談判將破裂。羅馬國主戰。布國仍不肯十分讓步。

十八日

法國見德國將擴張陸軍。亦提出擴張陸軍案于議院。墨京官叛兩軍。仍續戰極烈。

十九日

日本山本內閣成立。仍爲薩團及政友會聯合之內閣。法國新大總統朴安格利氏。以本日就任。人民極熱誠歡迎之。而同日復提出陸軍案。故人民之愛國感情益昂。

列強因羅馬尼亞及布加利牙協議久不。復欲居中調處。英德兩國對於亞尼亞問題。將提出妥協案于埃俄。

二十日

日本政友會會員尾崎行雄等三十餘人。因不滿意于山本內閣

之成立將相率脫黨。

墨西哥大總統馬的羅氏。已爲叛軍所虜。于是麥亞士以胡爾泰將軍爲大總統。此次墨京之亂。市中家屋。殆全損壞。人民死傷。計萬有餘人。

二十一日

列強調停羅馬尼亞及布加利亞間之紛議。若兩國承諾。則更進而調停突厥及巴達坎同盟各邦間之紛爭。

二十二日

墨國前大總統馬的羅氏率其家族將赴歐洲。忽被拘留。蓋謂其在任時。多殺異己者。故將問其罪云。

二十三日

日本政友會黨員尾崎等二十四人脫黨。突厥及巴達坎同盟諸邦兩軍。勝敗仍未決。惟天氣苦寒。財政匱乏。恐兩難支持。列強將極力調停。突亦已表贊意。惟欲同盟軍先求和。

墨京變亂既平。麥亞士將軍凱還。

二十四日

墨前大總統馬的羅氏及前副大總統蕭亞利士在護送入獄之途。有人欲要而奪之。護送兵與戰。馬蕭兩氏乘間欲逃。遂爲護送兵所鎗殺。

二十五日

突厥政府對於倫敦列強大使會議。要求其斡旋講和。列強答以兩交戰國。允必遵守大使會議之決定。始肯盡力。

二十六日

羅馬尼亞及布加利亞已容列強之調停。

英國藉口保護商業。又派兵一千到拉薩駐紮。



報 價

報費先惠均以大洋計算 <small>郵政均照加倍郵費</small>	第一冊	七角	歐美南洋加倍
	每月	一冊	三角半
	全年	十二冊	報費四元 郵費六角

廣 告 價 目

長登別議 廣告費先收	每期	每頁
	半頁	價十五元
	價八元	

編 輯 人

陳 麥

遜 鼎

宜 華

發 行 所 兼

上 海 廣 智 書 局